道光甲申鐫

史記菁華錄

扶荔山房藏版

DS
748
.S748
1824
v.1

史記菁華錄題辭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炙輠而味益深長顧其駿頤奧衍既不能柬之巾笥又徃者評林迄無定本嘗欲抽揭菁華批導窾郤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胷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爲快事矣客有誚於予者曰史記者龍門一家言也而擘摘剌取之能無剽擷之訾乎予曰客蓋未達乎文章之原者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尚書事爲春秋

此史記之名所由昉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內外傳於是言與事始並著於一篇之中宋眞德秀論次文章正宗特分議論敘事為兩途實原本尚書春秋之遺意而判厥町畦故其錄左國史漢之書一篇之文有割其事於此而綴其言於彼者蓋文選以下別無薈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編年之法毎自為一篇以盡一事之本末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待後世記誦之學亦各取其一節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來舊矣顧獨於史記

而疑之乎蓋古人之讀書也既知夫三倉五車之才選於千萬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不亦殆乎又以爲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即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畧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龍門之文得於善遊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泝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

之泱漭覩九嶷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
烟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歷鴻
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主之雄圖鷹揚豹變忼
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峽弔蠶叢魚鳧
之疆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窅巉峭幽深吾於其
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履雍容
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
前奇已過於其中閒歷荒陬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
其興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

遊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吾見今之
耳傭而目僦者日置全史於几案之旁自成童以迄
皓首固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鉤章棘句即掩卷不遑
卒讀者徒瑣瑣於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竅却之
所存猶且號於人曰剽竊之不古也其爲自欺以欺
人豈不足胡盧一笑哉客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簡端
凡史記舊文幾五十萬言今掇其五之一評註皆斷
以鄙意視他本爲最詳約亦數萬言龍門善遊此亦
如米海嶽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臥遊之逸品也

因目之曰史記菁華錄云

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苧田氏題

道光甲午八月吳興
姚氏校刊於扶荔山房

史記菁華錄

卷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功臣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六國表
封禪書

先儒謂秦時詔令雖以吏牘目是一種文字然漢詔之下漢詔之前實另具一段精悍偉麗亢崇此其第一令也絕大不羣

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　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以謙吻作令詞辭氣峻厲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總前六國罪案簡而備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言下已前無古人矣諸臣只闡明此意耳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秦初三公之職如此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看其卽將前令敷衍不更益一語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先自定議復稱制以可之也稱制可奏始於此定爲娟峭

只三十餘字有援引有跌宕有斷制

秦人萬古罪案郎萬古功案 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有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古拙可愛此郎封禪書悠謬之說也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古勁之極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又了一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首援太古爲說波瀾甚壯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斷得妙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意極愚而詞極婉

如今封藩非然千古不能不有稱王之勢使然也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填鎭古字通用亦有竟作填義者更古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下其議亦始此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凡人臣引議不援目前所至切者爲言則其議難中斯得其旨矣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總只申初令之旨細味自知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數言利害皆盡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始皇語語有盖世之氣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官三等更名民曰黔首大酺以大酺收分郡案下又逐件起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官廷中一銷兵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二同律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戸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三輿地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戸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四建京

始皇初令羣臣既以爲上古所未有五帝所不及故凡進諛者皆以謗古爲不得不生獨以

三十四年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亦郎初并天下之令衍出來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喜操切此言非所樂聞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痛切而踈宕今青臣又面諛

殷周為言前其如水投石也今段總以古今為眼目

前段專駁淳于越文勢作頓

以重陛下之過重字妙有激射非忠臣始皇下其議越言亦慤矣始皇猶知下其議可不謂猶有君人之度乎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引古曲說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段為焚書案然屢提儒生過失實為坑儒伏脉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諸生罪案已定其語甚辣妙在遽住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亦從平定一統目人有把握是以諸

後段歸獄詩書特更端另起

妙在寫[illegible]則便見詩書全[illegible]事

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
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人各以其所私學者爲善也長句曲而勁今皇帝
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二句
皆指是古非今者言之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
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
秦時奏議凡欲重其罪者多疊雜而出之如逐客督責諸書皆然如此弗禁則主勢
降乎上黨與成乎下鑽入操切人心孔禁之便臣請史官非
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
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古制也兩厲上指記事之書下指記

擬令要一字爲虛設見秦文不可改如此

言之書甚明劃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見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前布其令此詳其罪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律外餘文甚周厞此實後世造律之祖制曰可

本紀無稱字之例此獨稱字者所以別于眞帝也史遷深惜項羽之無成故特破凡格提出項燕王翦以著秦項世仇提出世爲楚將以著籍楚緣起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諸紀傳無特著初起之年此獨大書之所以爲三年滅秦五年亡國作張本正是痛惜之意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特寫兩不成一不肯竟學羽之結局已大槩可見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語倔強而說書劍處又有層折見劍雖差勝于書而意猶未厭也如聞其聲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眞英雄氣槩在此句

前吳中云云數句正註明皆出項梁下一句也看以是知其能五字自明古文針路皆如此

當教以兵法時固已知其可用此處奇字直有可使南面之想矣細思自辨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妙用孟子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句法）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名甚雅）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有心人見奇處）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鑾得妙與高祖語互看兩人大局已定于此）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以此與前以是句應）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史公一生得意此四字其列籍本紀亦坐此）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顧吳中子弟緊緊）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通字疑守之名諸解未確）謂

守既知項梁能即委之可耳何爲又扯一亡去之桓楚如其言事何時就手既前覺後如此所以卒貿其首也

史叙二項各各鬚眉欲活寫生妙手

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守所見亦是而卒見殺觀其辭氣需緩正與羽之才氣相射也是時桓楚亡在澤中夾入一句敘事好筆法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趁風起帆機警之極勢如脫兔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敘項梁如生龍活虎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迅捷梁眴字法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如此起局自然只成肇雄事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以上皆以梁爲

不特回顧主辦一段也古文落寫人處往往大處不寫寫一二小事轉覺神情欲活此頰上三毫法也不必謂實有是事

主籍爲從故只如此寫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檃括得妙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二句夾敘法合所舉所收共八千人也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校尉將兵者候軍候主偵敵司馬主軍政賞罰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眾乃皆伏開處着筆最妙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先作一結下文另起一案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夾敘一事非傳中正

起范增三句字字無浪下年七十與羽年二十四自相照應

亞父首計原欲借虛名以立基業耳東坡謂弑義帝為疑增之本似太誣真

[illegible]以其祖之謚即[illegible]其孫之號非偶

文也看其簡處則極簡兩行中寫許多情事知此作文方無喧客奪主之患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如椽之筆與傳末作章法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借陳勝引入有把握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例至今憐之句法妙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讖緯之說今陳勝首事遙接敗固當句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應起句有情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

綴楚衆之計而例

此段特爲懷王用宋義張本非項氏傳中正文而其結構圓密似國語文字

羊。寫脚色有關係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點破妙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李斯子益輕秦有驕色爲梁死案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宋義語只是尋常見識耳幸而中亦不幸而中卒以此殺其身也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時田假立爲齊王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卽項梁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語生色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點明定陶自作章法項梁死

公卿二字古人相尊之通稱卿子猶公子也冠元也軍戎也猶元戎之稱而名特新美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裝頭長句法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語甚撇輕正妙在說得無甚深要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懷王殊非娓娓下人者然此眞孟浪之舉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特揷此三字爲後案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點出一段大關目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如後世特置之銜欲以尊異之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

出兵以救趙而乃以趙委之以試其鋒豈理也哉謬甚

宋義所云不難一見而必如是明好奇計之過備為未將豈有不置一策之理且項羽歷數宋義之失言中竊非羽所及而其後增又即委質於羽故吾嘗謂自此

以破蟣蝨之二語於情事不切而必引活畫出宋義頭巾氣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此留而不行之故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前引後收詭詭如見此輩甚多胡可勝道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軍令亦新甚韻甚彊不可使者皆斬之暗指項羽欲以此折其氣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一發迂緩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渲染法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總提句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此就利害上言之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

以下皆增之計畫也蓋立懷王之意原欲借以就項氏之業今乃任其用宋義以債績豈所甘哉蘇子謂殺宋義乃疑增之本未必然也

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此就義理上言之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於義既不當於勢又無益趙舉而秦强何敝之承透徹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又假大義以責羽安能及此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寫出隱恨來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先指饑凍而徇其私又帶定送子周帀之至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若無送子相齊一著何以蒙惡聲哉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妙妙提出項氏隱衷偏不附會楚王

鉅鹿之戰羽所以成伯業也故史公用全力為他寫得精神百倍萬世如覩

陰令之說而詞又未畢直書亦畫不到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了宋義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寫出太阿倒持來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以上一大段總寫項羽已殺羽為上將軍之案卿子冠軍又提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先閒一筆戰少利陳餘餘為趙將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寫羽才氣過人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自與後已破句應先

當是時三字重提起筆力奇恣冠諸侯略作一鎖下再侯間皆故作奇恣之筆以出色描畫也

寫一遍完事蹟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又重寫一遍專描戰功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本助諸侯擊秦也反寫諸侯惴恐加倍寫法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登高而呼餘響猶震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

羽之大怒但為其已破咸陽及盡有珍寶范增之言自為其志不在小此其相去固已遠矣紙得極明判特下旦日二字為下二夜字二旦日字一節間字作引子古文從前之法郤如此

羽大怒兩大怒有次序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小人多事不知彼與劉項有何恩怨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語陋得妙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語直捷有勢正與後許諾及默然不應對鎖作章法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提清全局與後對看他人不解用此筆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特特與曹無傷珍寶盡有之言不相仇所以表出范增此其志不在小吾令

張良開口提韓王所謂不義自指韓也

以一筆夾寫兩人一則窘迫絶人一

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還其旦日擊破之言而趣之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

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

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

十餘字耳敘得情事俱盡性情態色俱現千古奇筆　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

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

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

者從容得妙曰鯫生說我曰急中罵語皆極傳神距關毋納諸侯秦

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

明從容自如非情奇筍諧謔然已史公圖繪之文至閒中無有此文字

乎（偏從容）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又偏強又急遽）（傳神之筆）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到底）（從容音節琅琅可聽只如此妙）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自出機警）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機警）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機警絕人）張良出邀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此等處皆特爲項伯所謂傳外有傳也）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

夜字下得妙明明以告詩明以臣向待其忌不煩解而自釋矣

此下一段千古處危難現成情狀未可以文字視之

也。自解語與曹無傷語對針若范增之言本非羽心且亦無可置辨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語氣詳慎卑抑之至大英雄能屈處凡此文皆特特與項羽對看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娓娓如聞其聲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線索清出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兄弟之益如此所以謂沛公之機警并非子房所及項王許諾。直性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一合說來化異為同妙著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無端將坐次寫出次用亞父二字一喚搖擺出范增也三字束使將當日沛公張良之刻心刻目神情一齊托出紙上史公眞心獨造之文也

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語意藹然眞辭令妙品今者有小人之言輕帶渾得好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脫口便畫畫出直爽來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當日沛公獨懼此耳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玦決同欲其早決斷也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亦至言若入前爲壽寫定計明劃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

高祖定天下誅丁公而侯項伯此中實有不可一例論者先輩或以此爲比例非也

樊噲諫還軍霸上又定天下後排闥開後數語俱有大臣作用此段深識勢決亦豈等閒可

爲所虜（是激莊語非正意）莊則入爲壽（則字娟峭）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疾甚沛公何以得此豈非天乎）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接過如鷹隼之制）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急語能緩愈見其妙）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若無此念如何敢入）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合前坐次看便如畫）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

同論世者宜分別觀之

汲長孺大將軍有揖客之語直中帶婉舞陽侯鴻門誚項王之言激中有巧俱千古詞令絕品非苟然者

盡裂出色細寫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一問一答如布定着數一欵一不可亂一不得項王曰壯士品目妙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分處妙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此等瑣細處愈見噲之氣雄萬夫若一直麄豪則了無生趣矣項王曰壯士又讚妙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借勢遞入捷而雄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借秦王罵項羽巧甚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以叛脇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當時

羽深諱此約偏要提出妙矣尤妙在下文回護得好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還軍霸上本噲之策故此語前所無此獨宣之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先入秦應王矣却又以封侯之賞推尊項王明明以霸王歸之所謂回互法也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亡秦語應起句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寫此時情事險甚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細婉之筆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

噲實有聲聞狗所中有此人辨欲不取封侯之貴得乎

曾其從一語例眼出方是無間氣色來逆一[illegible]謂氣有一皆[illegible]作且色片杜句所謂是脇入江翻石壁之妙也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樊將軍快絕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奇絕語看熟不覺耳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張良留謝自作一段讀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重提一筆以醒大關目眞是千古妙手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先將行色路徑細細點出方逆接謂張良一語良工心苦於此可見若先語張良下重敘行色如何可接入鴻門留謝事乎

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八字是子房意中語非敘事也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以醉爲托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將軍足下數語耳亦有體有韻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直說妙詞又逶婉非子房不辦此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反襯下文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憤極罵不得項羽只罵項莊妙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亦遙與謂項莊語應

亞父之憤固可[illegible]言然碎玉斗一事徒見其[illegible]何益於事指以七十之叟[illegible]何將爲之虜[illegible]

項羽沛公范增皆義帝所遣之將

此段乃劉項成敗大機關草蛇灰線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了案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提一句有架落方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明謂義帝也必事畢露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只敘戰功便令諸公皆出己下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歸重義帝有法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語牽強得妙弒端兆矣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節去諸王封號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此段寫羽增心事如鏡業已講解指鴻門事又惡負約恐諸侯畔之指義帝先入關者王之之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

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乃陰謀之乃曰一陰一陽連綴而下眞繪水繪聲手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羽以魯公終義帝命也劉以漢爲有天下之號羽所置也豈非天乎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故作整筆提出數目下乃雜披如見最是要句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時齊王田榮反楚羽方自將擊之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如此寫漢不滿甚矣與宋義何異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一路戰來自晨至日中寫得有破竹之勢漢軍皆走相隨

五十六萬人來敗十騎而去而中間以天幸描之漢之幸項之惜也

相隨字妙便加土崩不可收拾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半入水半欲據山自固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逼之舍山仍趕入水爲得如看戲劇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上又加多字下着水不流字可見十餘萬不止已將五六十萬人關除殆盡矣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逢迎字妙非設身處地寫不出眞乃神筆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應東伐楚句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此先聲也在漢王未至沛之前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

前段出色寫項王之善戰此段出色寫漢王之善忍

逢得孝惠魯元求宗家另是一段小文字看其筆之碎而成章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忍心可與項王爲人不忍對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得滕公語漢王之忍愈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兵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伏平國君案漢王之出滎陽項王圍漢滎陽以紀信僞降得出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能忍一

漢兵百輩不足拒項王也今用彭越牽綴得妙

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遙接走修武句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能忍二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楚之敗也以乏食看其隱隱隆隆由漸寫來此燒積聚彼食敖倉成敗之機已伏於此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另從數月內重寫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

先儒多謂分羹之語為英雄作略大公全虧此語因得不烹吾謂父子之間分雖殊而理則一當其相隋了女時此心固已車[illegible]豈得謂者是害乎亦斷其相済同得不死耶此只是降其前詢鈍處不必曲為之說

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項策已竭乃出此下着）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可謂迂矣只是頑鈍得妙）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三能忍）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終虧鴻門舊救星耳）且為天下者不顧家（亦諫得妙）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忽作斷案語渡下文情駘若多姿）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語有君人之度惜其欲挑）

戰以決之仍是武夫習氣耳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能忍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獨騎相持不用兵卒者謂之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連用三不敢字極意形容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此等皆極寫項王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徑造漢壘漢王數之歷數項王十罪項王怒欲一戰不濟事漢王不聽能忍五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能忍六

侯公往直請太公日乃反先寫中分天下而後許歸太公又其約出自項王可知以兵罷食盡之勢情見勢屈太公去而事愈不可為矣。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絶成敗大關目提漢出大有筆力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如太公在楚漢亦未敢逞也特先補此一事在前閒是要着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至是項王欲休而漢愈不肯休矣范增若在必不離披至此項王許之此許之專指歸太公往說何遽接侯公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千古高見眞有英雄作略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反言以項王已為厭勝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故作抑揚當時必張無欲西歸之事

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反挑動信越楚兵罷食盡再言之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狠辣視約誓如兒戲千古此類至多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臨滅復作一振極寫楚之善戰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此兩人非俛首以求

曷長驚以己疾痛既已其去焉嗟萬而惟恐不速也必至之勢矣而恃乎信越之不能見及此也

封侯之賞者則其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反筆甚危悚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可謂驚人之論非子房不能道傳刪同猶云依海以東也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說得透眞兵法與呂漢王曰善快甚正與刻印刓忍弗與者對看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信越淺甚禍伏于此矣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信越置兩頭中間劉周敘四路兵錯綜得妙眞奇文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六亦地名

兵罷食盡之語凡三擬之正與項王天亡我之言呼應史公乃為項王占地步其不肯以成敗論英雄如此皆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周殷楚之大司馬也以舒之兵屠剪六地并舉九江兵來會也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三言之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亂其軍心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思亂而語奇項王則夜起飲帳中。史公每着則字處俱極有致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二句如詩之小序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四字有聲有態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結煞才氣過人語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英雄氣短兒女情深千古有心人莫不下淚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

以下皆子長極意摹神之筆非他傳可比

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此句起案看其針路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數重之圍如兒戲極寫羽能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隨逐瓦解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兵不厭詐一田父一亭長為漢所遣置可知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句句從戰上誇張在羽固為實錄所當者破所擊者服

從來取天下而不以其道者亦必能用詐力兵威若純任一戰鬪之雄而欲以立事古未有也羽臨死而嘵嘵自鳴尊以表其勇戰可謂愚矣史公曲為寫出亦無一字過溢而筆非誇不謬哉一句眞與痛砭所以為良史才也

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鉅鹿之戰霸業已成原無他藉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雄甚陋甚亦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寫得聲勢俱有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欲以候漢兵於而得脫也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應為公取彼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於斬將之後又加一叱退之將所謂餘勇可賈也皆加倍

寫法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三處各置一圍則兵滅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因遂殺出突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既出圍則復聚爲一乃謂其騎曰何如情景宛然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始欲渡烏江亭長檥船待先輩指爲頑民吾以爲漢所置遣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一笑字疑亭長給之耳天之亡我我何渡爲又不且欲渡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

項王之意必不欲以七尺軀隨他手抗頸就其潰圍者係豈不欲脫追聞亭長言而又不肯上其一葦之舟餘又贈以所乘馬而獻遣之相識數頁可嘆也

項王語本一片中間別挿呂馬童數筆此史敘法

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其言最長厚又復負氣）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不欲知其疑蓋知其疑而不敢乘我之舟斯不武矣）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以馬與長者好處分）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尋一自到好題目）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回面向王翳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到而死（以身與故人又好處分）

傳末贅魯公案裊裊有餘韵

暴字不必作暴戾解只是驟字義言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絕好結構）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于情于理固應乃爾）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合敘中見輕重法）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苟非神明之後何德而致此驟興也

由難矣至過矣終以豈不謬哉三層貶法雖列三段然只是三段之後作一反悼以總結其一生之事皆見以致亡而結帶用兵

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三句見勝之實難）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正暴興）（所謂）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此列于本紀之旨）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指傳中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之語其意已滿矣）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起兵三年有國五年暴得者亦暴失也一傳中呼應處）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總承上二）

段非又別作一股

必不足以立大業也

漢室定鼎誅伐大事皆詳於諸功臣世家列傳中及高祖本紀則多載其細微時事及他神異符驗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不敘其[illegible]潛嘆後世[illegible]者不能復用此等而因以竟無可傳之文也

高祖本紀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一篇提綱語其文活而不板故妙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亦從豁如中來若齷齪迂謹人安能有此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此段只摹其好酒故知上及色二句稍帶有趣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始則索錢數倍常價以其不瑣瑣較量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歲終不責所負高祖常繇咸陽縱觀天子出禁人觀此時偶值縱觀故高祖得

高祖豁達大度乃數數縈情于相人之術逮後光武造興又酷信讖緯家言是以漢家一代之間不出術數圈

（觀之）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與項羽語參看）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凡以財物輸人皆曰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此語若逆爲高祖設）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書字于刺曰謁即賀錢萬三字也）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史公每用夾注法最奇妙）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接上迎之門句）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呂公蕭何二段並一時事分敘各妙）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緯是豈非有天下者萬世之龜鑑哉

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酒闌後罷二段則是呂公正文）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順手補出兩事文味穠至而口吻又宛然神筆也）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點睛法）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爲亭長時（重提）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看他連敘兩個相人無一筆犯複古人不可及在此）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

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相人凡換四樣筆乃至一字不相襲與城北徐公語又大不同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漢書似作以頗優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收得高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對點布反會甄收兵會于甄地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一留字與下二留字呼應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亦應傳首好酒案發沛中兒得

項羽方據得關中即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及垓下之敗忼慨歌詩英雄氣盡此紀一段正語諧與彼對照兩雄之與真上氣象一一如繪史公之恩後學千古無窮也

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摹情寫景一步酣暢一步）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首言遭亂起義）威加海內兮（次言定鼎）歸故鄉（次言歸至沛）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終因布反而思守成之難）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先歌後舞節次宛然）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自註出詩意）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生而悲死而樂其理一也）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亦如以魯公禮葬項羽之意）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又竄入諸母文愈酣恣）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前悲此樂其情文一也）十

凡敘事關淺之法須先分落次逐段加攔則其味愈濃不解此即如嚼蠟矣

背文極莊重極雅則

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一留）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送之而仍獻食加祖餞然）高祖復留（再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此段只爲豐邑請復事乃前段之餘文）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字法句法俱精）忠之敝小人以野（只言小人妙野喬野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古云殷人尚鬼蓋敬而流于媚）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

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明明不許秦人承統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周繫辭文妙得天統矣

從古功臣封誓引入一腔忠厚之意蓋無言下正與漢之以思作激射可謂工於立言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首提人臣之功說入見所以尊寵者本非倖倖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此二句總上三句勳勞與功皆有明等積日之用封爵之誓曰使長河如帶泰山如礪接于便接封誓妙在說得不甚分明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臣之罪及上之網密俱有在內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伏下案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此句直貫到何必舊聞句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周封八百幽厲之

史記凡用數叠文

法最嚴筆力健人
爲之非排而躬

一段專以驕淫定
之子罪案然長中
此失侯作步起
一語頓五侯稱平

後見於春秋六七百年矣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如虞思陳滿杞翳申呂之屬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此句專責臣子文章得體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高祖功臣同異姓共一百四十三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原其始封之安實由地瘠而貧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原其所以失之者實由富厚而溢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自倍其封以戶口日增也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九字總臚罪案至太初武景帝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

命亡國耗矣（自始封至此纔百年而亡者百三十八侯與前協和萬國作對）囧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只圖亦少密句千回百折而後下之又急收轉）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居今句正明其圖密也古之道與當世之禁對看既未必同則雖志古之道而亦難免于今之世矣言外感慨良深）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其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當時得失之林只是今時禁網耳豈五品之功永帝之誓所可概乎）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闕疑之意）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孝武殫搉利源尊顯卜式而功臣列侯莫肯輸財助邊于是元鼎五年坐酎金奪爵者百餘人而高祖功臣盡矣亡非其罪所謂網亦少密也知此則是篇宛轉嘆息之意雪亮

西漢文字雅不用排比故連敘三四事必句句變調亦有意作奇其筆性自高也故學文自秦漢入者必不崩六朝駢體至史公則又字字稱量錄索而後出之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所讀蓋亦秦紀也）初作難（三字是陳涉定案）發於陳涉暴戾滅秦（四字是項羽身分）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十二字是高祖結果）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陳項劉也）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此受命實兼說三家所以史記於陳涉稱世家於羽稱本紀惟其五年之間而有三軌受命所以爲亟俗解專指高祖文理便碍）昔虞夏之興積德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上總

後半只作一氣貫注之筆提出兩個天字兩個大聖來錯落迷離數十字中恰有萬仞陡注

言湯武此句當拈武王古文如此甚多正以疎而得妙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逆摺一筆正見受命之亟爲前古所未有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以下方專爲本朝占身分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總攝得勢文筆峻挺絕無厄詞鄉秦之禁着此句便疎宕有奇氣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發憤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四字蓋古語也筆致

之勢其得力只在中間一句宕開一筆兜轉有千鈞力

勁疾之至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作想像不盡之筆緐出受命之正獨尊本朝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題自秦楚之際試問二世既亡漢國未建此時號令所出非項羽而誰又當山東蠭起六國復立武信初興沛公未兆此時號令所出非陳勝而誰故不可言秦不可言楚謂之際者凡以陳項兩雄也表爲兩雄而作卻以記本朝剏業之由故首以三家並起而言下輒輕自明次引古反擊一段然後

收歸本朝作贊嘆不盡之語以結之布局之工未易測也

秦之興僭亂何可勝紀此特拈西畤用事上帝起所以暗伏中間若有天助一段也次拈踰隴營岐之事所以伏中間成功實甚合於西北一段也文章脈絡擒束朗若列眉然
說秦用三段文字其氣一段緊一段敘六國亦用三段文字其氣亦一段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記（起結以秦紀爲關目）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畤者郊祀之名秦有五畤各以其地係之）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文法古雅絕倫）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伏天助）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陳寶神祠亦）營岐雍之間（伏地利）而穆公修政東竟（竟境通用）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此是穆公始伯三段逐步緊束）○是後陪臣執政（以上言秦以下言六國）大夫

緊一段史公文極雄放然細看其脈絡復極謹嚴也

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獨括此事有識可見孔子沐浴請討是春秋戰國一大關頭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攻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點題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此段檃括六國表中所載機權殺伐之事其文緐而不殺筆力雄大非他手可擬○滅六國者秦也故先敘秦後敘六國既敘六國則仍敘秦秦始小國僻遠諸侯賓之即擯之也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本云論秦之暴戾不如魯

一猜天助再猜地利然前則云蓋若後則冠以或曰其意直謂秦無可興之理所以深惡而痛斥之也皆得其運筆之法

衛之德義翔用錯互文法與下句作羅紋古峭特甚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先抑地利又明天助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又歸重地利皆作惝怳不定之筆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五句每句調必不變漢文之異乎後人者往往如此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隨接秦紀之筆仍轉到秦紀上去法脉井然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說史記偏用詩書陪看其御去又不難而史記獨藏周

此段是正叙採秦紀以著六國年表本意然秦紀卑陋爲世儒聚道下段故特舉耳食之弊以見秦紀之不可盡廢也文義始終照應一絲不走

室以故滅惜哉惜哉先宕開一筆然後援出秦紀見其不得已而用之之意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六國表蓋採秦紀爲之故有年無月日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如變封建爲郡縣之類後世亦蒙其利當時諸侯放恣非秦之力不能驅除之也秦紀之不可廢者如此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學者動稱法上古而不知法後王故笑秦紀爲不足道正猶食不以口而以耳徒聽他人之毀譽以爲棄取而不自知其味之果何在也余於是因秦記踵

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以年表二百七十年之事上紹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統史公心事如此

子長因秦紀剏立年表上紹春秋之書法下開綱目之源流是一部史記大主腦但春秋以魯為主綱目以正統之君為主六國年表則分界層格各國自為其主以其時勢均力敵地醜德齊無可統攝之義也然六國之興滅惟一秦始終之秦雖不可以統六國而未始不可以貫六國況上世之交

列邦之史已爲秦人收付一炬則臨文考事舍秦紀更無可憑所以入手先敘秦之漸强次卽夾敘六國之寖盛此卽六國表前半公案也次敘秦之并天下而六國表後半公案已澌滅其中然其言外却復老大悲慨老大不平因起手得天之意挽住西畤郊天作一疑又因起手踰隴營岐之事串出西北收功作一信此是題外原題之法也然後轉出焚書之後他無可據故不得不援秦紀以存二百七十年崖略而世儒動欲遠法上古殊不知

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傳所謂法後王者其理不可易也末乃明點出踵春秋之後者興壞之端則又藉秦紀而不爲秦紀用者矣

加主于山之上而藏玉檢之書以紀受命之符曰封除地于山之陰而祭曰禪史公因武帝求神仙致方士寶事而附會之鋪撰其事曰封禪書其文頗覺衍補直故先以其詳不可得閒提綱也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起得惝怳不定）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妙插此句一篇氣息皆透）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一句句縮定全書脉絡）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然則武帝於此將何居）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以封禪爲禮樂直指其儀言之耳斷章取義法）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先嵌一句）（爲本朝占地步）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此段專言秦時祠祭之事漢承秦弊者也故多作迂怪之語以先發其端

秦之文襄皆非受命之君而自作僭誣如此乃漢武不已受命而反效其僭誣之爲何也此史公正意

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從首段入脉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害周東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封禪書夾敘擊匈奴事此語亦非無故而下始列爲諸侯以上敘秦來歷作受命案秦襄公旣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皡之神陰覻受命一作西畤祠白帝已爲封禪之濫觴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秦人杜撰之儀也跟前儀字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陰覻受命二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無稽而妙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始日祠旣日郊以漸

忽于作鄜畤後旁插吳陽武畤及好畤之廢蹟而以傳聞不經之語束之則所謂無其應而用事者已略見于此矣凡此皆為後文伏脈也其筆力之健渾千古無匹

而起自未作鄜畤也忽轉入前而去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即地以名之皆廢無祠則不知何神矣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荒唐得妙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數歲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即此自以為受命何其滿

首段實砌封禪當故所謂受命與無其應而用事皆有瑞而遂泰山將大略具見先為今畧背面鋪粉之筆也

也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總言封泰山禪梁父而下所列十二家皆非禪梁父者蓋云云亭亭諸皆梁父之支阜也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歷歷指數不知何據大約欲以伏羲神農諸首出之君壓倒桓公而抑其後耳觀下窮以辭三字其意灼然可見讀者切莫認眞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歸重此一句蓋其難其愼之辭桓公

桓公自侈其功只是一匡九合耳必從東西南北遐征遠涉說入何也蓋武帝封禪求仙之舉實在北征匈奴東誅閩粵朝鮮南職定筰有事之後其侈心正復相類特借此對照乃微詞也凡讀史記者此間文字皆當識其用意所在則無一字泛下

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甚言窮極阻險其辭新異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管仲舉十二君而桓公獨舉三代亦見卑之無甚高論也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簡奏妙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文字鉅麗與前段對所以為盛粢盛也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古者薦神之玉藉用白茅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所以為羞其說益荒誕得妙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

管仲之意只是知桓公非受命之君耳故借無其應而不可用事窮之

即以夷吾之言而折衷于孔子言下含宕往之致絕不說煞故妙

有五焉（又虛一筆若平平開去豈非印板文字耶）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反筆又不必屑屑對針上文蹤宕入妙）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補此段何意妙在是歲二字也齊桓方倜然自謂受命而置君平亂存亡繼絕之義顧出于秦正所以明桓公之不得爲受命也）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管仲之言或隣於誕故畧以孔子之言實之）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仍歸到儀制上應首段）

封禪一書於其禮儀蓋三致意焉此一段言秦事而料其儀之不古也

秦始皇既幷天下而帝此段屬意禮儀而先從符瑞引入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似龍無角夏得木德靑龍止於郊草木暢茂語語有遷就見其說之不根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先言時當水德而後乃援遠事以實之誕甚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獵而得龍怪誕極矣妙在鑿鑿而傳中迂怪之徵率可想見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以地六成水也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水德主殺故事以法律爲尙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先爲封禪作一引子於是徵從齊魯之儒

齊魯諸生所言封禪之儀或出于古未可知然簡而易行必竟有累未下知後世封禪只是一片侈大之心耳玉檢金繩惟恐不誠此其儀之所以細而不行也

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大議封禪之儀是全書第一筆諸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以蒲裹車輪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不築壇席用葅稭蒲稭也皆儉約之意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七十人之言想復人人殊上特著其大畧耶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自行其意亦見雄畧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描註一句妙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只是與前作西時鄜時等事一副主意耶可見前詳敘之妙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

此段盡撥方士根柢為文成五利串脑後下針無一語不為武帝喚醒其文洸洋恣肆盡五花八門之巧細按則愈見其妙

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其意以為傷山之土石草木而山靈不享也書生之見殊陋著此亦以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一線飄去轉入求仙亦有烟雲變幻之奇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語見衍列傳中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其言以秦爲水德當尅火故始皇以其言驗而神之也豈知一變而遂爲方士之祖學術之不可不慎于此可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方士皆燕齊人此處特用齊人燕人起線騶衍以

摘寫三神山一句一境使人卽之不得離之不能詭幻纏綿其文筆之妙卽是風雲澒渤矣千古絕筆

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重提以總斷之卽上五德之運之說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由怪迂而阿諛由阿諛而苟合愈變愈下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君求仙不見他書而此亦援以起脉要亦假借之辭此三神山者其傳音附在勃海中去人不遠妙在此句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先推遠之蓋嘗有至者又引而近之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主腦在此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加一層點綴未至望之如雲此句則明空境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幻極可知如其之中全無所有也臨之風輒引

詳寫始皇求仙之勤乃以為武帝前車之鑒耳其三遊海上亦是三層文法寫來轉覺蒼勁絕無排比之迹

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死心蹋地求之庶幾一遇也及至秦始皇幷天下遙接威宣燕昭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與前不可勝數應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描出一片癡腸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交接驛絡也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字字有照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稽核考察之也比前段加一句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總結三段主意于此不得還至沙邱崩收得慘然二世元年東

始皇立石已刻銘矣今二世巡遊所至復刻書其旁以追頌之不復自立石也

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忽挽入封禪本義求仙之後綴以此二行亦如文章之過渡州似可見古人文字處處謹嚴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應筆如椽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遙接間遇風雨則譏之一段而文更濃至皆譌音訛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針線極密而文不印板妙妙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點逗首段一筆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即本紀中語易數字而別其峭韻此可為刪潤

從來禨祥之說歷代所不能廢然其流而日甚者未有不本于祖宗之作法者也孝武於祠求神仙不遺餘力實高祖有以啓之高祖即位凡秦弊政殆盡而祠祭荒謬之舉獨多因之此段特看兩個如字意微而婉

文字之法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起脉徇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此篇所重者祠祭其他法制則客意也敘來輕重詳畧天然適宜遂以十月至霸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以上為一節而色尚赤應赤帝子語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秦時四帝之祠各以其時創立原屬不經高祖以意斷之謂之雄畧則可謂之典禮則不可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高祖於栢人則曰栢人者逼于人也于要敬則云要者乃劉也于此云乃待我而具

公孫臣之言即騶衍之說也其言未必盡謬然一為所動而新垣平即得以荒誕之說希寵干進其後雖以誅死而文成五利之屬已接踵于闕下

五也皆是憑臆造古龕爽可愛具見英風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承秦之陋可知因令縣為公社即枌榆社之類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作法如此子孫安得不有加無已乎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又下加故字妙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從來術數之學必有驗而後能動人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秦之為水德舊矣而蒼乃以漢為水德之始者其意以秦為閏位不

矣且文帝於賈誼
所陳改正朔易服
色諸事則謙讓未
遑獨于公孫臣輩
信之甚篤謂非貽
謀之不善耶

足當五德之數也故河決金堤其符也然以河決爲水德之應則遷就誣罔矣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符瑞之興天若啟之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說符瑞而歸功歲與民固自得體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此段於公孫臣後綴郊祀見未失於正也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

前公孫臣之說倡猶以黃龍見為瑞及符合而後宜之至新垣平望氣則惟其言是聽而無從容驗矣遂張焉來得失自見

上大夫之貴千金之賜于平何功方士之接踵而至不

北有神氣（望氣事一）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舍生方墓死方也其說與秦時議論異）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何所見而遽信）之同宇帝一殿而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詳寫殿制以著其矯誣不經）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前年議夏親郊今直以故事行不復議也）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權火其制如秤錘著于林木數步一置蓋庭燎之變也）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備舉而間出之）

亦宜乎新垣平以望氣見其初但作渭陽五帝祠而未失其常所以嘗試上意也至見文帝忽有見五人而憑意造出別立五帝壇乎於是而有以窺帝意於是玉杯日再紛紛迭出一條於氣以為之說以佇鼎豈非以著上之失耶

日謀議巡狩封禪事（忽帶入封禪妙）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望氣事二）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伎倆畢露淺誕如此宜有殺身之禍）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微以求仙不死意嘗之）平又言臣候日再中（望氣事三）居頃之日却復中（幻愈）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段段用於是字見其信之如響）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望氣事四）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

收得徑淨文帝天資極高于此可見正與武帝末着輪臺之詔對看

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三段俱用平言上平又言平言曰更端起緒疊出不休蓋平一見拜上大夫而其後貴不加益故屢以詐求售言外終見文帝之賢）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結穴妙）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聖主）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因神明之僞而幷怠於改正朔等事過矣）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一齊結煞好筆力）

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亦從郊祀引入是一書針線）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提法如奇峯當面矗起奇妙）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即童死也）見神于先後宛若

兩個是時先提明其事而後疏解之此法乃千古文章開山手最為悍勁

史公文絕必排比處惟此段前云是時上求神君下接以神君者云云後云見時李少君下接以少君者云云一排此法也又如武安侯事畢云一坐盡驚叙齊極公器畢云一宮盡駭又一排此法也然極整齊處却正極跌宕極奇

先後即妯娌之稱宛若其字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祀逐段顯著開來文簡而密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姓王氏武帝之外祖母也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此四句方正應蹏氏觀一案是時李少君別起一案亦以祠竈穀道謂辟穀導引也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是正案用平原引入而以一亦字帶轉最妙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方藥匿其年及其生長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使物致鬼神也祠竈之餘文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妙在寫得極淺鄙又極幻忽真筆端有舌人皆以為不治生

老人游射之地銅器款識之形時可訪求點識者其技本淺而庸人風靡然惑之甚矣其誕之足以飾詐也

產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資性嗜好方術）善爲巧發奇中（能射覆中幽隱之事）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寫得若眞若詐令人于言外領之）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揷一句便不板此實文章訣竅）少君言上曰祀竈則致物（物謂鬼物字法深妙）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節節牽搭支離得妙）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幻誕無稽之極）

直至此始以求仙封禪牽合為一事前此未嘗有也史公筆力奇恣橫七豎八說來而意脈自相貫屬看其點睛處即明

筆意連綿飛動令人言外如親覩當年

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一篇大關鍵語黃帝是也又引証得奇方士情狀逼眞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食臣棗大如瓜誕而妙臣或作巨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其言不即不離所以羈縻弗絕者全賴此種伎倆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親祠竈何特著失禮之極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劑同和合藥物也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語帶調笑深著其惑而使黃錘才恚反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一求再求寫出可笑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

神君之稱前後數見各就其事尊稱之想見不根之甚漢武紀置壽宮神君無酒字其言可從今即作置酒食于壽宮以脩神君亦自有致古文如此等處須各以意

來言神事矣妙借莫能拖下仙未至而怪迂來矣明年天子病鼎湖甚文成將軍死之明年○鼎湖宮名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游水郡人發姓根名一云游水姓發根名病而鬼神下之病字非狂惑而何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即病巫所憑又一神君也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語多丰致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了鼎湖一案下特就神君詳記一番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爲神君從者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幻得可笑令人自思之時去時

會之正不必定求晝一也

壽宮北宮蓋神君之别館多其官觀以禮重之

惜其方不盡句直從下千載能傳其方句倒捫出來大

來來則風肅然（妙筆最善形容）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偶然晝言而夜言則其常也）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蓋神君以天子爲客而亭之則如是眞弄武帝如嬰兒矣所以言行下謂神君所言天子即爲行之于臣下也）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奇名）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他語以含蓄爲妙此却直說破而其妙愈見）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文成以爲妄被誅而天子乃以爲惜昏惑至此總原于一念之貪）及見欒大大悅大爲人長美

欒大之方非文成之方也而武帝悅欒大直謂之能修文成之方于是知其每飯不忘文成也其為欒大所間不亦宜乎

李少君言求仙忽闌入封禪可謂誕矣欒大之求仙又忽闌入河決可塞其誕愈甚蓋少君進說之時方議封禪欒大進說之時方憂河決于是小人巧舌依附各視

言多方略（二句是真本領）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二句是其作用寫得盡情）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蓬萊豈有勢利神仙耶其術亦易見矣而武帝英主信之不疑即前所謂甘心者也）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惟欒大實無伎倆故但托師言而以其身任使者因之誑得富貴可謂巧矣）然臣恐效文成（又豫為要約以塞禍萌）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馬肝有毒托詞惝恍之甚）予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言不吝厚賞也）大曰臣師非有求人

所急而中之史公特寫个榜樣以爲萬世烱戒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出征不加將軍號今以一方士佩五將軍印且封侯其[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人者求之見其甚不易求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所謂敢爲大言實際處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三句含三意下逐段分應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反照前以臣爲賤何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言神人肯則已若不肯則更加尊其使此所以月餘佩四印有加無已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鬭碁碁自相觸擊方士動天本領是時上方憂河決點睛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使者貴矣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土將軍大通將軍印各佩其信印矣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從河決起尋個冠冕題目益見大之巧于說閒者河溢皐陸隄繇

一首而其[illegible]盡見其千古絕調手筆

乾稱蜚龍二句隱寓上仙之旨微妙之甚蓋飛龍者昇天之義漸般者阿俳之象庶幾旦夕遇之言得樂大而仙人可冀也的求無人會得此旨

不息（言治隄之徭役也句古甚）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遣朕士而大通焉（解天士大通二號悅惚可矣）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按侯表樂通無其地亦只取樂于通仙之意）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分尚方乘輿服御以賜之斥謂捨己所有也）又以衛長公主妻之（有親屬矣）齎金萬斤（謂遣嫁之資）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欒大食邑在當利故衛長公主之名從之）以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以客禮待之矣）自大主將相以下（大主帝之姑竇氏）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

無數做作卻並不見其通言于神人也故特插使己一小段與前鬬棊作應總見其小技誑人處

玉印曰天道將軍（道字作引導解）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做作極矣千古讀之無不失笑）以示不臣也（致尊其使矣）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又插一句作誑妙甚）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與鬬棊一段遥應作章法）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蓋世榮華只爲此一句耳收得淡然而其妙愈見大之狂帝之惑俱躍然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收筆與少君段應）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

郊社之禮乃天子絶大之事而小人至欲以矯誣荒[illegible]之說立壇[illegible][illegible]親郊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然武帝於方士之言無不如石投水獨於親郊太一一事疑而猶紬之蓋猶有君人之道焉

氣既不見其氣又何從知其不遠語荒唐入妙上乃遣望氣者佐候其氣云令善望氣者佐之占候也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前云神君者最貴者太一蓋更以五帝爲太一之佐蓋太一即太極也五帝即五行也理本尋常但以鬼道附會之則可嗤耳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另起一頭以黃帝作話柄以寶鼎作証明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地名問於鬼臾區黃帝時良史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既得鼎又得神人書策如讖緯之屬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

申公受黃帝言見其親承衣鉢又云無書獨有此鼎書見其大可寶貴也

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冬至迎日因以策書推算將來每二十年即復遇朔旦冬至二十推應四百年合是歲已酉前二十年計之故但云三百八十年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以所忠之疑其妄反昳武帝之反信其眞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妙無從考較矣然申公仙者何爲死耶拙揑可笑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武帝求安期久矣故方士輒以與安期通爲言憖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鼎書即前札書也下文連綴二日字及申公日字又於書外附會之也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

自黃帝時萬諸侯以下皆雜舉黃帝故事以歆動武帝其中且註且証左牽右曳絕似考工爾雅諸書史公借荒誕之說以發其奇橫之文正是極得意處

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泰山封（忽然又穿到封禪去）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隨口）（妙絕章法說成一片無端無緒令人自入其玄中）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言封內山川為神靈所守者）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以武帝方大征匈奴也）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杜塞後門方士惡技）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又紆其則乃難之）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此何顧幸）

此段歸結到鼎上自作一大節機軸

雍近事

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此借一二近似地名以實其說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接會百神于明廷其地即今甘泉而又謂谷口爲寒門寒者幽隱之義百神之所從出入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說得如見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妙有斡旋正是索解不得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與今市兒談新聞何異然竟爲千古口實甚矣人之好怪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又引於証

公孫卿半日謬悠之談娓娓如見武帝聽到出神處時下嗟乎一嘆真千古傳神之筆

射牛見國語天子射牛示親殺也

讀此段要識得史公筆徑之奇絕處每于一段文字中間破開嵌入一段使精神彼此貫注從古無此妙文也如羣儒采望祀射

是天子曰嗟乎節奏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應許多與神通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引脉好見封禪事皆從方士悠謬之談造始也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用事希少曠世絕無舉行者故其禮不傳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伏拘牽古文句十八字作一句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忽嵌入一段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提出主腦若無此則將以武帝封禪貞欲與七十二君爭烈耶言漸上苟不遇風雨則便可上封令其嘗試之也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

牛事句本當直接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也乃於中嵌入齊人丁公一段說話可知封禪仍是求仙又至且行三字本直接東幸緱氏句也乃又于此中插入一段自己議論說出武帝隱衷及諸儒迂陋不能以古諭臣者為可惜嗟乎此封禪書之所由作歟耳當之人從無見此者可嘆也

牛（遂接）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又忽嵌入一段斷制議論奇妙極矣）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此等皆武帝心坎中語代為曲曲寫出）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名目不倫不類正妙于如此）高世比德于九皇（九皇或作人皇人皇氏兄弟九人解亦不必拘）而頗采儒術以文之（以文之道破妙甚）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痛惜語）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采古書之說而學陋才淺不能暢達其旨歸）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一事）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此正所謂牽於古文而不能騁之實）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二事）周霸屬（三事）圖封禪事（圖者

漢武假封禪之名以求仙史紀其事者冠之曰封禪書然只東上泰山立石一事了卻封禪公案矣

未決之謂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妙有作畧與始皇絀諸生正同三月遂東幸緱氏方挨入且行事禮登中岳太室直以意行之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二字甚活而後世問則愈說得逼眞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綴得好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祀以三百戶之賦供祠祭之用命曰崇高邑別爲三百戶邑名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一書中結穴只此三語○秦人往往立石刻頌功德漢武刻石而無文意者卽以此爲增封之義耶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封禪事畢矣只要候神人至而乘龍上仙耳故以下求神愈急然無驗者乃

秦皇渴神人稱之爲祖龍武帝遇神人稱之爲巨公其言雖粗然自饒古致可想見漢人筆舌之妙

方士伎倆將窮必別設一辭以通其

益發船無驗者乃益發船二句連書見其昏瞀之至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仍歸結到公孫卿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即候氣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明明有跡而人不可就覗明明是人而跡又類禽獸一語而再三幻如此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誕甚坳可味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明是責備廷臣之語舉朝若狂王誰與爲善哉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育乘傳公行者及閒使求仙人以千數又育微行密訪者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又別起一

情公[illegible]側[illegible]作至此若無聊賴成帝雖爲意而斷斷與宗傳大段之精至也則又引之以人本之於氏宮觀再至死不悟千古而下讀之慨然史公田蚡傳之豈非良史之檮杌哉

頭明明說性急不得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中岳在緱氏縣故欲仿之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宜字含糊得妙且仙人好樓居加一句暗暗引入土木之功宜修大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通考作益壽延壽二觀此蓋串字法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一結乃作通天莖臺即金莖承露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是此段正旨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與通天臺與塞河何與本詔書而附會之也若見有光云愈恍惚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蓋謂神既已歆不待他求矣故暫止興作

土木之功前特以仙人好樓居引其端未嘗以芝房之瑞而止已而栢梁興于火天之[illegible]乃方士[illegible]以公[illegible]而以復治[illegible]則直以[illegible]之法爲言而後[illegible]不大興有其道[illegible]之惡亦從漸漸生[illegible]下來易[illegible]且而[illegible]爲人上者盍留意

十一月乙酉栢梁烖卽通天臺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此二句亦帝意中事後以栢梁災亟還故未果也○殊廷者仙人之館上還以栢梁烖故朝受計甘泉栢梁既災故姑就甘泉設朝受天下上計吏之書也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帝所深慕者黃帝故處處借作入港話頭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此句追敘法蓋前曾有此說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越巫名見前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既曰越俗則豈足爲天子效法哉於是作建章宮復作度

爲千門萬戸前殿度高未央連用數度字皆就營建之始隨事紀之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唐通塘中數十里虎圈蓋爲養虎之圈於迴塘中其大數十里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池中作臺名漸臺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不得遇其眞者姑且作其僞者此方士欲興土木之根也蓋聊藉此慰帝渴想之情耳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遂弄成一神仙世界不必他求矣輦道相屬焉今上封禪結穴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結穴諸神祠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

是一篇大文結
看其語不多而
密周匝仍有餘
以見其奇偉之
迴非韓蘇所能
彷彿其萬一也

皆語不作褒刺以
褒刺之旨具見書
中也

驗結穴候神人求蓬萊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結穴許多幻跡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三句結穴癡腸無數貪念〇渺然不盡故妙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拖一筆從上兩個無有驗無有效虛掉一句趣甚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抽一總筆作冠冕入壽宮侍祠神語卽轉入瑣細處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八字中含一篇大文眞奇筆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裏通篇無一處不關會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名爲封禪書而敘武帝封禪事極簡畧故補此句

封禪書千古奇文而讀者不能明其中之逐段自成結構只是通長看去又因其文甚長眼光不定遂如入迷樓者只知千門萬戶複道交通終不能舉其要領所在未免矮人觀場之誚今特用摘截之法單就精神團結筋脉聯貫處細爲批摘而安枝布葉之精鬬角鉤心之巧豁然呈露且逐段界乙眼光易注固讀古之一捷法也如欲觀其全局

則線裝充棟豈限上智之批尋哉附識於此○文
中云三神山不遠舟欲近風輒引之去讀此篇者
當作如是觀此卽史公自狀其文也

DS
748
S748
1824
v.2

史記菁華錄

卷二

河渠書
平準書
越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河渠書本以志秦漢治渠之利害乃先從大禹治水之源流說入此自是文體宜然非有風刺與封禪書援引不同

此段要看其字法奇古變化之妙出筆自能古雅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援引夏書妙只檃括其意絕不勦錄其成句）陸行載（一作乘）車水行載舟（逐句變字有意造古）泥行蹈毳（毳一作橇）山行即橋（橋亦作檋其制不可强為之說）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亦逐句鍊字）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忽若一筆是史公文至此方從洪水獨抽出河來以下皆言治河）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引禹貢之文從中插入議論此引古妙法）於是（此三十字横插入去）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

此段自言鄭國渠始末自成一篇小文

行平地數爲敗自行其意不襲古說乃厮二渠以引其河至此文從河引出渠來厮厮分也即毛詩斧以斯之之義字法新妙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勃海九州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四句頌文爲一篇冒頭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以魏渠引出秦渠而參其中錯綜入妙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諜國者以與他人之水利苟己國旦夕之安拙極矣寫來可嘆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總挈一筆下別詳誌之並步浪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中字古峭後人往往

先言魏富河內于秦又特著富彊并諸侯二語所以深惜韓之失計也

田蚡食邑于鄃河決南注則鄃邑無水災故蚡特巧說罔上以致二十年不塞

祖之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三語婉而多姿如此秦以爲然莫謂秦無人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寫出美利贊嘆不盡秦以富彊反應罷之卒并諸侯反應毋令東伐因命曰鄭國渠

自河決瓠子後從川案來蚡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故因歌中語入此句其明年旱乾封少雨乾封者方士荒唐之說耳今引之若固然者諸絶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提綱於是天子已

用事亦祠祭事萬里沙地在華州則還自臨決河厲精可想沈白馬玉璧於河與河神盟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衛俗火晽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楗者以竹漸揷決中而以次加密使水勢柔而後下土石也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歌極古雅漢時人主之才如此況文士乎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言閭閻盡漂失也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即魚山謂鑱其石以塞河不日剝而山欲平地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柏與迫同言魚游巨浸如與天日相近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

歸舊川二句仍從封禪書方士河決可塞一語附會神功生來又云不出巡封禪亦安知外間水患如此甚言封禪之為害大也憂民之中仍寓文過之意如甚

遠遊大有存徙筆意歸舊川兮神哉沛呼神而顯之沛安也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地名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謂久成泛濫漸若失瀾矣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二句足上篇意下乃言搴河之工而屬意楗石尤切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言河神雖許我而工用不集可憂薪不屬兮衞人罪郎東流燒草一事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楗石菑舊說解菑字支離愚謂斬竹纔石郎竹石之菑耳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勵精之效如此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

太湟雖曉闕之可也足徧天下詳觀水勢而一語斷之曰甚矣水之爲利害一言於龍括筆力

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繳應上文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
湟太湟之地不可考湟字或作濕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
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
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
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別有領會

封禪書極寫武帝荒侈河渠書極寫武帝勵精然
其雄才大略正復彼此可以參看非彼絀而此伸
也特採瓠子兩歌纏綿掩抑格自沉雄先輩謂子

長所以能成史記者亦以當時文章足供撫捨諒哉言也

漢之計臣有平準令所以平物力之低昂而不使畸重畸輕也史遷因武帝時興利之臣而詳悉其本末焉也曰平準書與漢書食貨志相表裏

平準書筆極古峭經濟字字不苟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先由極敝處引起）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健何）自天子不能具鈞駟（馬乘一天子駕車之駟）馬毛色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三句極言於上下匱乏之均一）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鑄錢一）一黃金一斤（上一字作準字解謂萬錢準黃金一斤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蓄積多則買市物居之以待貴也）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馬乘三）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以前賈人饒極故痛抑之）孝惠

此段言漢初事簡故取于下者甚儉亦爲武帝巧取聚斂張本

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天下初定貴其物力故稍弛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此句直穿至桑宏羊孔僅之流所以深刺武帝之尊用賈人兒以病民也）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此四句正言官用吏祿之外皆不仰給於民所以轉漕之數至約而用亦足）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即京師）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漢初名榆莢錢）乃更鑄四銖錢（鑄錢二）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前但言令民鑄錢今又加縱得二字見其禁愈寬）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

此拜爵之始開端于有漢帝豈非萬世痛惜哉然其時皆有不得已者以封國既多天下之經費出息甚寡也

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利權歸于下其弊日多因始立鑄錢之禁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輸者但輸之于官轉者運于邊爵得至大庶長賣爵一大庶長二千石蓋虛銜非實授者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賣爵二而賤其價以招民其流益下勢所必至及徒復作又于爵外加二令得輸粟縣官以除罪贖罪一益造苑馬以廣用馬乘三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此句暗渡入武帝妙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

餘年之閒總敘漢興以來見祖宗培養元氣匪朝伊夕而武帝耗倒殆盡痛惜之也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有極省處有極不省處各有其妙此段形容富足纍纍百千言極不肯省而古氣洋溢噴湧不可一世眞大手筆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此小段獨詳馬乘與起處應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吏世守其職居官者以爲姓號此是上句正見世守之實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引入風俗之美

先極言物力富盛因及于上下驕淫而後繼之以喜功好事之臣開邊邀負天下騷動財匱絀然後使之計臣得投間而售而賈之智而前句變而畏法先矣細心前後言厥此前有法嚴令具天所以繫人心世道之升降也中間只用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八字過脉無限感慨

既富方穀不其然乎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法網疏富民因役使貨賂以爲豪暴也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數句專言富民之驕暴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數句言封君鄉士之奢僭先言民而後及於上者以上之失教已久也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遒峽爽勁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財滿則好大喜功此武帝痼疾也專言其臣爲上諱耳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看其逐段句法變換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

上已詳開邊爲致亂之由此段仍從伐胡起而又加養馬一事針路逼清

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終孝武之世極爲天下煩苦者征匈奴一事也故以上三段陪出此段此段前云江淮巴蜀燕齊此云天下中外文甚明劃法極整齊百姓抏弊以巧法民善遁避科條故國計日絀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貢爵三出貨者除罪贖罪二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痛悼之言韻致整鍊天子爲伐胡盛養馬特詳馬乘亦從伐胡起脉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馬既仰食卒牽掌者廄牧之令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言富足累累百十言不已今言疲困亦累累百十言不已筆力詳贍而又味古班范輩所遠不及也

此輩又仰食于上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此一輩又仰食于上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輿駟亦應不能具鈞駟處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由開邊至養馬更加水災凡三重耗損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傾所蓄以濟民猶不足逐層寫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新秦中乃朔方以南建置郡名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此一輩又仰給於上數歲假予產業即後世開墾之意使者分部護之慮其生變也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總勒一筆而字大轉

以下皆極意侵牟商賈以厚國故先以富民之橫引起

身而富商大賈或蹛財積財利役使貧民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即積貨買賣廢者出貨于外居者入貨于家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暗遞入卜式之線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鑄錢三至此皆極詳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意在側奪商賈是時禁苑有白鹿造幣本旨而少府多銀錫造白金本旨自孝文更造四銖錢將變錢法從源流說下來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武帝初年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健何兒得作有司言曰挿入有司

此段著考武帝錢法之制至爲詳盡又亦極古雅雖諷誦之似難于上口足以備西京之掌故故特錄之

此等制度當考食貨志以釋之不宜強爲之解[illegible]變[illegible]法以權利權

之意爲天子古身分處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半兩錢之法其重過于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以其質重故姦民磨削其銅以別鑄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以下詳志錢幣制度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此第一等重幣惟禁苑所有利權不得不歸于上矣又造銀錫爲白金。又爲少府所饒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健筆提得整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次等

其意勤矣而利之所在者無如商而上不能塞其源皆心計短于賈人也于是并用賈人以治賈人而天子亦商賈矣世變至此可勝嘆哉

重幣皆以銀錫爲之欲抑銅以壞私鑄也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筆法甚佳謂三銖錢即以三銖爲文也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白鹿皮雖不可得而銀錫之饒不能禁其有也絕倒之筆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至此不得不用賈人以治賈人矣領鹽鐵事桑宏羊以計算用事侍中總握利權爲天子權貨耳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出自長拎可惜當時宏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漢法初抑商賈最嚴後尚不得推擇

卜式之爲人蓋精于心計而堅忍强力之流范蠡白圭亞也小用之則足以富其家大用之則足以霸其國亦于將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正爲若輩勿輕看之

爲吏今乃致位三公矣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前式以家財助邊而不求官爲公孫宏所絀先提明而後創敘其事此史家絕頂妙法自還創之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方入卜式傳第一層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頂敘極潔式脫身出分字法妙獨取畜羊百餘胸有成算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堅忍戮力實大作用人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先欲借弟以自顯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難事數字更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

對使者言句句自道身分此即抵過一篇自薦表也

是時原有賣爵贖罪二例故使者枚舉以問式之意徒欲以奇節爲行致位公卿不欲以貲即小就故特剏此異想觀下不願爲郎句心事了然然卒以酬其志可不謂奸雄矣哉千古

縣官助邊陡然出頭尋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亦與鼎俎飯牛之對畧同非謙詞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一安分式邑人貧者貸之二施德不善者教順之三化頑所居人皆從式此語幾與舜之三年成都爭身分矣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居然有宰相度然其嘗上益巧矣如此而匈奴可滅也此何仍投上之所急所以入之至深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

富人中善用財者呂不韋卜式兩人而已

不可以爲化而亂法宏處此眞有大臣之畧與議郭解罪同意不可看壞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既不報又罷不遺式歸復田牧妙是其堅忍不可及處歲餘會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方遷入第三層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著數絕佳若此時再上書則拙矣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式只爲此耳豈嘗須臾忘仕宦哉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誦之成片妙知帝之心醉久矣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徭同役也如今免丁之意式又復盡予縣官此只是應著矣蓋自然之勢是時富

語本無甚奇特要亦前人唾餘只是言之適當其時故妙

成臯天下積粟之區式以輓漕功第一故云將漕最最上考也

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良賈之智人取我予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直側接乃思卜式之言一段初式不願為郎心事畢呈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之辭郎必仍以願歸用牧為詭故上云云式乃拜為郎布衣屩而牧羊意中又有成算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我不知此語式懷之幾何時矣今乃快然出之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官情般熱于此可見上以式為奇二矣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此是式真才力處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樸忠三矣拜為齊王太傅一官尊矣然式意殊未饜

卜式逢漢武之惡始以利進飾為樸忠及致位三公而又欲稱首用權以自媚于百姓史公特下一語曰上由是不悅卜式蓋謂其後之所不悅者而知其前之所以悅者亦豈非以利式言微而有驗令讀者恍然自悟所以為良史之筆

齊相卜式上書曰（不得不又出頭）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真說得樸忠可愛詞令妙品）天子下詔曰（四矣）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詔書雖重後截然必從前敘起因知上之所感于式者深矣）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寃轉入妙）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式志已酬）布告天下（與前以風百姓應）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絕倒）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怒其莫求從軍故假微罪以奪其邑然則式之結怨于衆也甚矣）乃拜式爲御史大夫（以貴致位）

平準之法創自宏羊然而以田敎之富輸助公家令天于終不能忘情于富民者式啓之也史公先詳卜式後及宏羊而以式與宏羊不相能結之

三公者漢初一人而已式志至此始畢醉下乃欲稍自結于民而卽見疏斥統觀其得失之際不勝感焉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船有重稅故民不樂爲商以致貨物踊貴式欲省之上由是不悅卜式直將前四次變式一筆反照出來

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卜式未來而桑宏羊先用及卜式見絀而宏羊益專世變可觀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僦費卽舟車僱市之稅乃請置大

深心卓識早寓隱憂豈僅文章絕世哉

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鹽鐵二物人所不能一日無他物則時貴時賤但就其物貴時即徵其賦以益鹽鐵之饒則鹽鐵之利均而他物之贏餘亦盡歸于上矣其意如此此所謂不加賦而用足千古小人所以假其君者皆祖此意也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天子為大賈人矣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又為以重本抑末平價便民之美名文之誰為厲階至今為極可為浩歎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千古心計小人所以陷其君者利也又善其說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竟不知此利竟從何出此語津津為楊左對若呂惠卿之徒祖述不休得溫公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一語點破而其說稍息仁人之言其利溥學者不可不知也

之（始結平準題目）於是天子北至朔方（利源既饒後必益肆用於是二字轉落有線）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小人之效如此千古人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宏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賈人至此方大貴重萬世更不能抑矣）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以粟之多寡為免徭役之差等并不與告緡錢之禁令）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此敖倉西京師漕輓所集）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以上綱分四欵而總計歲效以結之）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此千古計臣衣缽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暗以宏羊之能逗起卜式好手法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結語之妙真正獨絕千古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此縣官稱天子也漢人多有此語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宏羊天乃雨語快絕矣出卜式之口更快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開闢敘起是史家文體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

歷叙夏商以來利源之所以漸開利權之所以漸并如掌上螺紋精細可數人但知史公之疎宕奇橫處而不知其縝密之妙有非後人所能夢見者也

亦反是。安寧即無事無事者不好大喜功自尋事做也並不謂世運治亂此中多少回互須看筆鋒所向處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質文二字只借以代安寧多故用耳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禹之於利全非網羅天下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殷周盛時與季世卽有升降不同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齊魏富彊實拮克之所由開然一則業山海一則盡地力猶未嘗巧法誅求百姓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

文章最妙在相間提一段虛陣一番恢宕文之爲道畢矣

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此段承上極言其相推相激之勢而終之以秦并海內言其利之蠹歸一家自此始也文勢激宕之甚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以上又只就金幣上臚列一番是文章緩勢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指秦并海內但言秦而不及漢手法都妙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所鑄之款式也識音志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

內興功業。此正言武帝卻不提出妙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極言其流弊困苦之狀正如本書烹宏羊一語作爰書耳卻更以宕筆淡淡收之妙絕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遙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意

陸中翰義馭謂吳殺子胥賜以鴟夷而投之江范蠡功成之後亦取鴟夷自號蓋居安思危借子胥以自惕也兩人才力伯仲之間幸則爲中伯不幸則爲子胥其得免于鴟夷之沉亦幾希耳讀此篇綽妙附錄之范蠡既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史云久受尊名不祥

越世家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早伏長男見苦爲生難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伏欲遣少子之本領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又伏三徙成名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巧于立說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

而終不肯一跡一空適老終年食富而更求富雖名而則成名見何其好勞而愚適知散而仍不足累耶豈真其才有餘終難靜息如千里之驥不行則病白澤之獸不得毬乃樂故為凡紛紛者耶嗚呼吾不得而知之矣

於子（語便不情）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六字可為忠經總持）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致富之本自不可少總不肯便歇手）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落得體卹）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仍用此四字妙此是明伏線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何苦紛紛為）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再伏名字）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交鄉黨而懷其重寶（又不肯歇手）閒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

此段借以發明後首深謀影子亦非閑說也

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何苦復紛紛爲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偏又受尊名朱公居陶生少子點清生之時明劃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富翁拒大口氣亦佾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自負不小正恐其少弟之浪費財物耳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

少弟是吾不肖（自負能肖其父是一腔同力作苦心田中瀉出）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一片苦心知中男之命盡矣）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誠之未嘗不極明白）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此念雖急於爲弟然已不甚信其父之言矣是蠢物自命跨竈心腸）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上二句從長男眼中看出此一然字從長男意中寫出）莊生曰可疾去矣愼無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莊生誠之又未嘗不明）長男既去不

此段用帶叙帶議論筆法開後人無限法門蘇歐四家多摹倣之

過莊生而私畱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不但視莊生如無人并亦視其父如老騃不曉事矣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提法精采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一筆隨手補家中事敏具此朱公之金如有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言苟卒然不囑亦必歸之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筆力縱送如意莊生見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

從封錢府蹴起奇文困為生生反覆之案然而使突然下其令而中男得生尋知朱公家皆其人者亦必向莊生索還故物終必死其弟而後已也若僅以為封錢府悞之則拙矣

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蹴起奇波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意外之喜可以坐受私賞一驚字描盡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數百金私賞博得報一虛信可憐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徹夜無眠轆轤打算可知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顧不得面目可憎矣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索錢巧說酷肖富貴人兒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眞老辣獨自歡幸果得可憐此時又打算回家奚落其父誇耀其弟許多見識可知莊生羞為

莊生不過鎔刻之士矯節立名之流難以聖賢之事則之田光以燕太子一言之陋搤腕自到以為長者為行不使人疑況以慮直闘于國之人無端為兒子所嚇薄其能忍乎且殺人者死中男本有當死之罪亦非莊生以私憾殺之明矣生之為人好示恢奇以市節使非可繩以情態者故朱也

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此是眞話不覺自己說出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此時獨自歡幸不仍欲自殺否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竟坐以殺弟之罪妙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此種膏肓本非教誨可革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

公以千金一擲匃問所為饋莽之若可直告以情則無事紛紛矣

難故重棄財〔然朱公又每樂爲其苦且難者何也〕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問當時何不早說明若早說明則長男又必自負當棄則棄自有机宜矣蓋膏肓難砭故也〕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再言之愈妙〕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前不得已苦心竟說出在此〕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此一故字統承能取能棄不執一途〕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重言之歸重名字〕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以陶朱公家務終越世家有味哉其言之也夫天

下未有不能棄而可遂其欲得之情者也嘗曰檇李連兵夫椒再舉其一片雄心早已吞姑蘇而籠泗上矣乃其苦心焦思非但不敢覦於吳而并不敢有其越非但不敢有其國而并不敢有其身與其子若女此能棄之極也棄之極而後所取者乃百千倍於向之所失而不啻操右劵以責之償耳朱公長男少有慳惜不惟殺一弟而并乾沒私賚之璣百金庸奴誠敗乃公事使越用斯人其亡久矣此附傳之微意也

伏此一段為篇末陳王故人生色

鴻鵠是一鳥若鳳凰然非鴻雁與黃鵠也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二人並提與他處合傳不同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國家無事之日而有此等田間悵恨之人大是可憂收羅豪傑者不可不知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悵恨太息只是一副語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毆之于不得不反陳勝吳廣乃謀曰合敘今亡

曰不當立曰數有功愛士卒則未嘗不依附於綱常動德之間也曰多聞其賢曰楚人憐之則未嘗不深識夫人心向背而衆志成城之效也草間有如此人宜其輟耕太息矣

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連下四死字此時固不宗生也）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數用吾聞或聞或以爲等字極有草澤人口吻）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亦頗有經綸非莽夫猶不顧身之此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聽叟得妙）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此令其假托鬼神舊註非是）陳勝吳廣

魚腹狐鳴等事看似兒戲而人心嚮惑不可復同正以舉事之初恐衆心疑懼聊藉此以鎮定之耳以勝廣之草澤經綸然亦未嘗真情此也而後世處豐豫之朝為方士所惑天書元家白鹿靈龜無非僞造而成蓋而世主方倜然以為長生可冀甘心不辭是其識乃出勝廣之下矣亦獨何哉

喜念鬼曰（摹神）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著此一句便活）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謂屯次之近旁）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畫出情景）吳廣素愛人（上段以勝為主此段以廣為主）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劒挺（卽挺劒倒字法）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

固十六七語不多而宛轉入情足以感人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偏不云死則已而云不死則已皆自分必死之語蓋此時首難之危固間不容髮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斷一何妙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筆氣至此少駐攻大澤鄉收而攻蘄并收一鄉之豪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先總收一筆則知陳勝之為王頃容如此而已陳守令皆不在草草得好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

漢初將相王侯多起側微其草野倨侮風不減此而獨於涉傳詳之一以應悵恨之時而何為摹寫一一以見陳涉前得一嘲之地而惟以宮殿帷帳

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便要稱號矣勝廣之器已滿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言欲張大楚國社稷得奇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提起許多人在此句內陳勝王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野牽得妙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言自辯多詐乃舍之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本非欲推恩舊交其意不過與富貴無相忘一

誇耀庸奴惜其無遠大之圖故忽爲殲滅也

語照應欲故人之震服欣羨而已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當時方言調笑之詞必有以夥涉二字代王字者故云爾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蓋斬一客非斬說者也涉器久滿遂無一可觀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爲陳王出敗終是掩情意多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

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發明所以立世家之意）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此所以稱世家）

涉之傭耕隴上與泗上亭長亦復何遠然高祖以沛公起事至還定三秦之後猶守項羽故封此其器識宏遠雖復綿蕞儀成搏髀而謹知為皇帝之貴而其初未嘗妄欲自尊也陳涉苟得數縣之偏陲而三老稱功居然南面蓋蹄涔之量洞酌已盈更無可一毫展布則夥涉沉沉亦徒飽傭奴之餓

眼耳曷足貴乎惟爲羣雄倡首史公故特立世家以余論之陳王家且無存何有于世豈以庚桑畏壘俎豆芒碭遂爲此帶礪永寧之特筆乎項羽可以本紀陳涉可以世家畢竟史公好奇之過也

外戚傳序拈出命字作全傳眼目故各篇中凡寫遭逢失意處俱隱隱有命字在內

敘次最明劃而絕無一毫支蔓此等文必嘗為之而始

外戚世家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求此而得彼因失意而致遭逢者不得一毫人力是以謂之命也）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極力反跌）至代代王王幸竇姬（文字生動）生女嫖後生兩男（總敘法）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夾敘法）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伏也）後

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服其妙也

外戚傳難爲后之昆弟而立然必以皇后為主但文字若無出色處史公往往用畧其大而詳其細實處虛而虛處實之法如竇太后傳大節目只是生女嫖及兩男

代王立爲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命也孝文帝代郎王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分敘法立爲太子立竇姬爲皇后女嫖爲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爲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爲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以此段引起下段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薄太后親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總提兩人卽卿夫長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

并及立等事以點行筆之趣就廣國見后處寫得濃至動人則全篇皆極盡著所謂斲雕乃手也

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以獨全自卜從其家之長安主家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七字從少君耳中聽出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自註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先著一句後又另生他驗文法隨手變化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先暗應採桑墮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爲驗對曰姊去我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娓娓入情自堪迸淚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如親見當日姊弟相泣光景入神之筆侍御左

竇氏以退讓稱衛氏以軍功顯此外戚中之最皎皎者故特加意描寫今故祇錄此兩傳

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借功臣口反形出當時薰灼之極來）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有大臣識見）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收得妙）不敢以尊貴驕人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筆頭輕薄之甚無文致絕佳）出平陽侯邑（曹參所封之國）子夫（曹壽一作不窋）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

蓋其家號曰衛氏固其自號者而傳之其實生種至衛不可得而考也將又云衛皇后所謂姊衛也兒亦[illegible]人自謂云云其實[illegible]系鄭[illegible]是神非[illegible]均不可知也[illegible]臨文有[illegible]而著其醜[illegible]亦制武帝之隋大[illegible]之衛而[illegible]媚得之賤乎至其[illegible]於衛霍功名獨[illegible]書[illegible]功[illegible][illegible]可謂[illegible]日[illegible]振而

餘人子夫偏不在良家中妙飾置家武帝祓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命也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欲得熱鬧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寫兒女情懷絕有態態入宮歲餘竟不復幸忽淡忽濃皆命使之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爲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加倍渲染凡生

不乞靈於敘防着矣抑揚予奪同有微詞宜王允以謗書目之也

三女一男男名據初上爲太子時原敘法娶長公主女爲妃立爲帝妃立爲皇后姓陳氏無子命也上之得爲嗣大長公主有力焉旁敘法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挾媚道而不能得主此其道誣矣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耳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爲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亦旁敘法後半轉折甚多敘來只是一線穿下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故亦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自喜猶云豈不以得立爲天子自喜而乃忘我之力乎平陽公主曰用

衛長君前後只一點然亦不肯漏略史公文字之密如此

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連綿生下文情如環凡九千萬然竟無子命也衛子夫以立爲皇后遙接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爲外戚生色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與篇首蓋其家號曰何相應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大書特書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不一書皆所以深予之也

朱虛侯立意甚善而行法斬亡酒之人作歌亦非種之去迹其所為亦異哉危行言孫者之旨矣少年精悍負氣自强適有天幸實非謀國之令策也

齊王世家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用家人禮爲燕私之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使治觴政）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語有英氣然只謂借軍法爲酒令耳含糊得妙）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剛果雜以俳笑使人不覺）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亦調笑奚落之）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冷譏熱諷呂雉褫魄）呂后默然頃之諸

篇首連敘三事事事有曲折看其無處不寫到筆隨事曲事隨筆轉真寫絕之文○女子小人交關于宮壼帷薄之間豈有不貽禍于國家者哉紀太后漢太后不過

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正與孫武斬隊長一樣辣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以一番觴政爲反正之基奇事劉氏爲益彊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只一點私意釀成大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處分甚奇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點出其姊二字便了然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

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曲而顯）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徐甲欲怙寵又是一重公案甲蓋知紀氏女失寵欲以皇太后之勢成之）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長句勁甚）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主父偃欲聯姻貴戚又一重公案）甲既至齊風以此事（寫得有情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其言亦風利近正）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詰得好聲態俱厲）徐甲大窮

齊之亡亡於主父偃而偃之怨齊起於不得納女後宮偃之欲納女後宮原於徐甲之爲修成君女書娥齊之策文步步用倒生出來之法蓋其罪戾之端則紀翁主啓之故先叙在前可知此等文字史公亦先經安排布置有成竹于胸中

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隱隱逗出翁主一案小人可畏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奸註得自然無痕迹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尋不得聞於天子收科亦淡得有致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渡入後半篇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何不竟言削制而徒以親疎言之其意使齊王尚修成君女娥乃益親矣乃從容言呂太后時加從容言句所謂浸潤之譖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

而後寫出故能縮千頭萬緒於尺幅之中也

其姊亂三句撮其大旨要知其言甚多故曰從容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明是書牘背上下其手伎倆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主父偃以一女之故既廢一國亦自殺其身眞千古之至愚人也天子亦既因偃少任公孫宏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公孫宏老儒而往往以一言誅戮人所謂外寬而內深次骨也

酇侯爲漢元功第一於此始見識高祖於稠人之中處用常字獨字數字草蛇灰線雁落紋來而以固請得毋行一語表其深心高識便爲第一流斷令人黯然自見初未嘗特爲品藻也真正高手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郡名豐邑名人也以文無害治文書平允爲沛主吏掾羣吏之長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以吏事給役京師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當時有常十大錢故以三五爲數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御史監郡時何才能辨其職事卽下卒史第一是也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想其心頭眼底是何局面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始爲沛公之丞便與卽位爲相只是一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

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此方是正敘何功第一處是爲第一段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即不屠燒咸陽圖書亦爲要務必敘屠燒者見其機一失幾不可再得所以加倍爲何功出色也民所疾苦者加民所疾苦一句又妙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又是第一功此是第二段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此只以還定三秦帶敘於韓信事下何以丞相畱收巴蜀塡塡鎭同古鎭字俱作塡字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

前半敘何功累累俱占興亡第一籌後半又歷摹高相畏惡猜忌之私皆賴客計以免禍蓋漢待功臣至薄而何以元功幸保令終故曲為傳出以為功臣炯鑒乃他傳所無也

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又是第一功此爲第三段）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給餉）（補卒皆絕大重務又是第一功是爲第四段敘何功畢）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疑忌第一段）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如此危機何全不覺而往往有人從旁覺之危哉幸哉）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

此段論蕭何功凡三項而各不同發蹤指示之說乃高祖因羣臣未嘗有汗馬之勞一語趁勢謅出以爲抵擱

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敘得淺甚故妙）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論功獨爲一大節）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語雖輕薄然自是何定評即贊所謂刀筆吏也）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再問再對文情媚秀）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此言實不切蕭何歸之子房則幾矣）今諸君徒能得走獸

固非定論即舉宗數十人從軍只緐卓卓可紀者何足言功下過自道其肺腑之真論耳惜鄂千秋所論原乎循之內又不并及于收圖書數韓信之事正見漢祖眼識不能如此意然一人如大計者固以益見何之不可及也此史公加意在無字句處見之者

耳功狗也輕士善罵之波流耳豈定評哉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不覺自道肺腑間事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不可忘妙乃已心不能忘耳非于天下大計有所繫屬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前既以功狗絀善戰者今仍爲此語乃如羣臣莫敢言者屈于辯而心未服也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寫出一片隱情總以予動鮑生之策來關內侯鄂君進曰按表鄂君名千秋羣臣議皆悞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一時萬世二語此功狗功人高百倍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此等語畧無回互漢人質直如此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一段應前補缺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一段應前轉漕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總束上二段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大難為平陽侯亦文章跌宕之勢不必真有是言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鄂君一段有起有跌自成章法蕭何第一曹參次

得鄂君乃益明妙蓋以已兩言之而不得要領鄂君明之而後私意得伸也

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漢立此禮始于蕭何霍光終于董卓曹操可以興嘆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趣甚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進關內爲列侯但加爵而不增食邑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餘波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用我字妙是高祖意中語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內外皆叛所以功臣人人可疑連敘有意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一信也何始薦之終定計誅之何于此不能無憾矣語在淮陰事中上

高祖疑忌相國凡三段前二段淺故應之以淺者而令解後一着深故應以深者而又幾危哉微生召平之計過因韓信誅布之反而加上曰實不遂相國進遣于前不私財若自弱焉者帝意亦解從之捐循而佐則行犯其向之所忌而加甚焉何生平締造

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來得有根妙一則賞其誅亂之功一則因信而疑何也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八字陡峭插入召平一篇小傳蛛絲馬跡妙不可言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百忙中偏有此逸調奇事召平謂相國曰接獨弔句禍自此始矣此卽弔詞也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撇開益封單就置衛拈破號人當如是願君讓封勿

之辱即何此日族誅之其非客說之于前王尉解之于後何能保首領哉嗚呼危矣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必悅相國從其計高祖乃大喜妙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二句相類而何復蹈危機畫出樸忠人性質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用舊計不錯錯在上句耳所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大臣能知此一語自然退讓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此客有絕人之識殆亦深于黃老之學者非前二人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之比而名獨不傳何也

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使大臣至此漢治之所以日下也讀之可爲寒心〕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何至數千萬史家文法耳〕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寫出樂甚〕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夾敘法惟史法多有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樸忠自露妙在與賤貰貸相反何之所以爲何也〕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應妙〕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民請吾苑〔此二句非高帝意也急不擇音寫出盛怒〕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

王衛尉之言所以明蕭何功者與鄂君豈相遠哉一則以之得封侯之賞一則不免于不懌進言之不可以不慎如此雖然鄂君從帝之意曾何因而進迎之王尉當帝之方怒何從而匡救之王之賢于鄂遠矣而史失其名不亦可惜矣乎

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如此覆轍漢廷津津道之不置如此治之所以終于雜霸也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只此是忌怒之本故係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只此二語還請正項下背探其隱而抉之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

一語刺中帝之隱微妙在仍引向利字說得雪淡若云此時為變則痕迹顯然難為聽者矣詞令妙品

臨沒薦相自代又是第一功特重此段與前半相呼應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四字眞善體人情妙在言表）是日使人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吾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係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仍是李斯相業橫亘胸中反言成相國之名餘怒拂拂不可過）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

史遷一生好奇救千古魁俠爲弊之不容口加讚何一

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此段與何相業無涉特綴于篇末者所以明前時賤買百姓田宅千萬計眞窮蹙救死雅非實事也史公如此處甚多要在自領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按酇侯之封直至東漢之末蓋與兩漢相終始此但就武帝之時言之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一語斷盡何之不如信越等在此勝處亦在此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俱用一色字法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

贊語甚不滿至于
以閎名太公比韓
以閎散比蕭何則
直不[illegible]
亦究非定論也

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惟無奇之極乃獨成其奇位
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閎散在周無特
立之奇節蕭何事業俱
漢所以存亡似難並論

漢治雜伯以黃帝老之術也而開其端者實參始之諸儒多以此爲參言不知暴秦之後詩書悉燼而諸儒陳說言人人殊又安得以斷儒喋喋之前各紛擾之失哉固不得以是少參也

曹相國世家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惟王朝有相國侯國改稱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地廣則事多草創則法冗年少則喜事三句反襯參之清靜妙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主意先定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亦反襯筆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點睛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要言不煩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此亦人所甚難參本以武功顯而知此故奇

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應安集字）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此餘文點染非本傳所重）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所見者大而屬意却微寄字妙猶托也以已治之齊托之顧諟勿失而去）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察奸而奸無必盡之理徒以擾良耳此語至大然非廢弛之謂也）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蕭曹有郤史無明文不知何事語以爲必起于爭功時鄂君所論譽蕭既多而抑曹太甚固不足以厭曹之心也）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

太公誅華士仲尼戮聞人千古卓識參之所去刻深務名諸長吏可謂默合此意矣不再世而酷吏大興天下受禍而後知參之識真不可及也

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細刻曹參相業娓娓不倦只是深識清靜二字盡之）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不可及）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此二段只就飲醇酒一節反覆言之筆墨淋漓酣恣極矣）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來者至者語似複而景色更佳史公往往有此）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三字加得妙下又就中抽出一事寫之遂覺酒痕歌韻滿目淋漓此渲染之美法也）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

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爲吏舍歌呼一事作注腳耳 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歟 言不足于我以爲無可輔也 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 形容惠帝入神 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 請謁也謂自事也 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 足一語如聞其聲 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 眞黃老之教毋以過暴視之其子若孫所以能世其清德者得力在此痛棒也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

參所論若非通論也自參言之則得耳蓋何刀筆吏也參戰將也刀筆吏常密於法而戰將則獨能持重方是時詩書未出風俗尚媮學校選舉之條缺焉未列為制皆方日昃不遑之際而云垂拱遵循不亦悖乎特參之才實遠不及何倘更張之徒足以滋

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猶言與窋何乃與而治之）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語妙）參曰陛下言之是也（參言得矣然未許他人妄效須分別論之）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以一歌作結別見奇妙史公有意弄奇處）平陽侯窋

亂故貴其清靜焉耳豈爲相之通論哉

此賛言簡而意甚長不滿平陽意最爲顯著

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因信之力而參獨擅其名）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非薄參也正痛惜淮陰耳）參爲漢相國清靜極

言合道只此六字與參然百姓離與罹同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一故字寓意深遠

子房為韓報仇一段忠勇之氣使[illegible]千古大俠所以傳中[illegible]所遇之人所為之事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後世神情[illegible]若[illegible]傳語[illegible]錄[illegible]本於此句來卻[illegible]人拍破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一篇骨子）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序家世頗多畧惟此獨詳正以系韓精神所注在此）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韓亡於平卒之後句妙）良年少未宦仕韓（著此一語良之忠義方盡見）韓破良家僮三百人（言其富）弟死不葬（言其不顧家）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全是一腔義勇做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勁句）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蓋東夷之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寫得生色）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

曰愕然曰殊大驚曰自怪之曰同異之一線穿去意思都不同此種章法惟史記有之

帝博浪沙中狙猨猴之屬狙擊者言其騰躍而擊如狙也此如牛飲蛇行等字法舊解多謬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點一句似可無不知更公鄭重處正在此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好提筆最常玩味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敘黃石事纖瑣得妙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太粉飾處頗覺情理未當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亦牽強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寫得神理都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此一篇英雄神情景真千古無兩之事須是詳寫後五日平

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語句零碎傳神之極）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稍變亦妙）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相覷莫逆盡此三字）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囑付却只如此所以異于讖緯小數也東坡以爲隱君子是誠有見）遂去無他言不復見（若再加一語再見一面便不直一錢寫得妙）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

或謂良脫身爲韓報仇卒之韓王成之死實以良歸漢之故致之似良有負于韓矣不知良于此時但知秦爲

項伯常殺人從良匿（伏鴻門案）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接得突兀）沛公將數千人（倒注句法）上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明點以應還此上一案）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反襯一筆妙）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定交之始甚正）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韓王遣送）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身未離韓心已歸漢矣）以固項王意（要著）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

韓仇滅秦而復韓則良志已遂豈不欲擇君而事以立不朽之業而欲共委贄韓成輔項無就有是理乎且良知沛公天授而猶卒之歸韓心事純潔極矣追羽以疑忌殺成而良又借漢以滅羽仍是報韓之初志也良真純臣也哉

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寫項王疑忌處適成其愚耶）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留良適所以自憀也）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既憀之于西復牽之便北一良勝于十萬甲兵）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囊中之物殺之何為是自敺良歸漢也）良亡閒行歸漢王（始一心事漢）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補得便捷）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寫得悲壯）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大英雄見頭地自王發之沛公真人傑）良

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語有分別）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重此一段蓋急使者緩急可備指使而已至天下大事必以屬諸淮陰）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分應錯綜）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先結一筆筆力如椽）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此一篇筋骨語却綴于此妙）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

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贊語雅確比功狗之語高百倍）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備雅長厚之極）此天以臣授陛下（應前沛公殆天授句）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顧一筆爲未有戰鬬功句作應也）

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善藏之妙迴出恒流）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諍未能得堅決者也（提一筆起案）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

先輩或云四皓本不可致蓋良使老人僞爲之此眞臆說玩良所以謂四皓逃匿者不過以帝慢侮之殆亦魯兩生之流特以名德素聞足以坐鎮雅俗耳使四皓已用於時亦必有補時務而其古貌古心良可令人欽服亦何爲必不可致哉

呂澤劫留侯曰（强之使出）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味此數語子房之苦心至矣）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見得透胸中已有成竹）呂澤彊要曰（所謂劫也）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轉得和緩有致）四人者年老矣（逐句有態常細尋之）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再轉）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看其只在禮貌上講究與慢侮對鍼）因使辯士固請宜

留侯雖云難以口舌爭然使竟不一諫非惟情理所無亦覺文章疎脫故必補一句
高祖梟雄其欲易太子者實嫌惠帝黯弱不克負荷之

來（又加此何方見四人之難致）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恍見畫策時迴頭抵掌之態）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每用疊句見奇）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又淡得妙）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寫得憒亂忙迫）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補筆周到）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叔孫生平幸有此日）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詳與佯同）猶欲易之（更危）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出色繪畫）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

故至戚夫人思寵又其餘事故陪皓之語惟明太子之得民心而帝意遂爲之立釋此中具有深識非徒以物色動人也

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至此始借四人口自點出姓名奇而趣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驚詫神情不啻口出眞傳神之筆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言其爲守文令主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言其已得民心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已欲搖動而幸得人之調護轉乃托人調護之妙也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情景逼現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

此段只詳子房成
功後善刀而藏之
妙其〻離奇幻忽
獨與他傳結處迥
殊蓋他傳多詳其

矣目中早早看定人銳矣此語妙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項羽垓下事情高祖此時却類之英雄兒女之情何必以成敗異也讀之凄絕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絶四海橫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淋漓盡致竟不易太子者畱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結歸子房傳是針路一定處

畱侯乃稱曰自稱語卽可爲自贊以其確也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語意却輕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世父此自不疑外無關邦以黃石并葬終己子房乎老人乎一而二二而一矣

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有托而逃，不必實有其人。）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亦自娓娓可聽。）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以此句加卒之上，似謂從其志辟穀可無死者然。）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父老與太公書者，（妙結穴，諸傳所無。）後十三年，（細應。）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葆，寶也。立祠而寶藏此石。）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又奇。）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言光景動人者。）至如

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不惟有人又有書故可怪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天即鬼神也

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删出一解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亦以幻忽不常之筆結之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淮陰侯傳先載漂母及市中年少等瑣事後一一應之此傳亦先載伯兄之賢張負之識以後無一筆照顧而獨以陰禍絕世為一傳之結夫陰禍固與長厚背馳者也淵乃存彼史公之于平也豈不嚴哉凡此須于無文字處會之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故亦不貧為之映然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伯乃漢初有數人物竟不傳其名惜哉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固是一片俗情然亦特著此語為盜嫂一案隱隱抒破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加倍寫法未必果棄也下故有事嫂句及平長可娶妻可娶妻三字慾甚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帶一分稚氣正見英雄本色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起案張

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蓋許字人五次非遂婚也）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大自負處）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古人氣誼如此亦爲欲得女作注脚）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僅十字耳而人神情意態一一畫出）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敝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三句都是張負目中看出著一乃字一然字又是張負心口商度眞正神筆）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補傳中所未及）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以淺語曉其子負意殊不僅此）卒與女爲平貧乃

學者不善讀書往往以太尉功多爲陳平自已打算語假甚蓋呂后稱制時惟平與呂氏親暱及誅諸呂其

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細寫入妙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長者之言可以覺世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先作一結亦寓深嘆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不過屠制之事非主宰之謂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前半曾未爲平占一地步故特下此一語

孝文帝立以爲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此文帝意中事也倒裝于此而以陳平欲讓接之妙甚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引之問以得盡言平曰高祖時勃功不

功皆出周勃又奉璽綬迎文帝亦勃為之文帝之德勃也至矣故此段以為二字寫文帝意中語也陳平智士極善先意迎合故亟謝病又言以為遜讓待上之問而後分別言之以為自己地步所謂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明明自居開國元勳矣及後又以口舌之工拖勃而終去之此亦其陰謀之一事也史筆如鏡不待明指而

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自居締造之勞以壓其定亂之力也亦字輕得妙願以右丞相讓勃此時平若不讓勃文帝終亦必更置之而平之寵衰矣千古智人占先著處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美其能讓也顯然可知居頃之爾居頃之相應見勃居位之不久總出不得陳平圈套耳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此二字乃天下人命所係以之發問最吃緊非偶然也勃謝曰不知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畫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語勢婉妙平

日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咄咄逼人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主臣猶云慚愧漢人發語詞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此浮說也所謂口給禦人實非至理夫育萬物之宜孰大于錢穀之出入與刑獄之重繁而徒委之各有司存可乎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畫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敎我對畫出樸厚人音聲象貌都有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惡極當面奚落明明

謂右相之位非所宜居也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言只合以主者委之君欲彊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平自知勝勃勃不自知不及平也居頃之應絳侯謝病請免相兩謝病亦遙相作章法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借平自言回護得妙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語氣連綿得有韻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二然字曲曲盡意願得續封

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史公每于小處著神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高帝常出奇計伏智謀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有許多欣羨亦有許多不滿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合斷一筆如鐵

DS
741
S769
H54
v.3

史記菁華錄

卷三

絳侯周勃世家
伯夷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商君列傳
張儀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睢蔡澤列傳

高祖功臣中惟勃最樸至故帝亦以厚重少文稱之然智短術淺誅諸呂立代王之後位極人臣而無所建白旣不能爲留侯赤松之高又不能效曲逆彌縫之密而徒娖娖畏懼衷甲防誅向非文帝之寬仁椒房之戚誼菹醢之災行將及矣急流勇退君子所以貴知幾也史

絳侯周勃世家

文帝既立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此二語陳平傳無之蓋賓主定體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即文帝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即從右丞相數句生下文情一片平傳則謂其自愧不如陳平乃歸耶此等或虛或實各有妙處不必泥也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爲丞相十餘月前之辭位謂何而復居之不疑勃之禍胎于是矣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心實忌之飾詞以罷其相位也乃免相就國

公畫勃之拙厚處栩栩欲活可謂寫生

又遥接以公主爲證一段夾叙薄昭太后二段於中泯然無痕真正神筆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不學無術可憫且使上果欲誅之雖被甲持兵何益適以自招讒謗耳）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朝廷下之廷尉廷尉又下之長安捕送也）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細寫入妙）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千古錢神有靈猾吏骫法一一描畫）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倒注法史記多有）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略住又起一事夾叙法又是追叙法）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緊急薄昭爲言薄太后（亦一獄吏行徑昭以貴戚將軍而若此宜其卒）

以賄敗也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冠也提與抵通擲而擊之也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
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惟太后數語乃公道話耳文帝
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
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之貴乎應侵辱一段餘音梟梟妙絕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
軍霸上史公敘法有極不省處看此三段可見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
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條侯周亞夫勃少子也故附勃

柳勞軍千古美余謂亞夫之巧於自若其能以激主眷耳行軍之要固不在此也何者當時遣三將軍出屯備胡既非臨陣之時則執兵介冑傳呼關門一何過倨況軍也前至霸棘豈有天子勞軍已歷兩寨而亞夫

傳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此又極省只用兩句反映下一大段色色都照入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作臨陣之態豈非着意粧點見才于人主乎天子先驅至不得入若先驅得入則不能令天子親見軍容矣其理可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極意作態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妙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此亦天子之詔也天子未至則不受至則受之爲其整肅之已見也姑甚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乃至以約束吏

尚未知之理乃至先驅既至猶閉壁門都尉申辭令天子亦遵軍令不亦甚乎然其持重之體迥異他軍則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亞夫之謀亦工矣顧非文帝之賢安能相賞於形迹之外哉

者約束天子倨此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聖天子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倨甚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細寫文帝益見亞夫之整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描一筆不可少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斷語妙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觀高帝晨稱漢使直馳入韓信張耳卧內奪其兵符一事亞夫實加人一等稱善者久之餘音未絕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聖天子留心邊務紀錄人才如此文帝

條侯於細柳勞軍一案贊中所謂持威重也固斬封爵一案贊中所謂執堅忍也合之總是一個不學幸遇文帝之寬則為能臣不幸遇景帝之忮刻即為大僇嗚呼大臣安可以不學

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自此一句起案連綿五百餘字一線穿成其中忽合忽離忽隱忽顯極文章之妙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心實欲之托詞于竇氏妙甚南皮章武二侯俱竇太后之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纚纚述來宛似家人口角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說得動人加一句韻極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漸漸引下此是景帝初讓之根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于後世之冠準頁言恃是正人亦以是買禍可以鑒矣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在亞夫固為守正然不得謂非文帝時一番剛偶之用有以馴致之故吾謂細柳一節亞夫以此見長亦以此貽禍景帝默然而止漸來如畫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此段忽離開其實仍為前事陪筆也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匈奴降王得侯者甚多此亞夫過執難通處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一步緊一步此不可用一語不知是為今日為前日截然斷開不論是非妙絕傳神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以病免相則封建之權已不關亞夫矣乃又特召而責之見帝之必

為條侯計者宜於不用其議輒封何奴降王之後亟風御史請侯王信而自贊成之此於朝廷初無所損且當氏已侯必不能禁王氏之終不侯也乃至召食而譏而鞅然辭色怏怏尚縱驕子置買尚方禁物又與工人競錙銖之利遂出納之間以至身死國亡為天下僇夫豈徇取灾于悻直宜

（不肯志情于亞夫也）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論頭奇）條侯心不平（描出）顧謂尚席（主宴之官）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以嬉笑為怒罵危哉言人欲有所為而不慊于意猶人之欲食而不足于具也明指阻后弟之封）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悻直難馴貌）非少主臣也（言非子孫所能制馭也一步緊一步而殺之意決矣）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工官造作之府尚方甲楯猶後人所云內府器物也庸工也上庸字以工費言工人來取價畱難不即予也下庸字即指工人）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上云可以

卮錢痛于鄙夫如條侯者亦何足爲君子所惜哉

葬者先爲條侯出罪下云連汙條侯見其不過因子事染議總以明景帝之尋釁以成於殺也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一步緊一步蓋條侯大臣恐帝復用故吏不敢窮究其罪帝特言此明示吏以必殺之機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耶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卽欲反地下耳深文周內却又如戲妙甚吏侵之益急皆自帝不用一語來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此數語只爲篇首相者謂當餓死補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强項人至此可嘆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

曲侯（此下仍入勃傳）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二句未定宜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有罪二字衍）條侯果餓死（接法）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以此語結條侯傳妙明明死在王信也）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勃終身不出此語）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此事獨用極贊亦公道語）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六字斷定前後榮辱）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貞病）守節不遜（貶中帶褒）終

以窮困悲夫

從來高世之行必徵信于古人書籍而古昔遺文散逸不少故又必得古聖人稱許而後可斷其必傳通篇只是此意到底惟天道無親以下六行乃用一怨字而別發其胸中感慨卒又以福禍之輕而名譽之重引歸傳世正言其文如草蛇灰線處處照顧乃知其奇而不詭於正也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詩書六藝皆孔子手定之文此處已暗伏孔子矣）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此虞夏之文信而可知之實所以特引此專為一個讓字為伯夷之讓國作案也）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再引一輩讓天下之人是不見于虞夏之書者而其人則亦虞夏間人故不應獨缺也）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似虛而難信）太史公曰

軼詩即采薇之歌也詩既軼則亦將埋沒不傳矣終賴孔子嘗稱之所以獨得不朽此特揷孔子于前之故也而其文勢郄以孔子兩稱其不怨反睹軼詩則又深似有怨者故曰可異

引其父之言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既有冢又似實而可信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方明點孔子作主腦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言伯夷又陪一太伯文章離合入妙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如許之人不應見遺于虞夏之文終作一疑案畧結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本意謂人之怨伯夷者希此處只作伯夷自已怨恨之情解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他傳皆史公自已撰述獨此只引舊傳之文所以謂傳中變體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惜其立意在彼而文勢在此所以令人目迷得其脈則瞭如指掌矣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歸往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三代之通義也武王伐紂之時距文王之卒十三年矣而議者猶云父死不葬此理殆不可曉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讓字恥字逃字隱字俱是首段埋伏一一應出古人文律之細如此而後世猶以離奇目之何也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

不知其非正指天下宗周言舉世戴之而莫知其非是怨盡一世之人也

而半將許由下隨務光伴伯夷情二人之不得載于詩書幾欲湮沒而隨為伯夷幸也後半將顏淵伴伯夷叢

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日易暴則固亦以紂爲暴也日虞夏而不及商亦非其所歸也然則周粟既不可食而舊朝亦不足思以死爲歸更無別法其怨深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遂接孔子一段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下乃言其不得不怨之故別是一義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語不說完妙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尋一陪客郎伏後半之線索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其窮類伯夷也試想而餓死句下即接天之報施善人句本是一串橫插入顏淵一

顏淵之獨見稱于孔子其賢益顯而更為伯夷幸也矣雖萬[illegible]而[illegible]勢[illegible]者[illegible]而不識其勝則亦何奇之有

偉富貴而與草木同腐甘貧賤而與日月爭光各從其

案又加仲尼獨薦四字便令收處有根何等慘淡經營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過一筆不覺暢發胸中之憤此實借酒盃澆磈礧非傳伯夷之本意矣須分別思之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明指救李陵一事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借題發意止此以天道起以天道結自成章法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志而已以下只發此意所引緒書當以意會不得將宋儒訓詁強合之上段兩下用較而擇所重此段明單就所重一邊言之名字說到底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所重者名聲所輕者富貴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言德同則樂相稱引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聖人起于世而人皆得附之以自見與經之本義不同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即由光等推之爲萬世一嘆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

哉

此段莫認作貶詆仲尼乃真是千古知已良朋愛而切劘之雅自聖人言之則溫良恭儉讓也自老子言之則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也若謂眞毀聖人何刻厲耶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既詳其縣又詳其鄉里先寫得鑿鑿為後文一片迷離作反激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此為問禮作引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實是絶頂開示獨其言在耳為則古稱先者膽後一針且君子得其時則駕駕車而行也與下蓬蔂而行相對今人多誤解不得其時則蓬蔂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若虛若愚正是蓬蔂作用蓋孔子之來儀文都飾故以是砭之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

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去其無益者則本體明而天眞得矣何容別加一語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得此一番贊嘆遂令千古而下不復開訾議老子之言吾嘗恨釋迦不得共孔子一堂酬對因生無限異同豈非缺事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相視而笑莫逆于心惟孔知老弟子未必知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不露首尾作用具此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不知何處去筆意瀰玄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可謂多事看彊爲我三字妙於是老子乃

伯夷屈原二傳及此傳皆史公變體伯夷傳嵌孔傳于中而前後作議論屈平傳夾敘夾議嬰管互下此傳則於莫知所終以下傳文既畢別綴異聞忽明忽晦忽實忽虛寫來奇似畫龍之法與雲晦冥之中忽露鱗爪而其中莫非龍也然亦因孔子猶龍之喻撰成此奇異文史公之神行千古夫豈易識耶

著書上下篇著書本爲尹喜若老子何必有書言道德之意意字深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一筆收過卻另起無數風雲此史公極意傳神之筆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意謂老萊或即李耳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修養之名實造端于此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錯落離奇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入此四句無謂而文勢得以小展刻苦算得出來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針鋒簇簇不可端倪老子隱君

子也總斷一句高極爽坡論黃石公本此若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此段歷敘世次與起處詳書鄉里官諡相應皆以整贍束離奇之法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語無軒輊意自淡遠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結得奇即所謂道德之意也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此即一傳文體定評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推為第一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次于老子一等申子卑卑申韓總作一等施之於名

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千古卓識是合傳本旨何曾肯放過老子也而老子深遠矣玩篇末歷敘世次則孝文朝之李假上距伯陽纔七世固與史公同朝比肩者也子孫世系名位秩然絕非含衛恒河荒遠難徵之比然則青牛度谷有托而逃不過萬目周衰潔身避世謂之隱君子眞不易之定論矣篇中一詳鄉里一記亂嗣去跡來蹤瞭如指掌而偏要於著書隱去之後憑空駕出許多傳聞異詞來幻忽錯綜令人捉摸不定葢

文章狡獪貴稱其人所謂春蠶作繭隨遇成形太史之書所以無奇不備若不得其命意之所存幾何不等於癡人說夢也

史公作文必胸有成竹故每于敘斷之語皆攝全傳如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八字實穰苴傳提綱非孟浪語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伏篇末案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詳記連兵爲苴責莊賈數言張本晏嬰乃薦田穰苴曰晏嬰此舉甚高不見本傳此史家互見法穰苴雖田氏庶孼玩此語知當時支庶不獲進身者多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無一字浪譽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驟貴將兵扞燕晉之師重任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謂閭閻之下卒伍之儔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按監軍之名始見于此名為監軍而實受將之節制乃一時權宜之計耳後世至以刑餘統之雖大帥元勳亦不覺肘掣事一何其昧于建置之初心也

表以測日景漏以驗時刻出色畫日中二字殺機可怖

尊以監軍乃可孫武殺寵妃穰苴誅莊賈總是一副辣手皆以羈旅踈賤之故不得已而出此當原其心以論之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頃出殺機夫苴則何藉于莊賈之監哉請以殺之而已古云願得將軍之頭可以集事正此類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素驕貴是苴特請監軍本意以為將君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驕貴本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殺機遂決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于仆表決漏之下補此三句見其為時甚久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驕貴

意與項羽責宋義之辭髣髴然彼是私憾而曲加之罪此却說得忼慨動人所謂文能附衆者良不誣矣

只此是請監軍意

聲口

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一番議論能使三軍之士忠憤激發即賈亦百喙難辭故行法而能令人心服若孫武於吳王二妃徒以兒戲殺人要不可同日語矣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寫得嚴毅有體凡此等處俱不厭其詳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詳寫周匝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此只是文章餘波相屬之意妙已非正義須分輕重看

看此段益見殺賈之志久有成心縱不後期亦必求他過以誅之總欲借以立威而已

穰苴之用兵頗有雍容之度非專尚威武者也但以起于庶孽奮迹戎行觸即極意拊循終

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軍法雖嚴何嘗不可通融當面轉換得妙夫莊賈何嘗不受命於君哉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有前一段之威烈不可無此一段之慈仁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纍纍寫成一串史公得意筆都如此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與前三軍之士皆振慄作兩扇收束晉師聞之為罷去先聲奪人妙燕師聞之渡水而

為其下所易故不
得已借一騎貴之
大殺之以為彈壓
之本並其後一戰
功成而世事之快
官旋作無知其前
之苦心直與淮陰
背水無用而同工
者矣

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寫得淋漓滿志此皆未必實然之語而文如此始暢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與立表下漏處遙應貞經濟學問人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縱染旣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傳穰苴已完輕輕一筆遞下乃知起處勤敘田氏之妙史公文字未有一筆落空者也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孤單之難振如此益見監軍田一案非此幾敗乃公事矣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后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此何足紀聊爲穰苴吐氣耳史公往往心愛其人則臨文不無過當

穰苴既為大司馬則自可稱為司馬穰苴此文以兵法之名連及乃一虛實互見之妙正不必泥

處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又得一振而穰苴傳方收得不寂寞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前並不爲司馬二字作解至此補出奇妙絕人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貶語蘊藉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意明以揖讓之義爲少褒則穰苴何暇及處正是善用其法處也是贊穰苴非抑之也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千古但知王半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之語為萬世罪人不知開山之祖乃衛鞅已畫發其底蘊也半山處弱勢而所任用者非其人故禍深而其行不遠衛鞅乘彊國而一衷於獨斷故頗有效于國而徒以自禍其身若其立意則合若符節者也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可知惟欲抵攔人言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此先絕其猶豫之見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此言人言不足恤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敖字借作謷謷之義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此言不必集思廣益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二句頗當于理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此言要在獨斷獨行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此四語明明自露破綻而孝公甘心焉溺于強國利民之說也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

以上廷辨之言針鋒鏃豎文勢亦極可觀

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其論雖正然亦足以長呰窳苟且之習宜不足以服鞅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但神化於法之中耳豈有離法而求治者乎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獨不謂損益可知因者居其全變者居其一二乎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此亦在功利上起見如以利則何所不至宜其亦不足以折鞅衛鞅曰

當時諸國爭衡游談縱橫之際所最忌者以國情漏洩也秦自商君變連坐之法成隣以內重足迹其功益厚職此之由舊所以淫奔之說為姦謬甚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看其辯亦幾窮矣支吾甚贅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此數語則口給禦人而奸邪亦因之畢露矣奈何甘杜二子遂無以詰之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其連坐之法見下三句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此例斬敵降敵則為奸細之人甚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此益戶富國之本有軍功者各以率與律同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此強兵之要大小僇力本業耕織此段申言富國之條目致粟帛多

先輩言商君之法秦之所以興亦秦之所以亡身之所以榮亦身之所以僇諒哉夫秦之民固邠岐豐鎬之舊民也即使地氣高涼性獷勁悍然尊君親上孝友樂易

者復其身（免其一身力役）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沒入官爲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此段申言强兵之條目以即軍功）（宗室言之其下可知）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對針上恐天下議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雖在賞處爲亦有酷烈之氣）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

之風亦漸摩甚深卒難搖奪至商君以酷烈之氣滌蕩無餘十年之間喪其故我終秦之世不可復回其禍可勝道哉

是太子犯法既云民不便令不創寫民却接太子犯法鞅總拿定法行自近之意以起手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持之者期年決行之者一日妙行之十年秦民大說可與樂成之效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轉筆遙接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句有來言令便者并言令便者亦遷之方盡獨斷之勇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商君變法一事乃三代以下一大關鍵由斯以後

先王之流風餘韻遂蕩然一無可考其罪固不可勝誅然設身處地以一羇旅之臣岸然排父兄百官之議任衆怨兼衆勞以卒成其破荒特剏之功非絶世之異才不能爲也故吾以爲古今言變法者數人衛鞅才子也介甫學究也趙武靈王雄主也魏孝文帝明辟也其所見不同而有定力則一惟學究之害最深以其執古方以殺人而不知通其理也

戰國時曳裾侯門者誰非貧士而獨以盜璧疑張儀且於貧字之下坐以無行儀必有以取之矣跡其一生所為貧賤苟賤有市人奴隷之所不屑為者而儀無不為之則待做盜璧猶常事耳儀傳本不足錄愛其段詞理致往摘為小品誠不愧冊右一岩峨眉片月也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一生履歷兩人俱自佔得定）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此一揷段小小點綴全為吾存起脉並與范睢受辱處不同）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然儀必有以致之小人誣賴不足道）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致辱在此致榮亦在此）（此婦人只見目前）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極自負語但不可明言然勝子明言多矣）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

蘇秦說六國為從約長身相趙王持浮說以詐富貴彼固謂從親之後不憂秦伐耳若惴惴焉慮秦兵一出而從約即解思得一人陰探秦柄以俾

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蘇秦能用張儀即秦之勝儀矣而自謂不及者固就大結局處言之非他人所曉）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兩辯士必無共事之理儀之此來畢竟爲楚相一辱急不擇音之故）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搏弄張儀只是推墮于淵升之于膝使其感出意外以示智術能籠絡之而已）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語未嘗不揚之故妙）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

夕無事已得保寵禁者乃其隱獨苦之情而不令六王窺破若也故其激儀之詞恐其樂小利而不遂語意渾融惟儀心會尚明明以敢從為言則趙王亦安用此空名無實之從親而畀之柄印哉故吾謂舍人辭去數語為非當日之情事也

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寫張儀入蘇秦去中意未直致而又能雋宕故奇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畧逗說明不得妙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說得大方是明告舍人語恰是陰告張儀語儀能解其意舍人不解也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術甚淺只是貧窘中易感耳思之可嘆張儀遂得以見秦

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秦機妙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此數語恐當日未必明明說出若說出一毫無味矣史公未檢之筆也不可不曉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只此已足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蘇秦只要討他這一句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是正荅却非眞言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此八字方是針鋒准對語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此又自明不及之意張

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短簡古雋絕妙古文後人安能措手

蘇張同門學術而蘇秦早自以爲不及張儀迨其後儀以相秦善終秦以術窮車裂雖其人品本無低昂而迹其成敗之由秦之不及儀也明矣雖然鬼谷之術吾不知其何術度不過揣測人情縱橫游說而已今觀國策所載蘇秦說六國之辭機局變化議論精悍絕無印板氣格所不欲明言者連

雖不能俱棲之一着耳張儀說六國事秦則一味恫疑虛喝欺昧要心文筆濃漫亦無好致然則秦之術何必不勝儀正由露穎太早旣不能爲用秦之易則不得不爲用六國之難自郤傀儡場中刻木牽絲原無實用聊借一朝轟烈吐引錐刺股之氣耳蘇張皆小人之尤而張更狙詐無賴故附辨之即史公毋令獨蒙惡聲之旨也

以孟荀為一傳之綱重儒術也其下乃將騶子淳于之屬連牽串入文勢既極變化則主腦或恐不明故特作一冒在傳前而專以孟子之言為主正是絕大好間架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以大旨挈出在前是一篇占地步處）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櫽括孟子中王曰何以利吾國一節文字）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史公好奇橫而後儒雅故于儒者事蹟儒雅之言輒畧而不詳意雖尊崇而文難出色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

初人能為此語者仲舒賈誼之外蓋絕響矣史公卓識亦何可及哉

事情（齊梁語變孟子傳只此已畢）當是之時（推原一段借客形主已是傳外論斷矣）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此是齊梁不用孟子之註脚耳非作實事敘也）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孟子所稱引要不出此）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總挈合傳之奇莫奇于此）齊有三騶子（另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一個極崒）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妙在皆川孟子作定盤星）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

騶衍之書大抵奇恣洸洋不可方物者也史公於他人數言槩括獨于衍之作壘壘不休因由於好奇之心亦以文字易於浩博可以驕一篇之勝耳然亦非史家之常法矣

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一個極詳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此二句是騶衍著書本意乃深觀陰陽消息此二句是騶衍著書根抵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此三句是騶衍著書條目終始大聖則篇名也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其作用則不出乎此下又逐段徵引以實之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殆謂學者所共守之術大並世盛衰大槩隨世以爲盛衰也因載其禨祥度制卽禍福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已上一段是豐覽千秋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

東坡之論禪學也謂辨欲窮窮則辨而隨之汪洋大海之中令人不復知邊際所在則騶以為神奇騶子之學大率類此漢武帝時文成五利之屬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其胚胎固已具

外人之所不能睹己上一段是横覽八極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此承上叙今上黃帝一段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如封禪書公孫卿之說漢土德而黃龍見即符應也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此承上列中國名山大川一段文有詳畧而明是兩扇格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荒唐之說津津道之正以可資談鋒耳不得爲州數文筆簡勁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九夷八蠻固已職方所掌安所得九之數而整齊之乎於是有裨海環之然則裨海外之八州公又安從而知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

于此矣史公明知其荒謬不經而備詳寫之徘徊歎咏始深有感於時事而借題發洩非偶然也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浩博洸洋得未曾有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總結上四段然要其歸應大雅整身施及黎庶一段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一以濫字斷盡之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此即驚怖之浩遠懼然顧化懼音瞿其後不能行之即仁義節儉之旨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俱從瞿然顧化中得來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逐句變體錯綜之甚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意與陳代枉尺直尋之旨略同爲騶子立地步亦高

回顧孟子忽援仲尼作伴尊孟子極矣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又引伊尹孔子伴孟子天矯極矣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引古不必盡合自妙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此句極爲孟子占身分便一筆掃落諸子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感慨之中微帶諷意以引入下段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伯特引此義仍合到騶衍作用筆端幻忽極矣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再應瞿然顧化及仁義節儉之意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語意新妙不說煞更妙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稷下齊人遊士所集

此處第一束

一傳合敘十餘人而孟荀以外所獨詳者騶衍淳于髡也衍則有先作合而後引之以大道之義髡則有諫詳慕晏嬰及終身不仕之高故以四子為經而諸子組織其中讀史者當先識其造意之處而

今紀其尤著者如髡等耳以此為下半提綱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騈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筆端有眼與孟子不阿世苟合不同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超出諸子一等為占身分而虛得妙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先提綱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一作嬰連屬名姓亦一法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敘法簡當髡曰固也吾

後觀其前幾之方則不至目迷五色矣

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此承意觀色之實用亦自奇絕然必詞採而先知之耳恐未必有此他心通法也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欻動得奇合拍得易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二段倒敘在惠王口中便有許多幻忽若先說在此前而後以志在驅逐二語道破之便同嚼蠟矣此可悟作記敘法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宛然如脆于口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故作擒縱與前無言作渲染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髡亦諸子中之佼佼者故敘之加詳于是

詳一段簡一段敘一段斷一段此種夾互法史公以外未見其兩易同物相雜謂之文非天下之至文何足以語此

此處第一求

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髡之行藏別具滑稽傳此則就文設色耳不必太拘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合敘三人專就著書處總斷一筆以簡筆間之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前並提三騶子二騶之後又別間許多議論而以奭綴于諸子之末奇絕之文總要識其穿破聯絡所在於是齊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

於荀子文中品目諸子猶起處之引田忌孫子非作襯墊也史公文絕去排偶之迹而意象整齊不苟如此

之衢與騶衍見尊禮遙應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齊之尊士名而已矣特著一個言字褒貶灼然荀卿趙人題曰孟荀以孟起以荀收亦金聲玉振之義非漫然爲之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髠久與處時有得善言品諸子俱有別致故齊人頌曰談天衍洸洋雕龍奭麗藻炙轂過髠過平聲與鍋近車轂下盛脂之器炙之而其流不盡言其辯展轉不窮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就諸子較量一番歸重于荀大義了了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錯綜滓勃筆意樸絕

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敘荀卿獨甚潦倒同于孟子之困抑而異于諸子之榮光此孟荀合題意也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此語偶及非本傳所重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明明與篇首富國強兵等語作反射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明明與鄒衍怪迂反射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明明與兕奭諸子之術反射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此則特舉以與孟子七篇作兩頭激應為一傳間架本末因葬蘭陵此下又以當時游士之著名者附見一二不為正文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辨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

此處第三束

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墨翟疑與諸子不同時故又別附之

戰國策載薛公田文語數篇眞得縱橫之精者乃知孟嘗之機鋒銛利自幼已然觀此二段可知

孟嘗君列傳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以賤妾所生不欲舉之子而獨得繼統談何容易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前二段皆寫孟嘗卓識過人能自振拔之實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一腔俗諱自以齊戶爲憂不覺以跨竈爲幸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乎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

人當蕭寂之時偏多道眼一入繁華之會頓適迷途今觀文之說父以為厚積餘藏遺所不知何人可謂明矣然當三窟計成時殖無厭聽雍門之歌而涕泗横流者又何其感也夫患常生於多欲而感每切於窮時文之相齊盤亦忘公家之事而便其身閑者也進心之談徒致假以奸嫡位耳豈足道哉

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眞滑稽之雄）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欲求出頭更忍不住）曰爲孫孫之孫爲何（好機鋒）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言至此不覺索然）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只帶說以定門而意不在此）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立意好客已見于此）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自負語亦以抹倒四十餘兒弟）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妙語解人頤）而忘公家之事日損（帶應文）

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孟嘗君若不得賓客之力安能越次爲太子故知其權畧過人）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孟嘗君門下賓客最雜卽代營三窟之馮煖猶不過狙詐狡獪之尤况其他乎故史公爲法亦迴異）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實爲二事以徵結客之畧）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

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以上二事皆所以待庸流耳士以此多歸孟嘗君此中定無佳物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重寫一遍飽滿之極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寫得出

為相而結客固將以網羅天下之英才而為國樹人也即不然亦必緣池應教文章校馬之儔東閣從遊參佐那溫之選於以鼓吹風雅潤贊絲綸不無小補云爾用文起庶孽之中假聲援之助挾持

浮說固非本懷迺至號召奸人侈張幸舍家作逋逃之藪身爲盜賊之魁語有之披其枝者傷其心根之撥者實將落齊之不亡亦幸矣豈特雞鳴狗盜近出門墻爲士林之恥而裹足不前也哉夫藥籠之品應不棄乎溲勃之林夾袋之名或曲隱夫疵瑕之士雞鳴狗盜處之未庢政亦何嫌但交之立心已非設科無擇忘公室而便身圖遂致甘爲奸魁而不惜耳故原其本而論之

文章有一事分見彼此各盡其奇的彼此亦不必相犯者必以分寫為體若一傳而合則各不得盡其妙矣如邯鄲之圍信陵君傳則極寫侯嬴朱亥節使之奇於魯仲連傳則極寫辛桓衍帝秦之辯於此傳又極寫毛遂自為定從之事而究之秦兵之退與諸侯未嘗交鋒若僅以其事而不備

平原君列傳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欲以曹沫劫制之法行之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自負門下多才此語雄甚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數千人中僅選得十九人乃十九人仍如無一人則平原之門下可知矣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

其文刪于趙世家大書諸侯謀合從拔趙秦兵引還一語足矣史記之文文也不必以其事也作史家不可以不知也

備員而行矣（自有深沉縝密之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駁毛遂正所以自駁耳）毛遂曰三年於此矣（此言可以迸淚）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辟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論亦可人不愧佳公子口吻）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若以論尋常之士如十九人之流倜亦可矣）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連下三先生字聲音笑貌紙上活現）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其語快甚英風逼發更不能忍）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中有無數屈抑之嘆在）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

笑之而未發也（無以難之之故亦猶備員之見耳○即此一笑其人淺陋已著）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但爲趙起見固難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是皆服之後語非姑以調之也此時何時猶可戲謔乎）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但責平原君妙）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先出題目）一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兩按劒字寫得奕奕與前文不能取勝意相應此時本不恃武然必以此

楚王叱遂何至遂以命懸已手爭之妙在兩提吾君在前句便見叱貪人便是爭平原則主爭臣死之義亦胡能更忍古人立言周匝有體絕不專恃一朝之氣也

先折服之所以揚其氣也不然便開口不得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方折入正議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略開作勢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崙咬住楚最善立言持戟百萬此伯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令人慚憤汗浹其從之也自不待其辭之畢矣此百世之怨而趙之

時邯鄲之圍方急秦明告諸侯有敢救趙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以故諸侯觀望不前不知今日以此孤趙他日復以此孤他國則有任其蠶食而盡焉耳無奈諸侯畏葸性成惟顧目前故不說到發塚燒尸極傷心無地處必不能激發毛遂一氣趕出一戰再戰二戰等句使楚王更可地縫可入正與魯連烹醢梁王之語同一

所羞（只此插一趙字妙）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此所謂兩言而決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再找一句餘氣勃勃）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再扣一句有聲勢）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次者遂三字妙頡脫而出矣）遂定從於殿上（殿上與堂下對看）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報目笑之恥然亦不必戰國之士固難責備也）平原君已定從而

作用當時之風氣選儒亦可知矣

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平原語處處負其爲人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只爲其盛士之囊太跡濶耳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以信陵列傳觀之恐所失不止一毛先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嘖嘖連翩文有畫意遂以爲上客。

他傳多本國策原本舊文而刪潤成篇惟此別無粉本故信陵君是史公意中極愛慕之人此傳亦生平最用意之筆也

秦圍大梁一事在安釐卽位之初旣不得不書書之而無以爲公子地則不如勿書也妙在輕着一語云王及公子患之而下卽陡接仁而愛士一段移後之不復敘

信陵君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先點出信陵所以然者通篇着眼在公子二字故其號只於起處帶過也是時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此句有移雲接月妙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四字綱中之綱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此句立一篇之綱而又卽爲仁而下士之目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兩是時離合入妙索解人不得諸侯以公子賢多

加兵十餘年若統結一筆而華陽下軍之敗使無此一子闕碍矣若出後人必要掩過此事則何以為良史之書哉

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此句直兜到邯鄲救趙公子竊趙之時絕大筆力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傳驛也下傳同非傳聞之謂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寫得神情躍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如畫一筆反映出如故二字之安閑來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只減一字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特先虛寫一客為通篇起線而公子淳樸亦因此盡見好手筆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伏根

一節史公用二十分精神二十分筆力對付得來史記中如此文亦不多得也
侯生千古大俠迥非朱家郭解一流人所及想其遁跡夷門柔愉日薄而一腔熱血未遇真知己者酬之其意中固欲將四公子本領車輪打算而知其無如信陵賢矣然至白首從人而或仍歸豪衆則前此自愛之謂何故必再四試之而

有深意魏有隱士曰侯嬴特提法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老且貧其官又卑一筆色色提到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只此一行是特寫侯生人品以後凡寫侯生處皆是出力寫公子矣公子於是乃置酒別起一案大會賓客二句提清坐定先安頓他客有法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古人尚左此指車中之位言侯生攝敝衣冠生色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謂坐公子之上也倒句法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第一節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此等伏法真是神施鬼攝自是史公妙文耳非

知其人信可依也然尚不遽告以真心之言直至大事臨機而後一揭盡烈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人唐人夷門詩有云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人何所求可謂善論古者矣

必其事實然也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同傲慢之狀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第二節語益深當是時魏將相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方寫市中公子侯生忽從家內插一筆從騎插一筆市人插一筆神妙之筆當面飛來又憑空抹倒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第三節語又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贊者通其名于賓客也如贊嘆之贊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着此一篇話介今日不寂寞耳絕非所重故意借此掩却自己一片深心智勇深沉如此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

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又借侯生自言將前段零零碎碎鎔做一串妙甚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淺甚即所謂爲公子亦足矣之實也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十五字作一句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所謂就公子之名也淺甚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此時公子究未識得侯生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朱亥此子賢者此事只以餘波蕩漾及之文章律法不苟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試想此二句亦可作得一篇然詳在彼即略在此可悟古文之

趙惠文王與魏安釐王二國之主也而為平原信陵之兄以當日事勢言之固以二公子為政然國家安危大計則豈有不仰重于王者看史公從二王卸到二公子漸漸引下無一毫痕迹真敘事神品

訣矣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倒補一筆見其兵勢之重他人則直云圍邯鄲矣 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 公子姊則亦安釐王之姊若姊也特歸重公子有法 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 先從惠王帶出公子專敘惠王一段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 而字娟峭 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 方起案 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 妙寫魏王心事 平原君使者 已卸下惠文王矣妙手 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 已卸下安釐王矣妙手 勝所以

以賓客赴秦軍俱死下策也在公子雖以救趙爲仁此之從井救人可謂分毫不與矣公子之賢何遂出此故知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一語最重侯生費如許計畫幷以

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帶婚姻句來不提魏王專責公子妙手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文字有聲韻讀之如適見其告語之狀惟史公有之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只以親情責公子方不礙魏王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此數語極重故敘之不一而足通身標的只在此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必至此而後出於赴秦軍之策方不孟浪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要看請字欲以字蓄尙欲假是以感魏王耳行過夷門見侯

身命相殉其實不過使公子代晉鄙爲將耳至後之所以破秦而存趙者非生所能教也公子之才足以抑秦存趙而魏王必不肯聽之者此着掃國內之兵寧以屬之晉鄙不肯屬之公子正前此北境衆烽探得趙王陰事一着深犯其所忌故名爲畏秦實畏公子此萬端之說所以必不能移也使非萬難之會亦何待侯生出死

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要看具告所以字亦以請計畫於生耳）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明謂是孟浪之行）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激魏王而不悟訪賢士而無辭數里躊躇兩端並鬱非專指侯生而不快也）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只問生所以外我之故而請計在其中）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侯生何不早爲之計而必使其去而復還此中英雄相覩之妙索解不得當與黃石之期子房參看非偶然之騰挪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辟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

力哉

天下有心人當其窮賤閑廢之時無事不留心採察侯生作用極似唐之虬髯客古押衙一流人謂之大俠不虛也看其兩個闊字中包却許多機事向思久立車騎市中時直似小兒

尚安事客罵殺同起秦軍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畧顧本身其意不重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此恨字非怨恨之恨謂心有所不足也史記嘗有此字公子再拜因問方是問計侯生乃屏人間語曰方是深言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知如姬之力能竊又知如姬之必肯竊着着算定方幹得事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

作劇瞞却生人眼耳

兵符合驗國家重事有符而逆料其不聽侯生於何處想出此段變局蓋晉鄙嚄唶持重其深知魏王之疑忌

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伐也此數語只輕帶妙爲公子地也晤公子從其計亦只畧敘文勢不容不如此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此公子行三字與後公子遂行何相應須知只是一日內事蓋盜符危事非可稍濡也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看其先着久已布定眞乃異樣出色事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寫公子寫得樸忠可愛蓋有侯生之英鷙正須公子之樸忠相映成奇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嚄唶音厄窄多

公子者在公子或默知之而侯生未必知也生之意不過知國手布局更不留一毫空隙耳故必云聽則大善不聽則擊之寫出謀事審機毫髮畢具

或謂侯生為公子畫策代將亦可以無死不知公子以侯生為上客通國莫不知竊符矯命之謀當莫不謂其

言也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看此數語公子亦會料到只讓侯生占一先着便不及遠矣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朱亥口角粗糙又另是一種身分各極其妙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讀至此令人不寒而慄非此不足以見大俠公子遂行方結過一重公案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描寫聲情都肖今吾擁十萬之衆

受成于生也公子去而侯生留魏魏士能忘情于生乎然侯生尚畏死則亦當從公子但平之分但以老為詞而甘心自剄者一以堅公子之意一以報晉鄙之無罪殺其身也否則七十老翁既報知己又欲橋項牖下前之英氣安在哉

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其語未畢欲無聽又描一句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此事亦至捷少需即敗須合欲無聽三字作一句讀之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此非侯生所及教也極寫公子處為篇末兵法作案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總是安其心作其氣兵不在多心安氣盛無不克也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正面却不大寫好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韊刖音闌矢服矢為公子先引凡一段文字必豫於隔段隱隱伏線如此段極寫趙王平原之敬禮公子已為矜驕伏線矣下畧加提引而其事瞭然趙王再

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借平原作襯妙筆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此段了却魏國篠事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 只數筆耳情事曲盡無處罅一點滲漏若能詳而不能簡非大手筆也 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 一槩括自迎于界一段再提引而其事盡出 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 不必實然先作此筆則後之自責愈見其妙 客有說公子曰 此客所言大有儒者氣象亦不傳其名何也 物有不

侯生之後毛薛之前何可無此客甚矣信陵之受益於客者不一而足也

當時四公子及文信侯之徒爭相誇耀食客各數千人然惟信陵問得真

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
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
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能言
人脯脯聞事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
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極寫公子趙王埽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極摹公子謙讓與上驕矜激射成采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口角
喁喁如繪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借趙王口不忍獻地極寫公子之讓乃背面鋪粉法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音皓

士而又俱不在門下食客中尋出如侯生毛薛皆未嘗幸舍相從煦濡乞活者也因知當時所謂食客者大都皆窮賤無聊含垢忍恥之徒而秦漢之交如商山茹芝之老圯上受書之人不過如毛公薛公其人而亂離之際老死無聞黃鵠高飛冥鴻何慕風塵之外可勝道哉

始吾聞今吾聞兩兩寫來不知何所

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結過一重公周匝詳叙公子畱趙複一句起案不可少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二藏字妙在從公子意中寫出若平原則直云博徒賣漿者耳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便高絕流輩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兩個公子閒寫出深心卓識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平原君出醜處寫來絕倒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敘得妙曰始吾聞平原君賢亦用始吾聞還他有妙致故負魏王以救趙以

聞而許以天下無雙若今之刪則過甚矣則前之聞亦特焉耳

稱平原君（歸重語不妄下）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二字斷盡信陵眞具眼）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又擱一筆深心益著）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語斬截而辭不奇崛傳神之妙如此）乃裝爲去夫人具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只是固留信陵終未知毛薛有用）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此等客正所謂豪舉之資去留固不足惜但太令平原無色耳）公子傾平原君客（好結筆）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

語未及卒以下數句入神之筆一面摹寫公子納諫之勇一面公子已至魏矣省卻與趙王平原作別許多累

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亦故作過激語以襯下文不必實然）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二公所見者正大此等客自不肯輕易食人門下）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說得傷心所謂曉人當如是）語未及卒（極寫與誡門下處激射成采）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亦與奪兵符自作呼應）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編年處皆當着

筆也左傳僅及乎窄皇之外數句可以爭奇魏公子所處之地不飛不躍非田非天乃天下疑忌之叢也況負一世之高名抱非常之將畧乃僅以一朝破敵善力而藏其心則甚苦而其遇固未爲不幸也況魏自建國以來受侮強鄰固非一日今得公子而使乃祖願此死者雪恥之痛得以少酬且使大梁夷門芳流千

眼

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時實不可少公子耳不然縱無公子秦聞安釐王豈能忘情于公子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實寫公子功烈全傳中只此一行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結句神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贊一筆既收用兵之善兼縮好士之效終非剩語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借得偭是史公雕龍繡虎能事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意重於此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

吉豈非天下之至快耶史公盡力揄揚極一彈再鼓之勝乃知執鞭欣慕何止晏嬰此老之神交至矣

王（亦是實語）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輕隋一句）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歸重一句）秦數使反閒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加倍法文章更有厚味）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亦寫得妒）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此再字益寫未救趙時不敢任以國政一重疑忌在前）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英雄末路亦自大可人意比之托赤松子遊者更覺悲壯酣逸）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獨以魏亡）

係公子傳末亦他傳所絕無段頓令全傳生色如纖讀之令千載下猶有餘慕奇文移情一至于此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篇終着高祖一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餘音嫋嫋不絕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深愛其人獨神往夷門枉駕一節傾倒至矣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即公子之所謂豪舉也然信陵君之接若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短音促節咀味無窮

不知文者嘗謂無奇功偉烈便不足垂之青簡照耀千秋豈知文章予奪都不關實事此傳以存趙起抑秦終然竊符救趙本未交兵卽逐秦至關亦只數言帶敘其餘摹情寫景撥之無一端實事乃千載讀之無不神情飛舞推爲絕世偉人文章有神夫豈細故哉

范雎之于魏于秦所以僅而獲免者亦賴然慮諸人之意亦莫不知雎之賢也徒以一念娼嫉以忌之之私遂睚眦後許多怨仇之氣而不可復解如篇首言雎在魏欲事魏王而須賈擠齊無能為之先容者乃居人籬下逐隊隨行而鄰國之君觀聞名而致餽言外便隱隱托出二人蔽賢罪案矣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此時不知雎之賢而衆人遇之賈已負雎矣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正使未得報而從者得乃獲無端之賜此實嫌疑之極且襄王何自聞之耶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餽亦疑得近理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長句法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

及其後鄭安平知之王稽知之而攘侯以宰輔之尊偏訑訑拒人而不肯容一外來之客子是又一重蔽賢公案也厥後雖既得志辱須賈僇魏齊遂攘侯害人者適以自害後之君子苟有見於其人終不能抑之使居人下也無帝卑爲援手以自托於知人愛人之明毋使效彼三人以勞自拙而卒以自禍也

脇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不過爲他人作榜樣其目中亦全不認得范雎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描寫有景范雎得出後魏齊悔此一悔似亦知其不久居人下者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字法佳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伏案明淨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安平亦有心人王稽亦然乃後俱死裂塗地無可復覩何也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

欲見君言天下事含糊得妙此語必范雎敎之其人有仇不敢晝

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

究王稽知范雎賢皆反襯魏齊愚妬非漫筆也之謂曰先生待我

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

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特插此段伏入秦首逐穰侯之根范雎

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

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雖因機警然亦傷引之鳥分外細愼此

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知此而冒焉入秦其胸中智計亦絕危若矣有項

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氣色如畫關東有何變

此段文寫聲情畢現纖悉具備然讀者皆以須賈為范雎所賣吾獨以為

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疑車中有人言為必聲躍然可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忽忽得妙）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又警）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夾語夾敘真是化工之筆忽忽如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心勞日拙然非范雎安能免耶敵手下予只爭一先耳）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凡起一段文字其提掇筋節處須是極有手法）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

范雎則實爲須賈所賣耳當雎委身于賈之時總不開口爲之地乃以無端疑忌假手魏齊酷刑荼毒雎之不死直一髮之間耳此處臨路相逢賈已決無生理乃待以當時一日之雅拔禍過存此時雎有何求不過欲假此觀賈之情意耳自爲賈開一線之生機也及賈微察行藏綈袍藉手而遂以往還緣谷之身儼然得附於故

使須賈于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范叔畢竟多情之人不然此來別無所益于己正爲須賈耳）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須賈極有奸智只一笑字已猜到八分矣）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不曰安能而曰安敢在魏則不敢在秦何所忌乎此其事賈得而知之矣）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僞也范叔自入其玄中矣）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賜得妙若賚以財物反覺平常亦未必受）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賜綈之後便與深言）吾聞幸于王

人之譎詞而大車駟馬取之若寄試雎之意既明而請罪之辭風播斯時雎實爲賈所弄而何暇弄賈雖復堂前馬食以淺寬慈而較彼魏齊已不啻天宮地獄之別嗟乎一綈袍何足重輕而竟以解不釋之仇無窮之恨雎何負于賈賈則實有負于雎耳

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苟信其庸賃之詭何必再問爾許事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雎自愷直更忍不住看他便一氣說出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明明試之賈爲國事而來顧暇驕蹇耶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意中事總之更忍不住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僞也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于相君此豈庸賃者所能雎歎須賈賈亦落得僞爲不知須賈待門下持車

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僞也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此着當賜綈時已早辦下並非意外事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但自言無識不能薦拔絶不提起魏齊一事賊哉賈也賈有湯鑊之罪此死之罪請自屛於胡貉之地此生之罪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只是混說妙范雎曰汝罪有三

范睢人品心術皆高其有功于秦亦甚大某於評點國策中每亟予之

耳三罪只是一罪此排場法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郢墓之寄於荊也引申包胥之事以明已無外心其言藹惻從容可以想其人品心地今睢之先人郢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亦復忼慨悲悽不止答還一語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縱之使出人言之昭王罷歸須賈斥之返國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恰好與魏齊延上術彿而賈之便宜多矣盡請諸

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雖辱之亦文甚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字法妙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但仇其相不仇其王以邱墓之存焉故也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為好書秦人習氣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略撮書中大意耳然亦纏綿可人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本大不以為然

四公子結客而其本傳在平原君殊無足觀蓋莫盛於信陵君也然唐人咏史有買絲繡出平原君又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郤憶平原君獨歆慕平原君不啻口出者何也蓋學者讀太史公書固有彼此互見之妙信陵傳極勝平原傳頗乏而其附見于范睢傳中着平原之肝膽可以矢天地而泣鬼神信陵之依違幾以一語而

以畏之故而聊自解耳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亦自不倍其書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古人出口定爾深厚雖狙詐如秦猶且如此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言所以必報仇之故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平原君所以致食客三千人趨之若鶩者正賴此一念耳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好肝膽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言外便見終無如平原君何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

費厥生平之雅尚然則立乎千載以下而欲于誦詩讀書之際尚論古人又安可不參觀而博覽之也唐人咏平原而不及信陵有以也夫

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此嚇趙王正旨又不出王之弟於關只帶說妙言終無如平原君何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觀魏齊患難所拔亦可見平日非無知人之鑒乃失之於范雎惜哉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此念可憐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秦勢之重幾於天地為羅逝將焉適矣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不覺出醜曰虞卿何如人也只此一問雪淡神情如見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反言以激之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

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得意時天下爭知之失意時遂以何如人爲疑對射不堪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此亦至易知者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侯生此語尖利抗爽極矣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終周旋信陵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以負氣死亦倘有品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史記菁華錄

卷四

廉頗藺相如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刺客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淮陰侯列傳
韓王信盧綰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季布欒布列傳

相如傳只完璧會澠池二事其末綴以兼廉頗者直為合傳地也故文亦以和氏璧直敘起也不細列相如他事此自一家體製也今人立一小傳輒牽扯支蔓不已及細視之又無一事着精神焉史學之不講也久矣

廉頗藺相如列傳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伏廉頗相如故賤人之語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直起案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十五城豈無地名欺謾如鏡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插廉頗好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以五句約略當日謀議之端不寫入某甲口中最得神理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是又一議也不與上文連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此爲

原敘法若入拙手必先實敘一事在前累筆滯機相去遠矣曰君何以知燕王語曲折甚多敘得明了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臣幸於趙王此段見其智謀之遠故燕王欲結於君一句一境一境一轉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此段見其勇決之情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此寺人具眼如此相如之屈身也亦宜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

孟氏之言曰諸侯之寶三而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趙與秦皆大國也使以一璧之故而興兵搆怨雖雄未知縱使趙王抱璧以殉亦何與社稷至計相如而果爲趙謀宜正謝秦曰和氏璧玩好之資匹夫之好也君乃捐土地以易無用之具當不其然寡君勿敢從命度秦亦無以強也今乃既予之而復詐歸之亦策士之權宜非老

人之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先定欲予欲勿予之議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諸大臣但計利害相如提出曲直來此便得養勇根本兩言而決貞爲善謀王曰誰可使者此召相如正意却問在後妙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料得破把得定行得徹說得快大奇大奇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

以之而盡矣

歲閱熱半日色不在相如可知〔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却目光炯然并洞見秦王肺腑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請指示急智妙〕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先須以氣奪之〕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再借勢直决其詐以悉皷之〕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後以樸忠動之〕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先伏〕〔此筆蓋相如之意只欲完璧歸趙也〕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終乃極言〕

秦王既齋戒具禮其勢固不得不予趙城渠之意不過以爲寄焉而已今日予之他日復命一將軍出咸陽固可還其故物也日相如前既云寧許秦以負秦曲今秦齋宿按圖而趙已

敬順以悅之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要他齋戒意亦先說在前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方說到本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并說則倚柱之故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光景其妙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畫得逼現然十五城交割自不應草草如此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此度字仍從秦王傳示美人及左右一片泄泄光景想來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言至此相如主意久定秦必無得璧之理矣趙王送

懷璧私遁，玩弄大國於股掌之上，曲仍在趙不在秦也。總之相如奉使之日，已將完璧歸趙徹底算盡，故百般騰挪，總以必信其言為主。然則相如者，誠堅忍强果之士，而其于謀國之方，先儒或謂為天幸，良不誣也。

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于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此度字全在頃刻間辭氣容貌之間攝伏之故倚柱睨柱之時多少英氣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此度字則相如徒欲以自信其言於趙王事雖奇特而當日情事恐不盡然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于庭。引趙使者藺相如。加趙使者三字是臚傳語即設九賓禮之一節也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開口第一句最得勢得情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

人臣謀國只是動身二字看得明白即智勇皆從此生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藺相如完璧歸趙一語當秦使已自分璧完而身碎璧歸趙而身不與之俱歸於此時奮身庭見若有絲毫冀倖之情即一字說不出看其侃侃數言有倫有脊故知其明于致

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以已事爲成案妙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語中情理蓋前之所以必得其人而使於只欲伸此語耳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先抽開一身之計方見斬截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但令其計議割地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寫得絕倒想此時眞是哭不得笑不得只一嘻字傳神極矣或以怒解之說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轉機亦捷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只帶說所謂強顏以自解

身之義着也秦王轉機甚捷早已不復從璧起見左右欲引相如盖猶視乎藪澤也

此合傳也廉藺之後又附趙李諸人然以廉頗起以廉頗結廉同三人之綱矣廉趙李皆武臣惟相如爲上卿乃相如二事皆爭勝于口舌之間而於相如傳中將將立太子以絕秦望

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即借九賓大禮以禮相如故加廷見畢禮四字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結過一重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憑空蹴起隨手抹倒正爲相如脫頴耳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自是詐謾若無相如事未可知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串二人有法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弱以國言怯以人言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二人或分或合傳中巧妙處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此大臣作略也獨敘在廉將軍

一議屬之廉頗則廉將軍之為社稷臣加于相如一等明矣史公好奇而目奇識詳簡以著其奇右廉以見其脈千秋良史之才豈偶然乎

口中則廉亦豈一武夫已乎

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先壯相如之氣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秦人作用好笑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不過欲當場書一介字為勝趙一籌計不覺遂同婢妾訴譁使倆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寫成一笑明明奚落夷人不解瑟耳詞氣又緩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其勢賁壯秦王不肯擊缻何難一擊擊之則勝着又虛矣絕倒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反言刦刺

之事也度亦一時猝辦語但其勢實兆眞不可當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不可無此一筆不然則情事不周匝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苦其比之從容鼓瑟者愈出醜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以爲字對令字正復相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不復成體面矣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咸陽秦都也都城可請則秦不國矣妙語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須知此語從秦王意中寫出來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無此一着便成兒戲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藺出柔廉頗一段秦伐韓軍於閼與從趙地進

爲將者之品有大將有戰將廉頗識略高深能持重而不利于野戰有大將之才而或不足于戰將之用趙奢自是戰將至其納許歷之言而又能表章出之亦有大將之度者矣

凡事特患見不破耳趙奢將勇者勝言已看定閼與之戰只在養氣然而矢石所交風雲變色讙呼所及屋瓦皆飛已即不搖

兵伐韓王召廉頗而問曰插廉頗有意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持重妨頗大將非戰將也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引二人以頗爲主側筆有法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亦同此語妙辟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提出本領只是養氣一法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中有定見只要靜鎮惟恐氣壹則動志也此有大見識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特寫一事以見其靜鎮之實此渲染法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爲許歷事作反襯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所謂

能保此千萬人之耳目心志不潰然而散乎堅壁二句疾趨兩日其心中眼中不復有絲毫利害之惑是真有得于持其志而無暴其氣之旨者也戰為聖人之所慎豈細故哉馬服君于是乎不可及矣

許歷一段敘得狡猶只是窺得趙奢作用破歷之言即奢之言也如謂奢見不及此則此行無歷奢遂不能集

靜如處女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只此已足妙在間更不教以他語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一番大喜氣已浮動不可制矣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大言妙趙奢既已遣秦間緊接善食句捷甚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所謂動若脫兎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此句後無所應必邀其歸路而擊之所以獲全勝也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此句頓住下別插許歷二段語此夾敘體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活動得妙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惟此人能窺破趙奢養氣作用一語便道著奇士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衡突不動不然必敗趙

爭耶必無之理矣

奢曰請受令（恭遜得妙）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胥待也含糊得妙）邯鄲（邯鄲二字似直當作將戰二字）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得地利以鼓勇氣建瓴之勢易為功也）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此句直接前悉甲而至句）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只是以氣勝秦軍之無他謬巧）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結案）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總結如椽之筆）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能知必死而直蹈之則勇氣自振凡人不能勇者只是冀倖不

死耳然倖生者顧未必生而自分必死
者終或不果死也此贊但發明此義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四人合傳

贊止相如史公好奇之過也

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合傳同時同國各見其奇與他傳牽連而書者不同故傳中多作羅紋體而敘廉頗事則加勤敘相如事則獨贍一以爲諸子之綱紀一以見恢奇之絕軌也以余觀之則皆朝

不及夕一切苟且以圖存之計焉耳蓋相如以一璧之故一擊缶之微樽俎折衝以犢觸虎其得免也亦云倖矣及其歸也不聞昌言碩畫以爲善後之圖則忼慨趣湯九步濺血此技可長恃乎李牧趙耆一將之用有餘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秦人或稍憚焉而朝廷大計則非其所知惟廉將軍沈毅深遠而一生無大奇節史公著筆頗輕及乎晚節被讒一不得當而猶有思用趙人之語夫鍾儀既縶猶鼓南音范叔西遊無忘郎墓廉將軍於此遐

哉弗可及已而惜乎趙之不終其用也史公嗜奇所取者在藺不在廉故文之工贍者亦在此不在彼而余之選錄則專以其人也因廉傳不採故附論之于此以著四子之優劣云

上官大夫嫉妬屈原而憲令之造既出王使則即奪之當無以冒其能也總之小人之一念動于惡忌歸妄誣必幸敗壞他人能事而後已伊已亦

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全傳眼目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總綱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跟明于治亂句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跟嫻於辭令句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勢逼而爭然其能不及則又難與爭也一句合二意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漸倘見而欲奪之小人無狀至此屈平不與亦染習氣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切中庸主之忌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此三句乃注明

不能自曉也

離騷開口便呼皇考伯庸後又指九天以爲正是呼天呼父母之實証也再轉出蓋自怨生句來然則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以爲怨慕不與川文相表裡乎然于秋血性文章而歸

所以衆莫不知之故王怒而疏屈平只是疏而不任未奪其位屈平嫉王聽之不聽也就王聽讒言讒諂之蔽明也就上官行讒于王言邪曲之害公也就上官害己之能言方正之不容也就己之見疏言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逗住離騷者猶離憂也頓開局勢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離騷如此洋洋巨篇只以呼天呼父母五字罩之忠孝之志所以千古爲昭史公眼光爍破天下如此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

之于忠孝此傳實離騷之弁序不徒右徒之行狀而已也

也已上言騷之所由作已下言騷之體製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三句從明于治亂來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六句從嫺于辭令來以下中言其文之潔芳悱惻而極贊其蓄志之超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脫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括志字精瑩俊邁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遙接

既以非之行十條于原傳則楚事不得不叙然不得喧客奪主也看其叙事匆匆得妙

王怒而疏之案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如餌小兒可悲可恨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如誆販傭更可悲可恨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所失反不止六百里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

此上通為一大段只屈平既絀屈平既疏二句始終關照是主句餘皆襯起本傳非正文也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知楚未可卒滅秦之玩弄諸侯極矣尤可悲可恨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角力拳勇之夫一交手後看破伎倆全不以爲意矣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引歸正傳不復在位使於齊七字作一句讀使齊即不在位非貶斥也只是疏遠之意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何故又悔總是昏極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極匆匆又未嘗不明畫時秦昭王與

此上又一段是淮王入秦不反公案前段屈平語在後此段屈平語在前又多小變化法

善讀書者取其意而遺其詞今史公每抄一段論斷取

楚婚陡然復起一頭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屈平之言亦不必極痛切稚子之言亦不必甚鋒鋩而行間字裏無人不瞥然親見屈平之冷落無聊者所以妙也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秦之不直不必言懷王之受辱亦豈足惜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只須據事直書而楚人皆惑已極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兩句合寫妙方見屈平之怨直舉國之公憤雖放流睠顧楚國係心懷王不忘欲

離騷讀之即處處有吻合之妙予故謂此離騷之弁序也

楚懷雖狂惑之主然其始不能寵任屈平則亦不可謂之不知人也惟其一念之欲自見其才而掩人之善以為已有遂致為宵小所竊而巧以中之然屈大夫於此殆亦不無文人習氣矜情已美而不肯假借容亦有之此正不解夫隨流

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仍入離騷文理而寄情味悠揚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千古善讀書人語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語勢纏綿酷肖騷矣人君無知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國以自佐特挿入一段議論只此段是史公自發感慨不得概將前文例之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千古痼疾一筆點破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古本作剉地削亡其六

揚波餔糟啜醨之理者也雖然以屈子之賢天豈不知正以猶潔之性必不能少貶耳故自撰漁父辭懷沙賦以明本志史公獨摘此二文以終本傳真讀書論世之巨眼也

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引一筆頓跌宕）令尹子蘭聞之大怒（遙接屈平既嫉之段此句是篇中第一奇筆）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始斥而放之）乃作懷沙之賦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一段終屈原）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一段并終楚與篇首楚之同姓也句關合）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此傳過文獨有味外味）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本傳前半括出志字意正如此）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從長沙賦中看出卽歷九州而相君等句）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卽以賈破賈知弔屈原賦亦有爲之言也）

屈靈均千古潔人也觀其離騷九歌九章撰著美

人香草觸手芬馡何處不滋蘭九畹而樹蕙百畮哉史遷之知靈均只在於至潔中見其一片血性而其狷介無慘之況俱於言外見之本作離騷序言而削移為左徒傳贊耳當與莊叟天下篇及史記自序篇參覽斯得其旨

荆卿列于刺客傳爲燕太子丹也不得不以燕爲主然其游歷諸國適交賢豪各有奇特可紀處又不忍割棄不寫看其從齊衛插入而之燕二字以定其名隨後詳敘游衛游榆次游邯鄲三段因以旣至燕一語遙接方寫燕市淋漓興發又隨添所游諸侯二句復以其之燕三字收還針路之

刺客列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備敘履歷固見鄭重然兩名兼載正欲插而之燕三字耳）荆卿好讀書擊劍（古身分諸）以術說衛元君（劍術耶縱橫之術耶一荆卿豈足係衛之存亡史公痛惜其無成故偏作爾許身分）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于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此二段皆極寫荆軻摧剛爲柔又似重之又似惜之其妙乃在筆墨之外）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

密極盡經營固不得以史公藉國策為藍本而專摘其刺秦王一段也今特錄前後史公叙傳本文凡國策所有者不復著云

（蓋聶蓋劍客之才者此段原為篇末擊劍不中而伏而後乃獨引魯勾踐之言正見二段同意也）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寫英雄心目凜凜字法妙）荊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荊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士不遇知己徒死無益兩番逃去直與淮陰俛出跨下同意）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此時方獲同調）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一段酣暢淋漓之極）酒酣以往（字法沉釀可味）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一生忼慨發洩殆盡不但樂時暢遂）

荊卿之有高漸離猶聶政之有姊嫈也大丈夫爲知己者死一腔熱血本不求表暴于天下而無如荊卿之于太子丹跡莽猶嫌實算不得知己七尺之軀浪付豎子殊爲可惜故當時

也荊軻雖游於酒人乎（四字雖絶）然其爲人沉深好書（複應好書加以沉深身分高絶）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一拓筆）其之燕（轉倒收）燕之處士田光先生（高擡田光正是極子荊卿）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有深志）匿作於宋子（地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忍不住露穎尋常語令人墮淚故奇）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妙語苦心）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以上爲一節未重擊筑）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

若不得高生一番奇烈荆之減價良不少也酒酣歌泣托以千秋豈徒然下

時〔高生當日向誰道之而史公偏能代道其肺腑中語妙甚〕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以上爲一節方正寫擊筑〕客無不流涕而去者〔燕市流離久不隕此涕矣〕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祖龍頗亦不俗〕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以上爲一節是得見始皇之由〕稍益近之〔漸寫得情〕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卽扑殺此獠高生豈不爲虀粉耶舍生之節大爲荆卿增重〕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國策荆軻刺秦王一篇文章固妙絕千古然其寫荆軻處可議實多如聶政尚不肯輕受嚴仲子百金之餽而軻則早恣享燕太子車騎美女之奉一也聶政恐多人語泄獨行仗劍至韓而軻則既必待吾客與俱又且白衣祖餞擊筑悲歌豈不慮事機敗露二也聶政抉面屠腸自滅形迹軻乃箕踞咲罵明道出欲生刼報太子丹之語三也至以虎狼之秦而欲希風曹沫約契不渝其愚狂無識更不足道矣史公想愛其文之奇又不可妄爲黜竄

故特於前後自出手眼寫得荆卿沉深儒雅迴絶恒流并高漸離隱約精靈雙峙千古遂使其踈莽無成處俱藏却許多疑案令人不忍多訾矣此其筆力迷離獨有超解輒得此庶幾不枉此一死也今人誦國策多置史傳始末又安見古人之深意哉

蒯徹以相人之術諷淮陰侯不聽佯狂為巫嘗著書二十篇此段從彼採入故自成一首機軸

張耳陳餘列傳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本名徹以武帝諱易通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蒯通明於事機與戰國傾危之士絕異矣口弔賀並至善于聳動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明其前之得罪于咸陽父老子弟法實使然雖為作周旋語然亦非強飾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寫得滿眼寬頭債主不由人不動心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極其明剴無一語欺范陽令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必傳刃而

如此人方可謂之排難解紛史記文密而實奇戰國策文幻而實平整筆從自然要關天分此段最似國策若其爲范陽令及武信君謀片語之間免郄千里兵戈慘禍文在魯連之上品居王蠋之前非戰國傾危

後得爲慈考故云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轉機逼清武信君兵且至。即趙王武臣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徒然取死實無益於忠節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妙在投身相爲若空令之降濟得甚事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起法與前同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文勢葱蘢郁秀然與史記跡若自別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更不支蔓單刀直入怯而畏死。貪而重富

所能及也

貴故欲先天下降（非罵范陽令正見滔滔皆是此畏其所以不待戰而千里可定也）
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
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實然劉項起事何嘗不爾）君何不齎臣
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
其令（說來如指上螺紋細細可辨）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
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
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三句卽前怯而畏死二句）此臣之所
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極蘢葱郁秀之致寫來妙絕與其懸鼎鑊以獮何如懸華袞而招）
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

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從此遂復立趙國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武臣方與餘耳畧定燕界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要知求之愈急雖盡與趙地猶未必歸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不可嚮邇妙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以兩賢所患而養卒易言之接手入神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通盤算到之語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寫得妙若與笑者辨折一語便不見奇走字妙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若待燕將先問便不奇問燕將甚妙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先作此着妙燕將

養卒之論事勢明透已極蓋深知武臣之不足事而見張陳之必非人下者也此段語張陳固不欲人道破然即謂此時各為求王實欲燕殺之則殊未必然蓋此時果欲燕之殺武臣便當鼓行而前決一死戰則趙王以危乃殺十餘使而未敢與兵正其投鼠忌器之私衷耳但養卒歸王而不聞特賞則未必不以其道破隱情而

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然後敲緊）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一笑字從容之極此是謝舍中時成竹也）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三人總提便不是眞正君臣）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豈詎燕將）哉（但求王時想不到此耳）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此等宕筆史記天生）（妙筆）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字法）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目光如炬而口齒伶俐之極）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勢以國言時以人言）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

忌之也即謂欲殺趙王亦未為通論已甚

立（此三語則未必果然然燕果殺之則分趙自立誠何待論）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也一）左提右挈（也二）而責殺王之罪（也三）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應載歸極極）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自將伐匈奴解圍歸）趙王（耳子敖高祖壻）朝夕祖韝蔽（祖而割牲韝蔽所以約袖而捧盤匜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隆準公善罵常以此失功臣意實是亭長惡習不足爲佳）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始與高祖等夷可知）生平爲氣（寫得勃然）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先自怒後說王有情）景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玩此二語益見平昔等夷）

張敖固無反謀然而人臣之義將則必誅貫高謀叛激於禮貌之微罪固當死敖為人臣而隱忍隱好借使其事竟成敖得不儼然南面乎為敖者力能誅高則誅之不能則告之高祖方是純白心事為人臣者所以不可不知春秋之義也

不肯相服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高祖字皆誤姑仍之請為王殺之不濟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張敖固好人然樸處不小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語甚鄭重願君無復出口雅甚樸甚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此何事而同事者多于十人蓄謀者餘子一歲豈有不敗之理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為乎語氣極忼慨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眞有定力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又過一年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此語極古奧遂多謬解蓄伏刺客于柏人

高祖賜婁敬姓劉而云婁者乃劉也于柏人心動則云柏人者迫於人也粗糙杜撰可哂亦可愛小處傳神三毫欲活矣

縣之要路館驛以待之置驛舍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趣甚警甚不宿而去有天命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無此襯不出貫高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如聞其聲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提出題目乃檻車膠致膠固也乃防護嚴密之意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疑此句與字當作之字蓋貫高首爲怨家所告亦當逮治何待髡鉗從王孟舒等自是貫高之客耳皆自髡鉗爲王家奴

貫高固叛人然身爲張耳故客其視高祖等夷耳天下初定逐鹿未忘若驟雌心不能忍辱與他人作游俠殊科況其立節張敖亦是跡夫以比常理不當繫以叛目之

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人要不忘是眞俠士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總言酷刑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忽插此段文章所以得蹤若也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呂后不能回而因能回之益見貫高義烈動人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眞主敬只培植名節不少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泄公亦難得方治反獄時親友惟恐波及誰肯爲之游揚者亦可見端友之從其類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寫得慘苦激昂令人淚落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

漢法至重韓信彭越開國元功皆以莫須有之獄並至參夷貫高親謀弑逆其客亦均為黨援乃以能立然諾之故嗟賞寬赦寵貫時雖高祖固有過人之度而張敖所以保全者亦不無陰持其重之妙篇中始載呂后之數言終指魯元之故亦言外微旨非漫然之筆也

若如平生驩與語（所謂以私問也以下俱是友朋私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可泣鬼神可感金石不得以其叛人而少之）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透甚）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一語所該甚多古健絕倫）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難得高祖）能立然諾（品題無溢美）使泄公具告之曰（鄭重妙蓋下八個字乃欒括大旨其言甚多）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生動）泄公曰然泄公曰（特加一泄公曰以致其鄭重之意妙絕）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

張敖知貫高謀不早發覺得免死卒矣乃猶爵以列侯非法也故特以尚魯元故冠之

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特照定前十餘人爭自剄句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無此不成忼慨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史公極得意語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高祖鼓舞一世處甚奇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人歷四朝則其子孫之所以不失富貴者不關張王事矣乃猶冠以張王客史公好奇如此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

非天下俊傑一語直貫全傳始末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以客之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無利則奴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利至則爭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誠字戾字天地懸隔對看得妙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收得完足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蓄意深遠

張陳初起之時秦募購之耳以千金餘以五百及其後餘死泜水之南耳王常山之北一不能保其首領一旦利及苗裔然則鄉評月旦久判低昂而敵國徵求因分貴賤餘之見殺殆不必耳能殺之

盡人而能殺之也考鉅鹿之圍張敖以子赴父之難亦且按甲徘徊似未可以不救深責陳餘張耳於陳餘解綬之際引佩不辭致成大隙耳亦稍負餘矣雖然信陵之兵符未竊原欲赴邯鄲俱亡魏其之觸網無辭義不令伸孺獨死此中耿耿餘或者未之前聞向使趙果燼於章邯不知餘何以處此未特附一不侵然諾之貫高未必不爲彼刎頸交痛下一劄也

淮陰侯乃史公所痛惜者觀其起處詳寫貧時落魄景況遂與孟子將降大任一節一樣推見其意中固以漢初第一人目之○淮陰雖爲列侯未嘗之固勒居私第奉朝請而已蓋因其爲淮陰人故以邑名表之蓋見謀叛之爲冤獄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此一行虛寫却將下常數實事驟括于此）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漢初將相中第一人其落魄無憀亦居第一細寫將來溺笑交集）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可與戛羹嫂同傳）乃晨炊蓐食（蓐食者亟食耳不知作牀蓐謬解）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蓋久知之至是則不得不怒耳可憐）信釣於城下（豈是謀食耶）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此一見字深甚非一見可了也）飯信竟漂（終漂之事）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

吾必有以重報母前怒今喜其可憐一也前絕夫今圖報其無憀一也母怒曰以一怒激揚其委頓之氣勝于援桴而鼓之大非凡品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前一段極寫無憀此一段深明沉毅意各有在不可一例看去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惡訕往往然衆辱之加衆辱之方成其爲侮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彼直以拚命爲勇於是信孰視之一片沉毅在熟視二字非復向日爲一饑飽輕喜輕怒故態矣須參須參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仝麾下無所知名既已出頭却復連連跌躓如此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

或謂以淮陰之才豈無良禽擇木之智當項氏未起時六國紛紛復立信既可從涉廣輩以免饑寒即沛公入關約法三章秦民額手之時亦可去羽事漢矣而信必不出此至應下無成連敖坐法機緣稍格便已無躬備毋其自謀者固拙乎余以爲信之工于謀天下而拙于謀身者在成功身退之後而不在未遇之前蓋未遇之

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 早伏登壇日之語 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 亦計無復之未必先有擇木之意 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 臨末又遭一大躓成就之艱如此 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 寫成險絕 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 淮陰傳開首第一語 滕公奇其言壯其貌 滕公夏侯嬰其知信又在蕭何前 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頓作爲下一段領頭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先伏一筆 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 以入蜀無東歸望故亡 去信度何等已數言上 等字該滕公在內 上不我用即亡何

前落魄無賴動而獲咎是有天焉亦人之所可為也至於後車困廢私第閒居不為赤松遊亦可效平陽飲耳乃猶羞伍絳灌誇將多多卒至長樂鐘室受誅兒女一身死裂三族誅夷謂非自謀之至拙者乎嗟乎蓋亦有天焉信亦無如之何矣

聞信亡不及以聞作意妙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二語不接寫得妙蓋如失左右手是愛惜之極並非怒也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傳神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作意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活畫出視信無奇來公無所追追信詐也詐之一字則誠有之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薦語簡當可味下即疾轉與漢王商國事妙筆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着計事二字已非一將之川矣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隆準公神情態色躍然可見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看此數語則何之追信實有預謀可知王曰吾爲公吾爲公妙是不知信語又是責成保任語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亦爽甚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又提亡去爲言前謀益可見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何自有大臣識畧非刀筆吏所及王許之諸將皆喜此文外形容語不必果然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一之戰、全危之一着也、先下一個欲字及閒視不用左車之策、又下乃敢二字、此皆文中絕大關目、益韓信天授智勇、若干行間必不肯犯險嘗試以冀倖於萬一、若左車之策果用、信必不來送死、左車雖智終讓韓信一着、而信能折節師事之、此信之所以愈不可及也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點兵數要着欲東下井陘擊趙點戰地要着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並提出二人聚為起訖眼目聚兵井陘口聚而不肯分已拙號稱二十萬陳餘以兵多不肯用奇計故必先點出兩邊兵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明謂餘非信耳敵手非漫數前功也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只此一句韓信作用俱見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造語整秀不凡此四句言遠征常理下復以井陘道險作一層深明兵法而指畫極了了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

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此一路抄出其後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此一軍堅壘其前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分承明畫之極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又有錮之之法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此殆謂彼軍必內叛也作用神奇未可明言耳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再點此句應鋒不可當數語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迂緩得妙要之此直大言欺人意中只是恃其兵多且以逸待勞耳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兵豈在多迂論可笑能千里而襲

左車之策果用必不使敵人得知所以為信知者餘方以大言恫喝創虛聲以折之之故耳

我亦以罷極不知惟其遠來故士必致死蓋退一步即無生望也今如此避而不擊大言得妙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顧目前卻算後日迂狀可掬不聽廣武君策一句凡三寫連綿而下所以深惜之也當着眼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極寫廣武君處大喜乃敢則信之來實懂懂矣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細寫號令絕大筆力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第一令却先算結末二着奇幻之至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寫得如聚米排沙一一清出令其裨將傳

出井陘以決一曰之雌雄必無一戰不克而需再戰之理成安君固非韓信敵手而兵之懈與奮亦誠有天淵相去者矣趙兵空壁逐利前有倖功之樂後無致死之見則見利而進知難而退而已漢兵則不然力戰則各救其生一退則俱無噍類所以一曰大戰良久再曰復疾戰三曰皆殊死戰彼懈我奮一以當十又何十則圍

飧。曰今日破趙會食第三令并在戰後益奇然傳飧出戰亦疾速都起矣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此必引其空壁來逐之故欲以客而據主之壘兵不得不奇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見難而退行師之常成安所及知者也故不見大將旗鼓必不空壁來逐疑信耳不在行間故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笑得儒氣平旦與夜半應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致師之法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分作三段看凡三寫大戰蓋此日之事至危成敗之機間不容髮無非以見背水一軍之死而致生之妙也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

而信用戰之術也左車所以早有成算之處也

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必至之理）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蓋亦戰苦雲深非常鏖戰矣）信所出奇兵二千騎（敘得明淨左國所無）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煞出二千字有力）趙軍已不勝。（寫得從容此所以不能勝人也）不能得信等。遂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一句寫目中之亂）以爲漢已得趙王將矣（一句寫意中之亂）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收得如疾風捲籜）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信於此真有國士之風）有能

岳忠武論兵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況于書乎漢王嘗以十萬之兵死濉水陣爲楚所麾濉水爲之不流此與置之死地者何異而敗衂至此使泥韓信之言其不至與壓同戶哉背及涸者幾何讀此論[illegible]爲死守訓詁者言也

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此一句急寫于劾首虜之前極寫韓信)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倍與背同)前左水澤(左與阻同)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此即前所謂趙已據便地爲壁者也信以便地先爲趙據故出奇以刼之諸將終未解此)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當面指破爲章句泥儒說法正與成安君所引兵法對看)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轉自有深意)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

蒯通之論蓋長於論人事而暗於決天時智於見目前而愚於見日後者也張子房一見沛公即云沛公殆天授彼則可謂豪傑身若信智勇有餘

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韓信用之固妙然而泥其說以取敗者亦多矣不可不知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蒯通大有遠識此段大文字絕非苟且僥倖之嗣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借端入港並非眞會相人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先問其術之所主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以二句作陪方不覺成敗在於決斷主意在此以此參之參之甚深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以說話代敘事信曰左右

而貴無君人之度且使果如通言三分天下兩利俱存則天下何時而定若一手目前之肝腦塗地或得暫休異時之禍骨枕撒兄無寧息漢之為漢固未可知而韓之為韓恐亦難長恃也然其忘而不安之語則切矣

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奇語巧舌千古無兩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背反也勸其反漢為此隱語韓信曰何謂也怪其非相人常法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以下絶不復提相法俊雄豪傑連號一呼連一作建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此段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小變之見信與劉何必便有君臣之定分也妙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此段即下所云天下之禍也禍慘如此欲信起而定之原非僅為富貴起見更妙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方分二扇此言楚人已因不足以定天下之禍至於滎陽乘利席卷

韓信下齊之後漢方困于成皐且望救而信乃擁觀望遣使請爲王以鎮之漢王罵良平躡足而守能禁信自王語漢王之忌信至矣此時主爲漢王臣爲齊王楚降力鈞而漢以兩王

威震天下（勢似強）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楚所以困於京索之間者信扼之也便見制楚之權者在信）漢王將數十萬之衆（此言漢王多敗亦不足以定天下之禍）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勢本弱）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漢所以傷敗不支者信不救也又見制漢之權者亦在信）遂走宛葉之間（葉古本作藥）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總承上二段言楚漢俱困）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此仍應到使天下無罪之人數句）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一句直衘到信好筆力好局段）當今兩主

分居臣主之分安在信猶自謂不敢嚮利背義恐亦難以歟天下之豪傑也是賊虎之勢與成而顧以推食解衣之私謂為厚遇虎狼入穽投肉飼無事機可乘揮之恐後者也而信終不悟豈非天奪其魄乎故通之為信謀者直所以救信于死也引陳餘文種以為言亦猶同被害同為而已哉矣哉信終哉適矣

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束上數段語勁而簡一字增減不得）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先作搖曳亦卸一時難決）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前後凡用無數波瀾）（而主意只一口喝出于此賈太傅治安策絕類此文）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此又三分鼎足後作用）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有餘力）因民之欲西嚮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應歸定天下之歸句較正題目）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此句與酈生建策立六國）

相似若果行此未免樹兵矣 案齊之故舊境有膠泗之地收膠東泗上以益封
懷諸侯之德倒句法言諸侯懷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
率而朝於齊矣說到揖讓仍照定息輔言之亦未免言之太易蓋欲動之極矣蓋聞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此本策士常談然以
語韓信則最確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信之暗于
事機在漢王術中而不悟如此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
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
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其言如古箴銘樸至可味吾豈可鄉
利倍義乎公之獨利久矣安能使隆準忘情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

漢王（寫得怪詫可掬自以爲三字妙甚言自見爲善而他人殊未見爲善也）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悞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引張耳陳餘一案只破他遇我甚厚語）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餘耳之事隙始于餘不欵耳然耳實先負餘觀蒯生述來更自曲直了然）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不但笑餘亦兼笑耳只是笑其好之不終也）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此亦通概言之卽通之說信背漢何嘗不是人心難測但不早爲計則我不負人者人終負我故必爭先一着）

耳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妙語透極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悞矣應還悞字格律甚緊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種蠡一死一隱文蓋大概言之古文如此者甚多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韻語此數語找足功臣特於交友外添出有意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一層恃愛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一層盡忠此二人者足以觀矣二人統指張陳文范願足下深慮之深慮比前熟慮又切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此以下專就功高不賞言之、在韓信固為萬金良藥、若以概論古今功臣則非也、人臣但患不善居功耳、豈曰功高必不利于身乎、潤如通言、則扶危定傾之際、為人臣者、必將留不盡之力以自為、如明末左寧南擁重兵、而養寇以自重、其罪有不可勝誅者、果善於居功、如諸葛武侯郭汾陽、豈患功高而禍至哉、

韓信自負功多故漢終不負我不知信之危正以其功多也特枚舉其功言之可謂說之極工者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總承十件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此非贊其能事正是窮其禍根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戴字挾字持字正如身有贅疣象有齒犀有角皆身之害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將持是安歸乎說到此處不由人不毛骨寒竦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危字比深慮又切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

史公特申征以學之謙讓為信所少識之言也

吾將念之必已動矣而不能決天奪之鑒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不容蹉過之謂候少縱即逝之謂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此二語寬一步言除非聽之多失旨而計之非萬全或可紛亂于中而不決今我所陳則本末燦然一一無失者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此段細微之事以譬其篤馬戀棧之惡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申明廝養儋不二何意智誠知之決信非不知只是猶豫顧惜耳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此語是頂門一針故曰

成敗之間間不容髮信果不欲倍漢亦無所用其猶豫猶豫者心已動之洞也縱不倍漢已非純臣矣惜哉

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排之後忽引長一筆妙絶文情此言貴能行之單纖弗敢行者何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詞異突獨提一時等歌吟而警之態色聲情俱臻絶品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此是正意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此是不信徹言之意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

漢異姓王至彼恩寵者盧綰至忠謹無過者吳芮其他所誅滅雖未必盡當其罪然亦實有以自取也綰之恩遇又非諸所敢望則苟其純白乃心恭順守節當亦未必遂有敗亡之禍無如信越之死皆出枕雖逆聽寒心聞風股慄不得不為三窟自全之計卒使布衣昆弟之

韓王信盧綰列傳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一路寫親厚殊絕筆墨複沓而各極變態文之最穠至葱蘢者）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多一也字便饒姿態）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偏能總束一番）復賀兩家羊酒（倒前句雖小處必變化）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常隨出入上下常侍中常出入臥內一意而文亦三變）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

歎變而為左越之胡之勢綰誠孤恩漢亦負義此無他呂雖有以賊之而小人復以謀身之私智媮之也為人臣者尚鑒之哉

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舉第一等功臣以見優禮之絕等）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獨此封諡一句蓋咸陽秦之故都以之為封盛大莫與京矣）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先云五年冬下乃云七月八月等事蓋漢以冬十月為歲首然亦可以徵改朔而不改時也）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原法）敘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八欲王盧綰為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

從來邊郡要害之地不以王異姓此人主自守邊之義也燕王綰亦以親幸殊絶之故托以獨當一面耳然人臣無外交而況與匈奴陰相往來即使不反亦非中國之體況卒至於反耶

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盧綰初無特建之功何以得與信越等並妙卽常從二字隱括一生寵遇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又襯一筆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豨王代在燕之西南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本所以絶其聲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只從張勝切己處說入可見小人之情原非爲主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無據之談今公

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又說到張勝切虜之危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此雖非人臣所當言然爲燕謀固亦忠矣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以避嫌疑亦妙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後終得歸身于胡未必非勝開之此着未可深詆至陳豨反賊而與之相通則謬甚矣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

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此處綰已有當誅之罪高祖使使召盧綰看高祖之意終未肯廢綰然綰至此殊已危迫使歸身于漢恐終亦未能兀全也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綰無能反之資只是懼死使高祖能諒其隱徙之關內列爲徹侯雖至今存可也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所見固是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卽稱病亡匿可僥倖久存耶謀之不臧甚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

有起處許多稱疊恩寵即不得不生出結處許多宛轉兩情令人讀之而思古遺集君臣離合死生之際有嗚咽感欲而不能已者傳中之絕唱也

相負如此不得不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前迎之不至此時未必果有此意然寫得妙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東胡王也因綰其姓加之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餘音嫋嫋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寫得終有家人婦子之意眞是好筆高后竟崩不得見其情不得遂轉益終窮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

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

前半幅未曾寫酈生一毫實事只用描英雄相與之初如如胷懷纔如針芥而高祖酈生神情俱活如欲寫酈生自薦却先寫沛公時時問騎士則沛公之精神不爲生掩也既有沛公問騎士又寫騎士未肯薦酈生則酈生之精神不爲沛公掩也至於長揖不拜輟洗起迎宛然見當時交接之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食其者陳畱高陽人也連載地名便伏下線索如此等處皆不草草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不能謀生而獨爲里監門欲以陰識天下之豪傑耳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酈生一生負氣起境便與人不同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已至其里而未聞採訪賢士酈生自問之與後對看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畱郊但在陳畱郊不但未至其里亦尚未入其邑此一段妙文純在空中撮出不然即直從高陽傳舍寫起矣沛公麾下

景益顯上三字傳了[illegible]矣

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寫得不同此問字與酈生問諸將對看空中妙文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與好苛禮反多大略與自用反此眞吾所願從游亦與深匿反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自薦語奇妙絕人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正在拉雜得妙宛然畫個小影恰與慢而易人多大略七字合拍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自有一輩溺器在豈眞不好儒哉與人言常大罵先逗一罵取致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明自謂非狂生而騎士眼孔固難與深言也酈生曰第

酈生以游說為已任然生平亦無甚奇特功名說下陳留而成名說下田齊為韓信所賣兩身皆湯鑊矣所差强人意者而公不為若更言一語負氣到底不枉此高陽一酒徒乎故史公全傳只是摘其骯髒

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省而亮）沛公至高陽傳舍，（敘次地名皆有線索）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寫景處所以發明沛公之大度與酈生之負氣）（並非閒筆）酈生入則長揖不拜。（骯髒落拓有氣）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問得奇）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快甚）（總是率眞大度）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摸不着頭路不得不罵却非慢也）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負氣骯髒口角如畫）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以上只是沛公酈生作合之始事）

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隱括得妙稱其爲人如此足矣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六國合縱連橫俱是說客本領葢生業已將遊說自任故沛公直問計將安出言何處起手也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入字探字妙寫得孟浪之極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自爲陳留人亦只從近地展布與強秦探口特特相反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此俱是爲監門時留心打算停當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兩存其計妙葢酈生于此原無奇特只如此了之虛者既實實者乃反虛也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攷漢書陸賈初從高祖時嘗奉使九江王以家鄉在楚即降楚不復思漢識昧於擇君而情溺於懷土初無豪傑之略乃其後卒得振身還漢終享榮名從容壽考頗能以智謀自蓋前愆太史公於其初之孟浪則諱而不錄於其終之佚樂則書之不啻口出虛實錯互爛然成

號酈食其爲廣野君略寫已足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先下斷案語與他傳特別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櫽括未即位以前事簡妙以其不足書也

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事在中國未定前追書之不必太明晰也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不暇討姑以虛名羈縻之陸生至尉佗魋結箕踞見陸生初寫得尉佗如鹿豕不可狎方顯得陸生辨捷出

陸生因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開口妙即此一語已箝住尉佗矣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此只責其自弃於漢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

美篇焉其良史家法也

禍且及身矣（此三句方爲利害關頭提綱）且夫秦失其政（看其逐節布置井井有法）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先言其理至順此意輕）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正對區區越句）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次言其力至强此意重）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又統言獲助於天曉偏强人不可少此意）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尉佗新有南越在漢未有天下之前非漢人所得而討其罪者不助天下誅暴逆句極有體不然必不足服佗之心）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

尉佗英爽濶達殊有君人之度漢廷諸臣識無出其右者且其言曰越中無足與語得一陸賈遂爾日聞所未聞亦可知南越臣寮俱極頑賤則以佗之氣局誠得良平蕭曹之輔勝於項而將於劉誠何待論此時實以新造之國難以爭衡又以墳墓在漢故結示遜以存後效耳雖有奉約之虛名仍不改帝制如故漢固不得過而

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此正意亦只略道之蓋本無臣主之分故也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四字妙不可易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方發明禍且及身語語切骨眞好辨口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不言漢誅之卻言越殺王降漢令其內顧自生疑忌妙妙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便只是認中國人不更辨他語屈彊而有意思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本不服漢天子語卻問得有次序陸生曰王似賢獎一句妙復曰我孰與皇帝賢咄咄逼人陸生曰皇帝起豐沛以下六句正言高祖之賢然卻折不倒尉佗之盛氣故略言便

問之也陸生摯定中國境界以動其天性指出新造未集以見其病根具有透背察之論佗內識其意而絕不與辨解人哉此所以悅之深也

（止下乃全以强弱形勢奪之）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只是一個中國之大累累說成一串）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只是鄙其蠻夷便當不起）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尉佗大笑曰（大笑妙是服是不服）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倔强有意英風凜然正復大洒）

落迺大悅陸生（玩其意並不肯服陸生却又大悅之妙人解人）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顧盼非常）賜

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此等處甚不滿人意史公寫來轉成高贖文能榮人信哉）陸生卒拜尉佗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起得波峭）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此一語下作兩面破之）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接口甚捷自是滑稽之雄）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策士習氣不足深辨若眞謂湯武逆取則害道不小）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謂滅亡于趙高之手一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如此則馬上伎倆通無用處更破得盡致）鄉使秦已并

凡言呼萬歲者皆慶幸之意因高祖善陸生之說則其將偃武修文與民休息也故幸而祝之左右將順之美不可忽過

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乃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亦錯落有奇致）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標題疎脫正自雅稱）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自具詩書種子）左右呼萬歲（太裝點）號其書曰新語（卽聞所未聞意）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有口二字卽從篇首用來而陸生卽閉口而退寫來有深意）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以家居二字領全段）（可以家又找足家居之地妙筆）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

以欲王諸呂起陸諸呂擅政據中削藏過六七年不將却□家居欲發洩雜揉之雲開月現

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纖悉明盡）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三句卽陸生自己貲貨也爲所死家一句伏脈）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常來過從如此若卒於某男之家以車馬寶劍侍者與之卽）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此句素無確解愚謂句中明有他客二字葢在其子則十日而更若過他家則一年中不過二三來往不欲數見不鮮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刧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是陳平隱衷）常燕居深念陸生

別是一天陸生問奇而非此句文亦安能寫出

陳平周勃嘗佐高祖定天下協恭之誼當素講矣何至此時待陸生畫策而始和調耶蓋高祖遺命蕭曹之後可相者卽排平勃

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入坐而平若無見此正寫深念之景入神處或謬以不時見爲不亟出則直入坐三字既無着落而何念之深一問亦無來由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有景有態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數語絕大見識遂爲千古不朽名論生于歌舞飲樂時知其熟籌而靜俟之者久矣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務一作隙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

而平于王諸呂之際頗失于阿諛呂后勃必疑其心而不肯與之共事矣勃既疑平平亦患勃將來之禍有不可言者陸生窺見此際而亟爲調之實智謀之殊絕而安劉之功不在周勃之下乃有而不尸今以樂死生之晚節其過人遠矣

言周勃何爲戲侮陸生蓋勃少文而陸生時時稱說詩書勃之易賈即高祖馬上得之之見耳又着此句方見陸生大可意處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結歡之具不過如是知兩人於呂后朝一向冷淡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以斷語結甚奇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接歸陸生未傳恰與好時家居一副筆墨故妙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此時仍家居未嘗在位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即前所畫計也略繳已足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

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後之使越實文帝一書有以柔之非賈特建之績故云如意旨最得體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好結有深意

酈陸兩生皆以舌佐命然酈以負氣鼎烹陸以委蛇壽考史公合而傳之於酈則詳其始見之時一陸英偉於陸則詳其病免之後無限高超意蓋以人生斯世隱見無常險夷難必能合兩生之始末而並有之庶可無憾矣不然則漢廷臣子壽終者多獨大書於鼎烹者之傳後此何意哉

叔孫通古之鄉愿也忠信廉潔時復似之而壞人心術亂敗經常固已不淺漢世以此予為儒宗治之雜霸不亦宜乎王莽跋其穿窬之才益竊神器而舉世怙然不以為恥凡以希世之餘風中于隱微深痼之間而胚胎日壞也余嘗有文極論之姑約其旨於此

劉敬叔孫通列傳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襲楚之時叔孫通降漢王叔孫之降蓋不一而足矣下特云因竟從漢反著前此從人之皆不終也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先從細處寫一希世樣子在前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此是一段大章法乃希世度務中之近乎理者弟子皆竊罵曰前竊罵後大喜鄙陋可嘆極醜之事而津津寫出觀其弟子而知其先生極不滿叔孫生處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

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度務之言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市道口角直說愈妙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取嗣音稷下之義漢五年已幷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伏一筆正見其希世無費苦心在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可見已不盡用叔孫所就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祖患之悉與後對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必插此六字筆端有眼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度務之言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重在魯諸生因以弟子附入巧便處

先輩多病史遷輕名節而進奸雄如田橫之二客魯之兩生皆超軼絶塵之士而史並失其名殊可惜也禮樂之事固難名卒然使賈誼仲舒之流亦必料可復古今觀其言曰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取親貴則正夫子所

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其言不必甚謬自通言之則希世之吻如畫以上下文勢相湊而成也此則妄甚臣願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此千古禮樂興亡一大關目須着眼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古朝廷禮天子皆有儀自漢以下下有儀上無儀矣皆此言啟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儒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眞高世之士而世或以訾謷拘滯之人非也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可見禮樂非此人所能識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

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兩生不可謂不知禮樂之本者也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叔孫所就者苟且之朝儀原說不得禮樂兩生責之亦似過當然其言則粹然無疵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連下五句如見其掉頭揮手咄咄不屑之狀傳神妙手叔孫通笑曰州顏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含糊得妙當以不甚解解之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不偏狥其弟子亦希世手段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以茅置蕝爲朝會之位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應試爲之語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令習之以就元日大會蓋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也○肄亦習也音異漢七年長樂宮成

古者君臣之禮相去不甚懸絕立見羣臣郊勞宴享伯父伯舅之稱敬慎有加至於拜上若驕下堂若替而積重之勢不得不矯枉而過正焉至於漢初顧潤畧簡易一華亡秦苛習正可參酌古禮而求其中乃叔孫通徒以高帝之難之而遂痛絕其下而不復拘其主是朝儀決酒皆為臣設而

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朝儀一段）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寫漢官威儀亦甚肅穆要是史公筆力之整贍耳）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同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同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此儀蓋至今仍之）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朝事畢）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寫情一句）至禮畢復置法酒（宴酒一段）諸侯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

君不與爲君爲臣綱君無禮而何以責其臣於此叔孫希世之罪萬世莫能逭也

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宴事罷）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分項二段甚明畫）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以此一語結禮樂是嘲是笑是贊是嘆任人自領）乃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看其委蛇之致處處如畫）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正與東漢桓榮自言稽古之力意思相反）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一官一金遂市聖人之名而知要務句却妙）

季布傳史公贊中獨反覆嘆息於始之為奴朱家自重其死處故起一段亦極意描寫比游俠傳尤覺有精神而特以能摧剛為柔先下一句斷語然既將其柔處寫得奄奄欲盡勢必再將其剛處特一振刷之方顯得始之屈損大有深意故接手便將廷折樊噲語寫得氣燄欲豎此相救之法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八字一篇之綱直貫至末項籍使將兵另提法非接有名句也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任俠者以氣類相感寫周氏朱家皆極生動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先自剄亦不能活季布直激之耳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周氏自知不如朱家權力能脫季布之難故嫁與之正其能用朱家處兩個必知對照眉

也不然呂太后朝平勃輩皆無忠慤不容条一議耶此等處俱要於書縫中識得

宇爍 爍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只九個字處分極妙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軺車賈人之車蓋微行至京師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朱家又能用滕公因謂滕公曰看其緩急中程好作用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開口有滕公曰布數爲項王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接口又別俱有針路蓋早伏忌壯士資敵國一意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此一層正理開釋項氏臣可盡誅耶即用一層刼制言外便有許多壯士在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

先輩或謂朱家脫季布布顯達後不聞有以報之爲布病不知此數人皆大俠可以尋常報施論哉

不廣也（又用一層正理開釋）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然後說出主意純用刼制之法蓋不如此卽老生常談不足爲俠）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此語不無過火然大俠卩談刦不得以尋常律之）君何不從容爲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應前必知）意季布匿其所（滕公亦俠朱家不投他人而獨投滕公固亦氣類相感耳）乃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雙收整贍）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

折樊噲不足爲季布生色只壯形其剛論已詳于前

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書有以所有易所無之語蓋犬羊挑釁之端呂后以私憤欲用兵故季布折之爲是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着此五字反襯季布剛直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語勢斬截是負氣人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面欺面謾平分直下文有似板而實橫者此類是也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謾欲搖動天下所以便謂可斬戇而顛工是時殿上皆恐反映布之負氣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一人折之而舉朝莫敢抗其氣如此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布傳凡列三段段段皆虛無一實事毋內亡起處摧剛爲柔是其實事然讀之生氣勃勃愈見史公點染之妙

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毀語亦恰當）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此段又說得宛曲條暢與樊噲語不同豈更事久而粗豪漸化耶）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巖巖大臣之言深達治體非復俠氣之常）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飾詞亦嫵媚有致）布辭之官楚人曹邱生辨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

戰國時多遊士皆拱揖于君公之廷取卿相如探懷而得也漢興四海為一此輩無着落處遂有曹邱生一輩人出觀其求書薦引納賄招權宛然

善（歷舉其生平所以深病季布之卒為所中也）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始則戒人而終不能自禁）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早被渠看破病根）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季布早入其掌握中不復以為意）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只此一片諛唇令人不復自持然季布於此煞是可笑）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又引而親之）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又拓而遠之）季布乃

近日抽豐客矣乃知此風實始于此此亦可以觀世變也嗣此而梁園詞客陳孫後車接迹于千古矣

傳末附季心丁公二人以季心正陪布之勇以丁公反映布之忠皆是襯寫季布處

高祖名爲大度而見仇之際實不能忘如季布雍齒初實欲誅之以屈於公義而止又如戛羹小怨而終不忘情于丘嫂他可知

大悅引入何遽大悅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亦復說出一串與前相應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不必然也姑以綰住篇首有名於楚故耳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二語相反而聯筆寫出乃見俠處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以吳中豪傑聯貫出之妙有雲煙之氣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又以酷吏見慴爲負氣寫照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雙收極見筆力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曰弟曰母弟得聯絡之巧非漫然附見者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

矣丁公知兵急接之時窘迫可知雖以謾詞倖免而怒之者實深故因其來謁而斬之其本心未必果有其不忠於項王也不然何以不并誅項伯乎

西短兵接簡語危情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急中妙語妙在不甚可解故奇耳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可斬在此一謁儼然責主求榮之意亦特與布之逃匿相對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語頗矯强而意甚暢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欒布一生大節在哭越一案故傳即托始于越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極敘辛苦為保為奴亦暗與季將軍廣柳車相映凡合傳多有閒中襯別之妙數歲彭越去之巨

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于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以上歷敘窮約簡而能詳兩行中有無數事他人無此筆力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遙遙相赴寫得情深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不直云謀反而但言漢召而責之句中有眼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特着此詔明布之非不知而誤冒于死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奇景烈蹟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

蒯通以韓信之黨被責但以桀犬吠堯自明其心欒布以彭越之黨就刑獨暢言越之功烈深明越之心事及其自言則又不過吾七與七絕無極過蓋一則辨士之雄一則忠臣之義通志在于免戮故

反明矣（亦即强責以罪聲巾）趣烹之方提趣湯（寫危急之中躍躍欲活）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此句妙蓋彭居梁地與漢合從本屬友邦原非臣主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一則宇一而字一虛）（一寶只易一字耶奇筆）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悽悱之詠）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此皆彭王所欲吐而不及）

具詞遜布本不欲求生故其語激不可同日而論也

吐之語代爲暢言可謂知已矣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只此一筆自明心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私忌奪于公理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史公意亦只是發舒窮阨之氣耳語倜恍慨然不可訓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益不可訓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有德於民可知却寫得簡甚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季布不詳其卒欒布幷及其嗣用世家體亦變體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季布傳娓娓附以數大段欒布只得哭故主一節前後皆以簡括語脩截始末蓋前傳雖紆徐而虛後傳雖簡促而實此中相生之妙當意會而不可言傳也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見其以勇顯之難方是眞勇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此贊全就幽辱處寫自己一腔鬱結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故獨宛曲盡情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爲有所用其未足一句在胷中使幻出一篇充滿文字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特特介傳之意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傳始末不詳特深感其爲奴不死一節深服其摧剛爲柔一念便將自己一腔蓬勃俱要發洩出來只是贊中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一句爲一篇報任安書骨子既有用所未足之言不得不於其歸漢之後出力渲染以見其未足之實然細玩赦布之後高祖朝既無可見呂后朝只是折樊噲用兵匈奴一語文帝朝只是恐以毀譽窺上一語至曹邱面諛變怒爲悅益復出醜總之無一實事可書而纚纚數百言讀去却甚豐茂此以虛爲實之

妙也欒布傳徹始徹終無事不載然如吳楚之軍功燕相之惠澤俱引而不發此以實爲虛之妙也此皆古人精意所在故摘出之

史記菁華錄

卷五

張釋之馮唐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霍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列傳

昔人入貲為官官乃益貧今人不官官則已官則倍償什佰而取償焉讀此附後司馬長卿傳良足以見漢世之輕薄貲郎猶有忠厚之意也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初敘得落落不自得與後對看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以文帝之賢而猶是釋之也當其未遇時會則一無可見人之表見關有時數耶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始請未授且召見之見文帝愼重官材處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二句裁抑之詞令今可施行也此句導其降格陳言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則前之所言為三代以上可知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秦漢事亦多又注此句則其言愈約文帝稱善此篇數用之字有意久之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蓋謁者令丞官之長乃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因觀虎圈遂稽各禽獸簿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實無賴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長句法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此後又着許多問寫出兩下神情俱活文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亦大見得是斷語又高甚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令又在尉之上故為超遷有恩致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發問妙從久之二字算出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

利口者變亂是非之謂虎圈嗇夫以禽獸簿爲職掌奏對詳明洵爲才吏豈得以利口斥之周勃不能對刑名錢穀猶謂別有主者上林尉豈得藉口于彼輩耶按張釋之始進即言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以此當上意後參乘徐行又問秦之敝具以質言蓋其胸中觸有一腔革薄從忠矯枉過正之旨故于不肯拜嗇夫處借事發

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援此二人作喻只取易見其本意不在此須分別觀之）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下方是移風易俗大主見然已離却來龍矣蓋如謂上林尉不能對者爲有惻隱之實此個三尺童子亦不許也）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拜一嗇夫有何奇正恐相煽成風耳此誠至論）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此又統言之不止尚口一節）文帝曰

揮痛古秦之敝尚文無實倒隱消亡誠救時之篤論而不惜以一夫之進退係天下之盛衰也須深觀其立意不當泥其言詞

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聖主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聞陵遲上崩之語默動于中故又詳問而令其極言之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細書此節見西京家法之嚴如此而釋之風力藉以益顯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文帝賞釋之舊矣至是始云奇之見肫顏而出實在此處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漢帝立一年為陵霸陵即文帝山陵以近灞水名之居北

漢承秦後陵寢盛極前古文帝感釋之之言後遂成薄葬之令其所利益於當時者多矣文義與雍門鼓瑟相似而此更衷之以正也

預憂發塚之禍欲爲石槨以錮之痴想亦家思

臨厠是時愼夫人從（邯鄲人）上指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因懷生離旋念死別因念死別遂計無窮綿綿延延相引而下）意慘悽悲懷（寫得最入情）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蔾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數語大得黃老之精透極達極）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後半篇提綱）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重頓）釋之治問曰縣

罪等以順逆為差請如兩人所记之罪而等又當援其情蓋宗廟器物者尚無得罪於神靈其情順逆長陵抔土若在故當驚乎體絕其情逆故同一論而又當原情以善其事此制情律之精意也雖然論情於方制律之時則可若律既書一而又參之以情則舞文之吏可以意為輕者亦可以意為重而啇詰他此將不勝言此條

差眞得法家精意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詞氣斟酌恭順之至假令愚民取長陵一坏土意謂發掘陵寢也而諱妙可味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愼重如此得敬愼宗廟意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此數語極濃郁中有極感慨在內蓋釋之以入貲爲郎迴翔十年無所知名至是已脫穎而出然必得動舊大臣延結而後天下稱之也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以劾不下公門故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二欲字寫意中打算如畫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如此補寫王生

例之所以日繁也
論法者尚慎旃哉

小傳匪夷所思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提筆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生老人曰加老人字嫵媚弄筆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襪此處似黃石公待子房事釋之跪而結之旣巳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此處又似侯生待信陵君事使跪結襪欲以重之意殊淺陋蓋黃老之皮毛耳太史好奇故必寫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尙以前過也與景帝不過也句首尾迴抱妙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

馮唐傳只論將一段卓絕千古遂爲立傳而當其白首郎署以前無可表見特將大父與父兩次遷徙寫出一種藹然忠孝家風使令人咀玩不已文章之神妙良非宋子京一流漫然刪潤自謂簡核者所能夢見也

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有此子大爲張廷尉壯色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敘起無一閑字入他手則安陵人三字足矣須思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唐每言必稱先人故必伏此筆最有味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呼起妙以父老起以年九十餘舉賢良收背有線脈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閑閑漫語而代趙已事恰與馮公祖父關照無不入扣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語意深婉使知胸中有憂匈奴一事唐

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引入闕而緊）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言必稱先世孝之意可掬）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必字字應還故妙）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此亦約舉其詞當時必更詳悉所以文帝深悅）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描寫深婉）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凡史公描寫太息神情處必有遠致）唐曰主臣（惶懼之意以其言直故以此二字先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正是聖主）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其言如家人妙）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

古人偶然酬對之文機片雲無應精嚴雖使後人執筆爲之推敲盡日而不能及者如武侯隆中之對淮陰登壇之語及馮公此段議論摘來便是絕妙古文自唐以下嗣音寡矣文推兩漢豈虛語哉　登壇語即淮陰本

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凡敘事必當補者插入問答中要有健筆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一步一深惋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此段洋洋灑灑文字抵過一篇極妙奏疏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重此句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一轉入大父言妙妙如聞其聲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凡久屯之軍即有軍市百貨所集稅亦隨之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此句意同前而專言賞賜是陪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

傳請言項王之為人云云

漢初文法最奇功臣列侯所以鮮得自完馮公此論雖為魏尚言之實救時之良藥也至景武之間網益密矣

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詳寫李牧戰功所以極爲歆動處定不可少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憾遷之聽讒而并微其所出與齊威王叱嗟而母婢也相似折筆生姿不可以爲閑句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是馮唐陳言根柢却轉得極便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軍租爲公費又別出私錢以備宴會極言魏尚之賢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

史公備引之而再
言其有味甚所以
者深矣

說馮公論將之言
殊有文臣識畧而
不竟其用篇末累
累言絕有慨想
之情

甚衆以上言魏尙已事至此畧頓住不說完別插一段議論文情超軼絕塵至矣夫士卒
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冒功讁不
可縱妙在說得極辛苦入情令人憤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二語參差
相匹言大將之賞有不行而文吏之法則必用極偏枯可憾也臣愚以爲陛下法太
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遥接所殺甚衆句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方實語正而回視前
文千岩萬壑矣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只用
一句應文有餘味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悅是日二字

贊語下十分着意徒取立心之公合嘆之亦有自悼之

妙合馮唐持節赦魏尙郎使馮唐又妙見文帝從諫之勇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結完唐傳然特詳著其官言外有餘惜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有餘惜亦復有餘慕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特與張釋之子相配成章法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二語各指一事而意重在前句馮公之論將率同帥有味哉有味哉贊語亦妙而不盡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獨指周勃東陽

嘗情焉

（魏尚一事取其相配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何以云張馮列傳子長有自悼之微情也曰漢初文法雖嚴而上下之情易達往往有觸禁抵網之餘局外數言轉圜立見故蕭何入獄王衛尉得以陳言雍齒見仇張畱侯爲之陰釋下至壺關三老得明太子之冤魯國朱家亦解逋臣之厄誠以當局者難爲說而納牖者易爲功也方史遷爲李陵進說之時與馮唐稱魏尚何異乃一言未察刑禍

隨之而遷可爲陵明心迹誰復爲遷頌隱情此無他顧忌旣多偏陂頓極而市道之交轉相懲戒而莫之非也故於贊中特揭出釋之稱長者馮唐之論將率嘆其稱誦朋友爲王道公平可謂極慨想之深情盡揄揚之能事者矣

每見俗士賤工傳於一書輒萬種離奇并珍之秘笈勿授匪人之語每作惡竟日今觀史公寫長桑授書扁鵲及黃帝授書于房之文亦何嘗不相

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守舍以待館客）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神人）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寫兩人相覷莫逆處）（不用紆僻語而已入神）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加此二字更有情）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此等事入唐人手便成小說入漢人手便成文章）三十日當知物矣（語深而雅）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何等紆又何等雅）扁鵲以其言

怪奇然其筆極之古雅別逈絶人間世也後世善著怪筆而能雅者昌黎而外則有李于鱗且東坡即不免于雅矣

扁鵲縱能洞見五臟癥結然安能知簡子夢中事鬬渉荒怪妙在接秦穆公往事作一榜樣而聊以開必有言也一語微示其端則鏡花水月實處皆空人妙在兩番

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隔墻見物）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總挈靈奇語益輕俊）爲醫或在齊或在趙（二句總括始末）在趙者名扁鵲（始點明）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閑句亦不苟）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此句從強弱句生來）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於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一句答完鏗然有韻）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此段幻極不可以常理致詰）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章法呼應自成一篇小文字左氏國策俱無此丰韻）

夢囈有應有不應離離奇奇可賞可愕但覺興會淋漓而不暇致詰其所以然之故真千年絕調也

真乃妙迹如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
老而死說得整緻而不見堆垛故佳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
別語妙若僅云敗亂宜淫則無味矣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
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
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
間必有言也虛虛實實却在箇中居二日半應不出三日簡子寤語
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章法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無端夢囈却說得如此與會又
在醫士傳中見之真乃異樣文章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

熊死（不必有徵應而文與事皆可喜）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章法）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此所謂晉國者通趙而言之嬴姓指秦）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此則趙亡之讖舊註皆悞指秦二世而亡亦可）董安於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扁鵲名醫而首段顧類卜筮者言亦奇）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公門下（于趙齊之外別插虢事按虞虢之滅在晉獻公時至趙簡子世虢亡久矣此必有悞也）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

扁鵲治虢太子一事當是實錄故敘其問答之詳病症之源流療治之方畧以至前有中庶子之辨析後有生死人之傳聞無不如掌上螺紋細細寫出他若簡子夢遊之荒怪桓侯諱疾之迹文皆借作一篇結構所以助文章之波瀾當別具隻眼以分別觀也

中治穰穰通禳禳禱求生是新死未收時事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有此數語上方倒插著方者三字此文密處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論亦明白故扁鵲聞言即知其病之狀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從容之中自具驚人意態寫來入神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鬱然妙中庶子曰先生得毋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又應喜方

昔神醫割剖療治手段其言古雅當以意會不必求甚解也

越人論病只宗主陰陽二字便是超絕一世之解詳味其理即可通于太極圖說及筭疇律

本領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飲散之屬鑱石撟引案杬毒熨針砭之屬一撥見病之應正是洞見癥結處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可見自知藝薄亦非謂太子必不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詞氣未畢轉有風神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此六字至精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應陽緩陰急病之說非空言也

歷之文也勿僅以方伎待之

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言病應至近非若千里之遙遠難徵不可以偏曲之見泥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可謂知病之所在先與一個左證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只此等數句側補少孫累墨耳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亦與未嘗得望見精光二句相應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語勢連綿寫得哀迫

醫經陳語每苦于數見不鮮又悶脏難解經太史筆轉成精瑩與衍之文即豈但市肆券籍點綴而成妙文哉

之情如畫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積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此等筆墨稍少孫圉不能為史遷亦不甚似疑百史舊文史遷所据入者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動于胃而脉糾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陽入陰之正義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分斷下墜上爭之狀精奧辨達得未會有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此即死狀先提在此下乃點破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支直

號太子之死而致生之者也齊桓侯之生而致死之者也致生者越人之功致死者非越人之咎而事適爲警醒憒憒多矣

駛法古有之今但有矣

節蘭橫節胆臟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故知其不死只在陰陽順逆中辨之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取字有庖丁解牛之妙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揚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取者引之使出不陷入于陰中也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同劑和煮之以更熨兩腸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四字冒二句之湯藥在內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謂生已死之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拈破眞諦醫工所不肯道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當趙簡子之時齊亦無桓

嘗聞疾自內而達者在本而難治疾自外而感者在標而易攻今扁鵲視桓侯之疾由外而入于內而當其感于腠理血脈不覺其患若之形何也恐亦寓言十九非如虢太子之實事成文也歟

侯此皆傳寫之說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皮肉交會處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非桓侯傲實此輩良多故慨之耳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變化亦入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

舊註以下所病作疾病解固誤而董澤竭以爲下所病指所短借上句病字言之亦未徹愚按句中既有疾字則二病字並非正言猶云人之所患患在疾病多而醫之所患患在治病

雖司命無奈之何吾知此時桓侯猶以爲危言刼之故漠然尙不以爲意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此語通乎治術寓意甚深不僅爲醫藥言之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此承人之所病病疾多而晰舉之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特以此終桓侯病事意重驕恣不論于理及輕身重財故舉以爲不治之首而下遂類言之亦諷諫之旨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

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市名耶漁利耶此中願開後人方便之門此其所以終不離乎方術家伎倆也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此一禍也豈不從爭名爭利得來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官名臨菑人也里名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官名人名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

淳于意當時自有其語問奏對之書太史因取而刪潤之以為列傳此亦古文家一體也然此等文字全在自出手眼刪潤得妙使有點鐵成金之妙若史于京輩徒知滅字換字則大非作手也

禁方予之若不盡去其故方亦不足傳也此有英雄作用非苟然者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寫得落拓有趣味方術家高手多如此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告言刑罪之由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此自為緹縈附傳不復關倉公事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此文可以單傳特于意傳見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

倉公即名醫然以天子而鰓鰓詔問極其瑣屑殊覺無謂意者當時史公既立天官卜筮等傳欲為醫者立傳而不得其詳故請詔存問傳其更端諫奏以為立傳之據既見其奏書古雅因即裁翦成文

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哀惻忼慨）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纏綿沈痛）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文帝眞聖主後世有以一女子上書感當宁者乎）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生死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先挈其大旨再敘詔書）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漢文爾雅繁而不殺無不可愛）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竟用制策體成一篇妙文）自意少時喜醫藥（奇甚）醫

而復取春秋時之病其驗附益其前耶至此未有論及者此附數見于此以作[illegible]是[illegible]衰焉

長[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此究轉[illegible]唯[illegible][illegible]千古

自此以下皆答受正[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答何[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旨

藥方試之多不驗者（從古方伎所長說入）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答安受學）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補前文語尤妙）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答有其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以下七種皆當時所受之書今或傳或不傳不必強爲之說也）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

驗之有驗旋讀旋解旋試旋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不但驗之而術且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時文帝後三年言盡今年則爲三十九歲古人論齒必終年乃謂增一歲也

以後備列醫案無甚峻潔俱不復錄

敘魏其事須看其設陡與武安針鋒相對豫為占地步處 [illegible]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一篇骨子陡插於此奇甚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豫伏薄其官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卽孝文后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昆弟燕飲者蓋用家人禮故嬰亦得侍宴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原只作閑話頭然此一段已伏諸竇無如嬰賢之根本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妒如罰之者然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其辭正而少回護魏其生平大略可見太后由

蚡之狗爲此好偏徵都圖而不廉其心魏其之賜金千斤盡陳廊廡而不私于己此四大異也竇其以强諫詘病竇嬰宣之黃來田蚡以情勢見疎人上書之不甚此吾大夫此凡以之問皆史公所着推義觀其以深致意情之情而田蚡之不值一錢亦俱於反照處見之矣

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寫不肯依眦宮闈處極有身分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起自宸衷獨斷有身分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久屈而氣不衰有身分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以天下委之並非出於私恩王孫寧可以讓耶與薄其官自相呼應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在家者進之甫得進位卽推賢進能大有身分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裁取爲用金無入家者魏其不必果以軍功進特于虛處設色所以極寫魏其也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

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三句隱括明明謂嬰之得侯以奮迹戎行與武安絶殊也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帶住賓客有針線孝景時每朝

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魏其之盛至此爲極又特引一賢侯作伴則盛處皆覺可思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栗姬之子以母姓名之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

爭不能得亦必爲占身分魏其謝病至此凡三以病免皆極寫其悟退以致惜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又帶賓客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

將軍者太后也主意只如此初無異論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

魏其賢侯也惟勘不破勢利關頭因而忽爲所動而不能自持又欲矯激爲高而或過於正此正景帝所謂多易者

寫魏其武安或合或分處綜緯之妙全在實上歷然當細辨之

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之此四句並非責望魏其使節死義只作襯貴陪客味之自曉自引謝病攎趙女屛閒處而不朝此三句是其不能自親引過正旨相提而論雙承入妙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只如點失俗情要之魏其本沾沾自喜故爲所動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此後魏其蹉跌便多桃侯免相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景帝言條侯怏怏魏其沾沾自喜皆切中二人之病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即從魏其出入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特先寫其底裡爲後之驕貴伏案令人不堪及孝景晩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此語直至東朝辨灌夫事處應出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鎭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此非寫田蚡之功正著其攬權之漸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徒以椒房之故得侯與魏其竝齊趙兵破七國對看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

所[illegible]而[illegible]史公寫意[illegible]月偏而前[illegible]所[illegible]亦只在其利害所以明其所爭者其微而爲禍及然使後世法法多易之人失其所與而自貽伊戚者讀之而早知所以自戒也

將相同一好客進賢用兩欲字寫其心事遂與進盎布等大別建元元年朝孝武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籍福亦錚錚佞佞者不惟善作調人兼亦深明世故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其意似爲魏其地若作教武安博讓賢名未是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曉人當如是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不能明言于上而惟于私昵巧發葢寫田蚡筆筆輕薄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此番有大見識其意正與景帝多易之語相發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

善人譽君侯自謂也却不露出益見其人品之高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此明指田蚡或以善人指蚡惡人他屬者不得其立言之微旨者也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合敘一段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興太平一段是陪然必魏其之謀武安順之而已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此句是主應上文疾惡惡人衆語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明應毀字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

魏其傳有三事諱傳梁王之失言也監兵計吳楚也諫廢太子也武安傳亦有三事風太后以相魏其因以自重也薦人除吏也請考工地益宅也若子小久心事天

武安趙綰王臧等（總敘筆力甚大）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悅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此東宮指太后以武帝尚幼時太后稱制決事）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罷太尉官別置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二人同退）武安侯雖不任職（獨接）

（武安筆力矯健之甚）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只添一二字盡出其醜）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以上是總綱）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

淵此皆其自己本傳至其他兩人串合處則不煩言而明矣故當分看合看以盡其理

此傳三人皆有疵病嬰之病在任易而大節殊可觀夫之病在使氣而任俠亦可尚至田蚡之病實不過怙勢恣驕誇誇小兒習氣使兩人善于馴擾之而不犯其共牙檄尾之毒蚡固不必有害人之心者也史公惟痛惡田蚡故敘三人琉

罷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再言之加郡國諸侯而蚡之陰事已伏于此）武安者貌寢生貴甚（忽另提起似閒筆而文致大佳）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小人恃勢肺腑寫得可畏可慣）當是時（上虛寫一段此實徵一段）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妙語武帝何如主而可令其蓄怒如此乎）（蚡之倖免誅戮實仗太后卿翼之餘無一能可知也）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

病處[illegible][illegible]夫皆用好醜夫紀之法而蚡則用加倍渲染之法從便蚡之惡一望無盡彼二人之病隱躍難知此皆筆墨變化之妙然吾以為灌夫之病不能勝其賢也

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接是後乃退句却更舉其驕奢乃見小人之僭肆無狀無所往而不然者也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歷舉其罪狀前後皆有照應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此句暗縮淮南王在內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重提魏其失勢接入灌夫中有無數頭緒一齊縮結在內非尋常過渡之法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夫闞報父仇冒死不顧其中直無一毫打算而其終身處己待人處亦不用一毫打算此皆取死之道也然死于符田蚡誠不若死于吳壁矣惜哉

灌將軍夫者頴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頴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頴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細密灌孟年老頴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以老不欲出而鬱鬱不自得則宜其縮朒選懦矣乃反以陷堅趨死是其負氣忼慨可知夫固綽有父風者也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出色繪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忠孝之氣勃窣而橫起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先寫披甲持戟則下一段俱是直前無滯之景不及轉矚之情矣寫生妙手募

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眞奇絕之事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寫得灌將軍矯如游龍便是項王鉅鹿一戰身分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若盡亡其騎轉似兒戲正妙在獨與一騎歸耳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便知其非偶然憤怒之氣方是忠孝本領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寫將軍太尉交愛夫之忠勇愈著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全傳出色在此故不惜極揚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

夫不好面諛似矣而在己之右皆欲陵之此何理也夫此處正與酷吏作用同符稱枉過

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再提名聞天下公案一筆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仍從名聞天下處得來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先寫一小小使酒樣子于此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使酒人却能使大臣人主交愛加此故妙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

正自禍歷親良不足法

極寫灌夫家居之盛橫三提賓客所以力為灌夫出脫也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總寫生平處能使瑕瑜不相掩而令人讀之畢竟多愛其瑜而恕其瑕此則筆妙使然也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夫之得禍正坐不學無術耳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一寫賓客之豪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再寫賓客之多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三寫賓客之橫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引此豈無意哉夫之得禍有由豈惟田蚡能殺之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兩失勢相應成局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魏其假灌夫以形他人之薄一團私意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

失勢而不肯引退喜與貴人游則其受辱于人必至之理也以失勢之人又不肯受人輕賤而樂與之爭必敗之勢也觀下仲孺剛爲吾輩觀時從又往往色厲內荏不脫俗情必窮矣

侯宗室爲名高灌夫又假魏其以交通權貴一發無謂眞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偏寫得悵地濃至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此蓋逆料其必以服爲辭故意虛計好實無意行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何說此乃與剛直負氣處大不同眞不足取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早臨武安許諾一發多事驕蹇小人之前出此勢利語武安蓋有以窺其微而薄之矣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健句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埽早帳具一圖勢利俗腸然不得謂非灌

術也讀之非此傳而悟所以處世之方惟當青魏其灌夫而何暇責武安矣

小人有小人之才看武安因灌夫出將軍乃肯幸臨晚魏其去三數語早已窺破而人處裏以設全不為所[illegible]矣許往而[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答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種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兩人[illegible]不悟也可不哀乎

夫懊之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頓事寫得人情加詳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大歸與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更多事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語灌夫殊無意往小人口吻肺腑皆見及夫至門丞相尚臥過意形容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此自小人常態武安于此原不足多責又徐行此徐行從灌夫眼中看出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忽慢忽恭無一而可魏其乃扶灌

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盡驩而去此句極寫得好雄性情出雖百世可知也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妙漸逼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仍從勢不利起見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罵得不當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蓋自謂未往請也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妙錯雜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可知前所以請實有挾而求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小人聲口如繪且灌夫何與也實是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凡用多少曲折寫成此句元光四

前武安未無過魏其而灌夫多事遂爲撮合遂爲結怨之始今灌夫本不欲過武安而魏其又多事强拉之往而竟成罵禍之媒此兩人相牽相負處正復相當大抵皆有婞直之容而中無堅忍之志

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先伏此一段則下文之怒發之不嫌其暴下文之質辨出之各有其因而淮南語言一事直貫至傳末此刻意經營處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偏是太后詔此下半篇眼目俱以太后作主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更屬多事之極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灌夫此處自知未嘗不明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何所見而爲此欲藉此求親厚耶多事之極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

以此處世無一而可惜哉一念之消決裂遂至於此也發怒于杯酒之間所背客居間皆遂不能脫要見田蚡積怒于灌夫向之能手徒以陰事恐爲所告故姑忍以作之耳兩人不知自是所謂觀其先掣灌夫又分曹補灌氏支屬而後以大罪劾之所以絕之告密之門則不救之而不已者奚蚡固奸人之雄豈

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此段寫勢利之態令人作惡眞敘事神品）灌夫不悅（伏一筆凡敘事必隱隱隆隆而起）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實輕之也然頗蘊藉）夫怒因嘻笑曰（一怒一笑活畫欲發不得發之狀）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亦輕之故不時見夫及至前則又不膝席）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詩甚）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蓋臨汝侯生平嘗有此毀夫蓋訐其私而刺之故謂之罵臨汝侯並非罵程不識也）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

二字所能及耶

爲李將軍地乎故遥臨汝反詰不識又從不識卅個李廣小人風雲轉變踊激出許多對頭妙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醉語嘈嘈直是索解不得坐乃起更衣稍稍去攪散一場頁會不得不假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三句一氣讀其事甚疾此吾驕灌夫罪語坐客罪已故巧甚乃令騎留灌夫横甚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描絶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横極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隨口撰出個棄市罪名小人之智何捷也遂按其前事既有賓客居間一段則此事約畧之而已明矣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

敘煩重之事而筆極輕清情詞兩活此非細故也全要得避此二妙如束朝一辨言甚多矣然先將魏其武安之言虛敘一番此是點清主腦法然後用田蚡自己口中借表出魏其所言丞相之短借韓安國口中代宣出田竇二人所言灌夫長短俱是一樣語作兩重敘法推田蚡言灌竇二人要處安國口中支吾不收即從蚡口

弃市罷魏其侯大媿（太媿寫得入情）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加一筆見武安燄燄之勢不可嚮邇）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瞻前顧後縝密乃爾）魏其銳身爲救灌夫（此段寫魏其身分極高）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特點太后有眼）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數語忼慨可泣鬼神）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特寫上注意魏其之殷俱是反映太后無一閒筆）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辨之（不直武安可知）魏其之東朝盛推灌

正敘出來此中皆有苦心經營之妙要須識得

武安之言便佞嬌妮句句作自己投首因而以危法中人前朝嚴分宜情狀絕與此類方知小人自有衣鉢

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此處明暗之妙乃史公極用意處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已上先暗舉一段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此非自尋對頭蓋勢已不容更止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俱是莫須有之事說來隱隱躍躍巧極險極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仍用含糊誣收之妙於是上問朝臣上意可知兩人孰是御史大

韓安國平叙兩人是非雖似首鼠兩端然前明云非有大惡不足引他過以誅後便[illegible]横恣凌轢數句正所謂他過而田蚡所誣指天畫地腹誹大惡不已暗剛此正是老吏斷獄能手不得少之

夫韓安國曰借韓口中明宣出兩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先是魏其言則意中自然左袒魏其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横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數語實無大惡在內早已放過幸變肆倪等語其立說正而巧當細思之益人神智不淺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以汲黯之賢而猶不敢堅對深寫武安勢盛總之一

只是寫朝臣絕不提魏其而魏其之暖手者已絕矣

特贊石建一言亦有深意是獄也强

太后主之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上意愈益可知卽罷起入上食太后便着意寫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婦人偏執口氣絕不論理之曲直寫得如畫且帝寧能爲石人耶先說已後說帝妙有分寸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言外明明有實太后正與藉吾弟句對針亦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郞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上接怒內史一案不明載其語

直之汲鄭是之謹厚之石建分別之而優於儒以循吏稱之韓安國顧陰為之地而不能明言漢人之風氣蓋見而武安之恣橫益明蓋傳外傳也

云何要亦祖魏其者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寫得氣勢燄燄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言皆垂死之人不足顧惜蓋怒之甚也韓御史良久思所以對者寫得妬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接口奇妙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媿杜門齰舌自殺此數語可以傾魏其亦可以安魏其傾之者武安未屈而太后已怒況以此激之乎安之者魏其本為灌夫魏其其言是則灌夫不死彼沾沾自喜之性未必內愧自裁也大抵安國意終為魏其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此却

從來大行皇帝遺詔尚書藏其副而受賜者錄其真魏其以貴戚賢侯勲業得爲便宜論上之旨理所宜有但

說得蘊藉有致使奸雄心服安國良善爲說詞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遙接太后怒不食一段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劾係都司空。初未見魏其所言不讐處明借以塞太后之怒然欺謾之罪不過失侯係都司空獄則不得復見上不得已而思及此然魏其竟自取死可謂非數耶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至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仍爲灌夫起見不負初心言見魏其不令灌夫獨死一片肝膽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弃市案者

詔書既係家丞封識明必受賜于孝景臨幸或曲宴燕朝之時尚書別無副本宜也小人所發害人無所不至而魏其之計窮[illegible]即使復得召見[illegible]不能借助于朝[illegible]豈能轉圜于使[illegible]但[illegible]受[illegible]寫[illegible]而[illegible]不顧身[illegible]之可非昔謂魏其非[illegible]當[illegible]賓可先則未可[illegible]也

誹劾者誹皆田蚡使之也不待蜚語惡言而始知鬼蜮之技矣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恚病痱不食欲死此時絕粒而死賢於後死數日多矣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總是沾沾多易兼立不定之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寫得甚曖昧蚡惡甚於秦繆醜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加故以字見上始終不肯殺魏其其春特寫得速于影響語雖稍涉荒唐而勸戒正復不少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國除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

此贊字字稱量過毫髮不苟末段嘆惋深長獨異諸篇咀之無極

時迎王至霸上（此即灌夫所欲告之陰事夫繫不得告而史公代爲書之以告天下後世快絕嚴絕）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武安前言魏其灌夫指天畫地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恰可謂自道其情矣）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輕薄之甚）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斷語鑿然銖兩悉稱）

兩人相翼乃成禍亂卓識具眼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指兩人索命一段眾庶不載竟被惡言指淮南事覺一段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以上後半恩仇

君子讀此傳而深嘆夫與人之不可以不慎也灌夫之爲人惟有挺矛馳壁奮不顧身圖報父仇一朝轟烈謂之壯士緯有英風而已洎乎失勢家居批根矯枉已非明哲保身况復賓客厮徒田園恣横其視田蚡伯仲間耳魏其感其歲寒柯葉不改

故常遂覩爲左右手而與之並驅並激于炎凉之場飽無田蚡亦自致殺身之禍夫鼓刀養母聶政原無宜死之方露版薦賢孔融豈有當誅之罪而睚眦嚴仲以百金貿厥頭顱輕肆禰衡爲數語覆其巢卵葢意氣之場相靡相攞瓦裂而不可復收往往而然此因不失其親之語聖門所以惓惓也嗟乎潁川歌起灌族久危而厲鬼得朋田侯頓滅恩怨之於人甚矣哉然君子於此則以爲蚡不足道矣

廣之勝人處只是才氣無雙四字盡之然有氣既勝則未有肯引繩切墨而軌于法之正者明其一生數奇亦才氣累之也篇中首載公孫昆邪一語實贊皆其史公雖深愛李將而卒亦未嘗不并著其短所以爲良史之才他人不能及也

文帝惜廣子不遇時之言非謂高帝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世爲名將綴信于前綴陵于後亦一章法）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提出一傳眼目以射爲線道）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廣以匈奴起以匈奴終）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善射）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綴一陪客爲篇末感慨伏脈絕非浪筆）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又虛寫一段檃括殊有遠神）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門尚武而今從武修文也文帝時則於無戰不接豈得不倚重名將帝意正以用才祇所趾大有黜[illegible]讒之風當[illegible]道匿守之時大者王小者侯取之如探囊矣今天下已定雖勤兵略[illegible]要必求之于簿書文法之中綱紀律良非廣之所堪也故嘆惜之此實文帝有鑒別人才處廣之一生數奇早爲所決矣

豈足道哉（以天子愛之而復以不遇時爲慨初見之似不情細味之亦具遠識）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細詳官閥處處有感慨之意）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于不甚可揚處着力揚一筆）以梁王授廣將軍印（廣不自重處）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處之極邊實左遷之爲賢者諱而敘來無跡）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寫出愛才人骨）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此數語是廣一生知己才氣無雙自負其能一揚一抑）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

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此處凡六遷俱在北邊故總敘于此以力戰約之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重提在上郡時一事爲寫生○此亦以名將故重之也中貴人將騎數十縱縱字以一字爲一句言縱解之使馳逐遠出也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是習邊事者之言射雕乃匈奴至精之騎別勒爲部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以百餘騎逐三人不足爲武此自以射雕者形容廣之善射以百餘騎作下數千騎引予看去乃見其筆法之妙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

人（善射二）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此處方為百騎正寫）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以膽兼畧非僥倖可比）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以上是其畧）廣令諸騎曰前（已下是其膽）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細寫軍令奇而法整而暇）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拿得定做得徹）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復綴

史公甚愛李廣而獨不滿于衛青青傳之會有天幸凡語亦頗不厭人意至如廣之任情孤往敗處每多于勝處然略其敗而詳其出奇制勝之勇令人讀之滿腔郁是奇特遭遇則文字生色不必如射雕一段精神更自爍爍可愛

此一段勇決愈見三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善射

逐時寫出如身在行間目擊之者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廣之意固爾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暇甚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註一筆亦見李出之輕易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忽插左右一語見廣無特達之知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又拈一陪客此處愛廣惜廣意俱見全在兩兩形擊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

廣惟有勇畧叉能愛人于兵法仁信智勇嚴五者實有其四惟少一嚴耳然其遠斥候以防患法亦未嘗不密也但說到無部伍行陣省文書籍事此大亂之道恐不可一日聚處旅亦言其過甚非謂於程不識以形勢之愚謂要是文字生色耳未必簡易至此極也

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軍行無紀律至此鮮有不敗者廣于此誠不可訓疑亦言之太過）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要亦適有天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才固不如李而語語對寫却不肯一字排仗非史公不能）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特載不識之語所以明軍法之正卽爲程不識附小傳非與李廣也）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

此役云破敗廣軍後云漢兵死者大半則廣之麾下失亡不可勝計而廣纔以善射自完律以常法殊難爲廣

之畧（看其歸到李廣輕重不失之妙）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并詳程不識之究竟是附傳意）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此王恢之失策別有傳此特以廣在行間無功而帶及之）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廣之數奇亦在其中）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敘廣官階進退兼衛俱詳悉）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敗軍之餘身且爲虜有何足紀而史

占地而安但其敗後之易失奇變非勝于他人之表也策勤者百倍史公必不肯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獨得之妙故出力數寫如此

公偏寫得十分英矯奇特蓋文之能榮辱人也如此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伏弓巧甚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壯滿可想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善射四於是至漢漢下廣吏數奇至此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野蕊疏花點綴入妙射獵亦不脫善射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四字慘淡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辭言倨傳如畫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以僨軍之將能使天子屢思而召之豈偶然哉非蓋世之才何以致此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瑣瑣處亦不爲之諱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之戰功不足紀每就不戰處寫出精神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善射五中石沒鏃視之石也非謾寫奇事實亦其才氣爲之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惟不能復入乃益見其射之奇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

飛將軍三字疑亦從絡繹兩馬間騰身忽上馳入塞內之事而得實偏于其一身之勇乎嘆服其御法之能也

射之善射六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
之善射七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
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
事一段又特書其廉而愛士之節亦并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
性也又就善射出色虛寫一段精神百倍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
廣與篇首世世受射對廣訥口少言插此五字妙在不倫因益見射之專與人居
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竟死猶終
世也言畢生以射爲事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
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復寫愛人寬緩不苛復寫

不發其繁複以類相從則此傳之零零碎碎處當刪當賞者多矣須熟讀此等段落方悟其理

簡易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縷縷寫善射而其用此語愈出而愈精彩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因必待其近而後發故弊不及制亦得傷敗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此段直接前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句看他中間瑣瑣歲入四段俱是虛景蓋實事動輒無功故特以虛間蕩之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相形一句益難堪而廣軍無功數奇如此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

此段廣之勇烈及其遇之艱危皆大畧與其孫陵相似皆以別將失道獨與虜遇皆以少敵衆而廣之終得拔身還漢者幸以救軍之來也史公寫此極詳蓋亦有所感云○附入李敢又背益見隴西家風世傳才氣而陵卒頹其家聲故篇末亦不復少爲之地也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又是一番敗衄而廣益見精神眞乃奇事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二句兩意直貫者入其中出左右者繞其外其視四萬人直如無物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即度不中不發之教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大黃卽連弩一發可殪數人善射入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借他人以形廣之勇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軍中服其勇亦匪自今日至是乃益著耳明日復力戰而

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此張騫之軍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數奇如此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遙應篇首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歷舉仕途順適咄咄逼人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與律同所謂首虜合格也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着意輕薄李蔡言外如聞嘆息之聲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重說一遍徘徊感愴

廣之將兵貶壓既多其所以不得侯者似亦無難共曉而臨獨鰓鰓于才能不爲人後不當困躓自疑自恉于朔别援陰禍以解之于謂此可倫一說而終非定論廣才氣有餘而紀律不整如虎豹雖雄豪絕世然羈縶于文物之中有不如立仗之馬駕犖之

敘事中夾有議論絕非他傳常格　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　寫出抗慨不自聊光景　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　有慨乎其言之　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　史公既爲之言而廣又自言其情良有不能自已者　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此與項王既敗諜諜自稱語情實相似　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　說相說命英氣索然寫無聊如畫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朔固術者卻與言陰隲之理亦有高識　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牛者此豈可以概
煌翟搠之奇論哉

大恨獨此耳武安杜郵之刎亦以殺降爲恨但此處史公只是惜廣之深反覆推言以明其才本過人耳並不重誅降意當從其前後神理求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始以老紬之既復用爲前部實紿之也是歲元狩四年也此替爲廣之結局特倒點年分鄭重有法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貪功之心如搗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數語寫得極明劃便足爲李將軍功罪鐵案眞良史

廣歷事三朝文帝以為不遇時武帝之時邊功日競而天子復以年老數奇止之要之二君皆不可謂不知廣者文帝以為非時之士多見長於當時之初武帝以為數奇之才難與共功名之會也前朝戚元戎衛光為一代名將臨陣之際裨將以下必視其體貌充暢者遣之以為功名之事不可與福薄者共之恐或因以僨大事

筆之廣自請曰再自請妙臣部為前將軍令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不可隳故不得不請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詞厲氣壓想見憤踴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其言不利青益不肯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補寫此數句正是前自請行良而是久乃許註脚文法明晰入妙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前從上誡足以徙廣矣必又將衛青私公孫敖之意再寫一層惡青而惜廣也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兩自請又圖自辭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

此雖偶然之論蓋亦未可廢也

青不必有害廣之意而史公寫得陰隱躍躍使人不能釋然要是惡青之深耳

詣部如書以軍令勒之惡甚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既回遠又亡導謂非青有意殺之可乎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却又仍不能得所欲豈數奇者惧之哉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軍還始遇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餘怒猶勃勃不出一語妙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先用慰勞後用激厲廣負氣宿將必不能堪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此亦長史述青之言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

廣一生蹭蹬至白首之年自請出塞其意實以衛青福將欲藉之以成大功不意反爲所賣觀其幸從大將軍又徙廣部等語飲恨無窮真乃一字一淚

上簿（忼慨憤踴）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其言深婉非一見可盡曉其合意甚遠也）豈非天哉（歸之于天總爲兩又字一嘆）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負氣到老死乃賢於生）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廣廉而愛人又以名將數奇死非其罪此哭要有無數痛惜在內）而右將軍（趙食其）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以下附傳）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又一個負氣人）嫣走

此下悉將廣子若孫官位事功性情一生平纖悉零碎一一寫出盡于二百餘字之中又妙在人人負氣往往屈阨皆影影與李將軍吊動此所謂神情見于筆墨之表者也

衛青隱匿擊傷世亦心爲衛匿且懾於其氣而不敢校

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各伏一筆敘事有組織之妙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漢丞相坐法多自裁當事也但此處亦影動多負氣男子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于李蔡之下復接李敢從驃騎之功彼失一侯此得一侯聊爲廣吐氣妙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也擊韓嫣于天子之前壯士然擊傷衛青斯尤壯矣居無何敢從

那且畢許之明彼去病晉又為敢取諸天子之旁而讐身報猶難禦主之乎青本人奴寵亦極一時遭際妻誅至此君子是以知寄戒之失刑也

子長以李陵得禍而陵傳亦隱括事蹟不復細為描摹正以陵之所以然者本末已具於任少卿一書也古人動筆早信其文之必傳若東塗西抹

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特綴此語若敢為厲者然冷得妙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責備李氏處正其極推李廣處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五字綽有祖風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常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此時便已英畧蓋世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

彼此復皆義之所不肯出也後人不識此意或謂陵傳匆匆正持大體或以臨文不諱良史譏裁皆非定論

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匈奴謂天爲祁連祁連山即天山合稱之者傳寫之悞也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此欲字乃武帝隱衷恐貳師之不能成奇功也極平常語知有針線在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特再點清五千人妙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數語寫得極詳匝亦極精神先輩謂其匆匆非也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誰實陷之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此處卻絕不下一曲筆所以爲

本傳皆摹寫李將軍才氣而贊又極嘆其忠誠文固有彼此互見之法蓋當于未盡處渲染不當于精透處畫添也

高

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句中赫然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收得凜然有餘響責備李氏處正極推尊李氏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比本傳更寫得壯浪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冒頓弒父作逆犬羊之俗不足復道然其作用一何妙哉觀其蓄志行弒却從不出嘯咄嗶托意腹心惟以勒兵之中嚴明斬斷用大事就而舉國無敢搖動者無他積威約之漸也孫忠武之論兵曰願方何如耳若就單亦有謂用行乎一也之論目則之方略運用固當從成法得來方過孫

匈奴列傳

單于有太子名冒頓（音墨突）。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音肉低）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欲藉手月氏殺之）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非久下人者可知）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反假之為逆之具）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蓄志甚遠而大有作略）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逐層敘來如畫）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梟雄之姿）乃可愛左右或不敢射

奚遠矣筆意瀾延千古常新豈偶然哉

旣聞殺父何不以此為問罪之名顧別尋他釁非冒頓敵手可知

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
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叙法俱變動）冒頓又復斬之居
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
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
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
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
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
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
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

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妙在絕不露圭角藏之九淵之識也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逐處停蓄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如此尋釁底裏已為人窺破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加所愛二字見其志遠大絕不在區區色欲玩好上着眼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伏筆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此處偏作遜詞文勢起落入妙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

冒頓不惟志滅東胡幷欲借東胡以推諸國以篡國新造之時而蓄銳養精闢拓大業先須想其堅忍之志而終乃觀其迅疾之情

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大學問與孟子諸侯之寶章合吻然非眞語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具有處女脫兔之奇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前兩番忍辱只爲此耳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匈奴本行國故只以人民畜產爲重而地則空之而已乃知前地者國之本一句實篤言也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長句亦勁與漢關故河南塞以周時河南舊塞爲交關境至朝那膚施皆長安邊邑遂侵燕代是

按淳維自夏后氏立國至冒頓時已二千餘年矣而一[illegible]

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補筆好理方周匝不但爲中國占身分也）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總束之文筆力宏大又有踈宕之氣故奇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總前文作一句）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收上節以提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官號雜引漢胡之語蓋即事著撰非屑屑求合也如屠耆王即賢王推此可見谷蠡骨都皆胡

語

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已上通舉官號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官號凡稱左者皆居東凡稱右者皆居西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其郡之大可知然此皆以近中國一面言其北則不能知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將都尉當戶且音疽渠之

屬（已上又評官制）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一國之政除祠祭外惟課校人畜以爲富强之資而已）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軋只作輾答辭）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中國安能及此）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亦有古禮朝日夕月之義）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然則亦有歷法也）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應作十）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亦覺爽利）其攻

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實良法然中國必不可行善爲誘兵以冒敵冒歟也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畫出情狀宛然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鬲昆薪犁之國前已敘東西南三路并吞此復補出北路一面來文密如此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作一大結穴

以衛將軍李廣相提而論則抑衛而右李以霍驃騎與衛青相提而論則右衛而長霍史公[illegible]

衛霍列傳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總提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轉輸糒糗輜重者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務欲令去病成不世之功當時非明有此令乃史公特筆也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不令大將軍當單于而委曲徙部務令去病成不世之功捕虜言單于東而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李廣公孫賀不書名亦偶然或謂諱之不必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一往深入人馬凡五萬騎重提明晝

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穿筆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將亡降匈奴者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値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始固欲去病當單于而大將軍偏又當之用適値二字妙蓋出於武帝意外也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單于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一路逐節詳寫精神百倍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此時已苦戰良久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應士馬罷句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

鼓譟而搏戰者于去病之功悉備之不書而惟以詔書代敘事則又于之移備引重于王言而衆章之忠自銘學于幕府其較其重文人代撰其稱其不問將之正問帥人許名評功自勿也

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第二節單于夜遁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第三節餘兵蹂躪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第四節乘勝窮追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第五節深入奏凱頗捕斬首虜萬餘級先束一筆寫追亡逐北之雄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直寫至此功簿明斷鍊兩不遺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另提以補二將失道一案蓋前專寫大將軍戰功既不暇夾敘而于事又不宜漏故複出一段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

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此語又爲青出脫與李將軍傳不同）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再總束一句合寫出塞戰功明畫之至）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寫至此亦寫大將軍一戰之奇也並非贅筆）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又重提更明畫）車重與大將軍軍等（亦穿一筆）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

此車耆皆匈奴王號

師率減什三以下三句……

將軍只用一筆敘過前極詳此極畧而悉于詔書中敘出虛實變化巧妙絶人亦開後人無限法門也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絶大幕謂輕騎度沙漠涉獲章渠涉水得王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三字山名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三句言其絶遠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至此方註明所斬虜功已多大將軍句師率減什三取食于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絶古雅可誦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驃騎至此凡五益封矣右北平太

[illegible]有而[illegible]入[illegible]二[illegible]也[illegible]件三[illegible]七之數必[illegible]上下文[illegible]不[illegible]從敘功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正史公筆力大[illegible]入[illegible]入[illegible]必有許多[illegible]之法下古[illegible]然史公他文亦頗有可省處惟此詔備截得體一字不可去須味之

守路博德以下歷敘裨將封賞愈覺炙手可熱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段段點從驃騎妙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靬此二人匈奴降王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靬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

多又虚攏一筆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此處驃騎甚詳大將軍極畧相對看各極其妙兩軍之出塞此傳外隻眼史公自作特筆更不關兩人之事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頓令前文戰功熠赫黶後一鈲妙不可言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並爲大司馬又別定功令班其祿秩孝武着意抬舉如此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二句附見亦傳外傳也亦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以下分置品題不滿驃騎之意固忽然亦終不肯遍許衛青是史公一片之心

驃騎方略殊壯而不恤士卒衛青仁善退讓而節概鮮聞二人皆極一時功過於廣而品則如此則漢之風尚可知矣爲二人傳故不得不如此平生然敘于榮枯分勢之後則深有意焉不僅以簡筆了之

痛惜李廣處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舍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此段痛貶正與李將軍傳仁愛士卒處一一對看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如此爲將鮮不覆敗者而驃騎竟成大功卽前所云適有天幸也史公文字彼此互相發明非偶爾着筆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青爲人實然原非過抑然天下未有稱也

衛霍一傳敘伐胡功烈屢矣莫奇于元狩四年之役兩軍分出彼此各敘而虛實詳畧一一對針極盡筆力之奇無一毫零賸也楊升庵云自日且入至行二百餘里竄得如畫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又月黑鴈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實千秋之絕調也

[illegible]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劔故其親名之曰犬子豈以讀書擊劔爲賤役而被以惡名耶小處不甚了了妙故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慕之而生平無一相似故奇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與篇首好字反應會景帝不好辭賦二句亦倒裝法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自是詞人氣類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

[illegible]
以見兩人之自具
歸心自留有以乎
復挑此亦所以明
此段風流絕不緣
摯利作合耳君王

之賦（可見古人作一傳文必有許多耳攝目染之助）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此平日久要之言淡而有情味不知史公如何摹得出來）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胸中有一段事在）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從此以下悉是相如之謀直敘得妙）臨邛中多富人（陡接妙）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富人眼熱）（不覺墮計）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作態本極可厭）

后之識法章紅拂之識李藥師皆是一腔雄豔心事雖不得爲正而亦胡可以訾史公娓娓寫之圖欲傳其奇耳豈以著其醜哉具隻眼者須別有識以處此

以有琴心一韻事則涎臉皆生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富人筵中豈有韻客傾者爲令而傾非爲相如而傾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極意作態憨韻俱有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倒轉前繆爲恭敬何可如此眷作用本出相如主謀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前既以琴心感文君又補此句不過以車騎動富人也筆極周匝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寫文君心曲妙既罷相如乃使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至此卽不復用

相如文賦皆可單行附于傳恐讀之不能終篇也若史公之傳相如則止此而已故刪錄之

繆態矣文君夜亡奔相如眞乃雄謷女子非可妄訾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以加許之事而乃名節不足論惟以人分錢爲斤斤眞富人語笑柄不小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苦境實難推非自咎其相從之孟浪也玩久之二字甚妙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藏過一段計謀只以實筆寫出而千古以下無不知其爲詭詐故奇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又中計昆弟

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先說破就裡此子善說富人令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此非富人所知故只輕帶急歸重令客妙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富人出手不易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倒應景帝不好詞賦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千古第一遭逢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

已上叙子虛賦大旨於前

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卽後半篇無賦是公所云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開千古文人滑稽之祖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淮南既[illegible]詞連伍被上以被雅詞多[illegible]

淮南列傳

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描畫愚騃人入骨眞妙筆）王曰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此處明揷伍被而後文多伍被美詞可見前是考竟之辭後乃伍被文致之語）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卽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詞亦蘊藉）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以行仁義而必欲奸天位小人有所爲而爲之往往有此卩吻）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

面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欲與促膝深談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賜几杖事在前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伍被誠見及此何故終不能自持故未可信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又順其勢而隱奪之臣聞聰者聽於無聲被言直是一篇王命論好體製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所謂來謀者謀萬全也此是正答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

作者也（已上似論目）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

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千歲百年近世累累說下若人後人看不排則冗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仍跟前說）

（亦竊）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已上似提段）昔秦絕先王之道（以下三段承百年之秦言之）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

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東南輓漕以給西北）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此句中已含欲爲亂者十之三四矣古文以明暗互見爲變化者甚多）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

血頭斂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五六七三段極整齊又極排宕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凡欲動人之聽者必雜以恢宏曼衍之辭此最得縱横遺習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蓬萊仙子竟似貨藥馬醫可笑極矣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若并不得觀則望遂絕矣餌得妙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幻絕封禪書所未見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即童男女振與侲同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試問神仙何所資於人問百工之事愚弄至此

（而不悟蓋其蔽之者深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即今之日本國）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中國鼎沸偏是化外之人得恣其欲）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先是力竭繼是悲思終於瓦解層次井然）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陸接）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但以首難者爲聖人非質言也）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

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四字立論之本）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勘破隱衷妙）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折落近世之吳楚其語猶夷恣肆而秩然整齊）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銷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言畔者本領絕大而非時終不能成功）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

與（以竇嬰爲將擊吳楚故）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絶祀爲天下笑（寫得前如屯雲之集後如落葉之掃令人索然意消）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逆天是正論但就時勢上說已失之矣）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于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畧用一頓即疾轉好筆力）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此中大有鈐京之妙）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亦睹與宮中生荆棘露沾衣語遙作關會）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

發當王聞子[illegible]諫祈指[illegible]詩[illegible]不[illegible]寧卒不能自定以及于難淮南王聞伍被之言氣怨結而涕滿匡可謂深感矣而卒亦終不免於叛逆者甚矣邪心之難格也故孟子論大人以格君心之非爲主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隱括聞誅一夫紂矣之意而不襲其辭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直以獨夫紂指斥王可謂犯顏敢諫之至矣卒爲畫僥倖之計何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

君子讀伍被折淮南反謀之言而嘆見幾之宜審一赴義之不可以不決也夫被而非智者則已被誠智者則宮中麋鹿已成爲沼之憂故國黍禾業隕

沾襟之涕持之過急勢不過誅鉶之旣深氣將見奪天下豈有父母縶於王宮密晝霈之半載而猶不虞洩機謀於道路啟猜釁於漢廷者哉淮南之亡題足可待乃被猶依違兩可卒爲首謀者不過刀鋸當前冀緩旦夕之死事倖可成則依日月之末光固堪化家爲國卽不成亦欲藉此兩耆苦口爲兔脫之緣耳見幾不審赴義不決卒傾廟社幷陷身家於乎惜哉

史記菁華錄

卷六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貨殖列傳

滑稽列傳

太史公自序

汲長孺武帝朝第一直臣而不相李將軍武帝朝第一名將而不得侯史公[illegible]深惜之故兩傳皆用[illegible][illegible]碑碣寫法皆存畢肖性情皆活[illegible][illegible]之爲人豪[illegible]三[illegible]動物忍之者不能[illegible][illegible]之者不能[illegible]史之奇不能私短之者不能[illegible]忘言包行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漢第一流人物也

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衛地爲下句引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無意着此語亦爲戇直者反而襯映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門蔭中有此人故奇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爲太子時難黯已久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而使黯往視實非其任而黯不辭意固欲相機尋事出其囊中之穎也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出使半道廢命而還雖曰持大體然亦見漢法寬厚迴非後世所及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

燒不足憂也兩不足字皆爲朝廷占地步然何不于奉命之時言之故知尋事見才是其本意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詔之罪數語簡盡足抵一篇奏疏黯非一味率直者也上賢而釋之武帝大過人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畢竟於爲太子時知之有素故惓惓如此以數切諫不得久畱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此等自是大臣宰相局量史公以爲學黃老所致此西漢人習氣須分別論之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

切直人能以清淨無爲之本領所以爲賢若刻礉以濟其直則不惟病國亦必禍身矣然吾謂黯之賢誠爲體

清靜爲用此正仲弓所謂居敬行簡者也子長雖於文而與古黃老其見地固不無少偏者而論世者自得之

歲餘東海大治稱之此豈談淸淨者所能爲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節以治郡者治天下古大臣原無兩副本領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此段總敘其性情須相筆尖轉動之處臯臯如游絲欲墜士亦以此不附焉此亦以是一層然好學游俠篇中用然字轉處俱健絕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栢袁盎之爲人也宕筆多姿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數人皆有一節頗黯耳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此亦以又一層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此段

證實性倨少禮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具畫意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寫生手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段證實直諫犯顏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點染法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一字定評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借點語特爲戇字作註脚蓋武帝戇字之評褒貶雙合非直少黯也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此段寫上之愛黯最後病莊助

之敬然有深意存焉

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中有主見問以決之助玩下然字悠然神往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此一事守城深堅此又一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總承上二句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數語皆信於其未然可謂知己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武帝朝多才獨以社稷臣許黯可思大將軍青侍中此段寫上之敬黯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總寫一筆上嘗坐武帳中又撮一事以實之零星入妙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

黯一生與張湯抵牾篇中凡三敘青湯之言且意而後相見河北黯異大概以刀筆吏深文周內紛然改章為根拔本法紛亂可論缺重于李斯漢患除去苛法獨何定為二十二篇曾參守之不失蓋民之去湯火而濯清涼者歷高惠文景四

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此段證實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其言甚正其議甚偉足令老奸心死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詰得無致辯處公以此無種矣毒罵嫂然小人不敢仇非至誠動物者不能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意匠經營化工肖物千載而下如聞其聲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此眞武帝朝清涼散如果

朝而始有勝殘去殺之意自湯一出而紛紛舞亂嗣是而蒼鷹屠伯鼓牙而興糜爛其民又甚於亡秦之世則皆湯作之俑也作俑無後天理固宜無種之言豈爲過哉然湯于當世亦以名德見稱而常與黯論頗有加所謂天道見所非耶史公於黯有湯之言再三爲之嘆而不殺其所感者深矣殺運既開雖聖人復起不如之何

（相黯爲四海造禍遠矣）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前後只歸重律令一事）而黯常毁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隱括處亦極精彩）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妙語可入典謨）上愈益貴弘湯（不情得妙不如此不足見黯之積誠動物）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寫弘意中事很甚）弘爲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以譽之爲陷之千古小人害君子多用此術）請徙黯爲右

存焉之端所以為萬世計也

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只如此妙）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善為大將軍地）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此豈武夫所能青于此稍有大臣之度）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直諫守節之臣能介逆臣忌憚故奇豈必赳赳武夫而後為公侯干城哉）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

以上爭律令凡一段爭遠功雖之深心大識一生其悵悵此二事然後廷尊在夢熱時難林

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逐步寫來咄咄逼人正黯與李廣傳同一機局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此爲三公位極人臣矣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又加擱一筆或尊用過之益妙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善寫人肺腑間事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巧中帶戇非黯不能道上默然有間畫得盡致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學爲諸媚耶評得不情而有態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怨得無理黯曰長安

情淚皆無益也

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激得更無理故妙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妙得春秋之旨漢徐以縣次傳之其持大體猶前也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嘿然數寫嘿然俱妙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漢法擅以中國貨物闌出關外通互市者棄市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其罪如此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其爲中國患又如彼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處分妙絕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大義正法不復有道及者今縱

譬若奉驕子一語自漢以來直至趙宋無不如此千秋短氣之事發端者則戰也揭破者汲長孺也是古今一大關捩也

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說得短氣又說得傷心）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仍是痛詆刀筆吏口吻）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還迴上意而收之章法極不草草）上嘿然不許（嘿然者深不許論誅互市之人也動心于黯之論因自咎而）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

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名臣也小過免之過矣至遇盤根錯節則終思利器武帝之用人不亦末乎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寫得侘傺而文淸剛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薑桂之性愈辣葵藿之心不移老臣心地以安社稷爲悅者如趙鼎過嶺出涕同一副本領也不得以前恥爲令意例看之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帝雖不惜然其待黯亦未嘗不厚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

老臣去國如此所以爲社稷臣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暢發張湯巧佞之隱眞如燃犀照渚百怪惶惑湯縱不能害黯黯則必將誅湯如有明嚴相之于椒山其勢固不兩立此帝之所以必欲出黯于外也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淸寫出行所無事簡而妙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

篇首既云濮陽人又云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篇末逆疊述衛人仕宦者而以皆嚴憚汲黯出其下結之史公作文雖閒句冷字無一處無着落如此

居淮陽七歲而卒帝之重黯極矣然終不樂近之惟其多欲故也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與黯相反激射得奇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特點濮陽字與篇首應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總一句收得有味外味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為項籍將黯與當時為人相似處甚少各引其先一人又各與本人不類俱文章羅紋之妙籍死已而屬漢

鄭當時傳只極寫其愛士好客然通體皆用虛寫獨以脫張羽于阨一事其以任人賓客而有好客一事終其成其敗皆以客之故也明當其廷論田竇一事時始見魏其後不能堅對則以竇嬰灌夫亦好客之甚者故也

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古之節烈士而史公不著其名不爲立傳所以爲輕節義而重奸雄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于阨實寫一士于前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此事亦後世所難行莊之好客自是任俠自喜故態莊好黃老之言特插此語爲與汲黯同也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極寫得士之盛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爲右內史緫敘一生平歷任官閥別是一格可爲權式以武安侯

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此當時骨鯁處却寫得極畧以全傳不重此也遷爲

大農令莊爲大吏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

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

以給諸公尤難在此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以竹器貯食物儉之至也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總只一意變化出來

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兩頭二言字虛寫誠有味其言之

也神往語奇絕有至味常引以爲賢於己卽有味中紬繹出來未嘗名吏

與宮屬言若恐傷之已上極寫好客之誠聞人之善言進之上

其處亦以賓客之故累之一意到底

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决河自請治行五日此段只引證翕然稱之實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此言其結客之多到處有逢迎也莊糧叶韻蓋是時傳頌之語請治行者何也然鄭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此與黯相反處然廷議獨與黯同是魏其侯傳中偏不詳寫古人作法須看全局不肯草草如此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以太守而卒與黯同鄭莊汲黯始列爲九

汲傳不及賓客感衰鄭傳亦惟篇末賓客益落一語贊語自發生平太息之意故橫插翟公之言作結實不專為汲鄭也

鄭莊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合寫二人帶閒處發明合傳之意大有感慨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只用一句帶出莊語來莊兄弟子孫以莊故又一關鎖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以傳外意作贊則寓感慨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西漢之初多頌法
黃老之言其與孔
子之書兩賢固未
暇辨也起處所引
老子上德不德云
云正指[illegible]所
德而非[illegible]
[illegible]但約[illegible]
不[illegible]解
人

武帝之用酷吏也
皆以[illegible]治而仁之
而酷吏又皆有公
廉[illegible]之才當武
帝開[illegible]利之際

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引孔老兩家言起以德字壓倒刑法史公卓識）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在史公意以不德爲清淨無爲以不失德爲科條詳備而老子本旨又不盡然）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雙承孔老之言而嘆之）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卓識名言）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此指秦時言之）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即指鹿爲馬之禍亦以法嚴令酷之致）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

用之亦往往有成效甚當[illegible]亦與治武健嚴酷之風而特宜勝任愉快此明是刺譏武帝本天下即以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縱所當道之意又隨引兩酷吏之被誅以為網戒諷諫微情益然可補此極用意文字也

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因網密而致奸多因奸多而更立嚴法其實無可奈何史公顧若許其能靖亂者亦反言之以剔起漢興之效耳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仍以孔子之言結之意重無訟之道爲末世嗤笑亦斷章取義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網漏於吞舟之魚此以高帝悉去秦苛法之時言之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可見救火揚沸亦終不在武健嚴酷寓意深遠咀嚼不盡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

古語云察見淵魚者不祥蓋天下之事急忌太盡如郅都之為人亦廉强毅直諫敢言守節奉公居邊禦侮固屬能臣之最即其故威宗室臨江特借訴分所應為耳祗以一念酷烈不近人情遂致身膏刀鋸而天下快之君子是以有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言也察淵魚過于義

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先寫兩個榜樣在其前重鼂錯被戮處後有郅都甯成之屬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文仁主都無所見才可知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慘酷本領必附義理而行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繪出本强情狀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其言固正只是覺得不近情便成慘礉之氣耳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立言又幷巧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者也汲長孺及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清強嚴厲庭固有而寬簡愛人不務苛察故爲賢耳

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酷吏之發如此）都爲人（虛敘一段足盡生平）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清剛奉職自是能臣）（一念慘惡遂成酷吏顧用之何如耳）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都似汲黯處頗多然在黯傳寫來俱可慕此傳寫來俱可畏筆妙如化工肖物也）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數句是其殺身

罪狀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都之立意總之入其門者不復放一線生路而已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臨江王罪不致死都殺之適以自禍亦天道使然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已將殺之却又少住以盡其才須看兩中法句呼應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酷吏負邊才如此亦豈易得哉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極寫其威攝人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

中都以漢法所中之法不明言蓋都不必言可緩之罪而一生實貴則無一念不足以救其身耶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郅都郅都斬寗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寗成只是好氣二字做成一個酷吏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滑賊任威又足四字好氣之所以濟其惡者也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串郅都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借襯法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好氣而敢陵人所不敢陵之人乃見其酷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能使都屈亦非漫然使氣如灌夫之流久之郅都

寧成一生只是尚氣篇中陵上操下豪猾惴恐處雖極寫酷暴然尚無濫擾其民之事也爲吏者猶當時得之世而有治[illegible]如于產惠人而循謂政莫如猛故亦何可厚非哉然以罪見鉗而行狡貲財成重於此者以也夫

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以串法寫詳畧俱有骨力）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從中刷內史得禍）抵罪髡鉗（寧成髡鉗髡鉗不足以蔽酷吏之辜也故再寫一筆以志快史公之意可見）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是其猾賊作用）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可比人乎（與郅都所稱相去遠矣）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又寫抵罪之後一番作用猾賊任威之技乃盡亦是文字逐段變化妙處）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

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爲小吏而陵上官奇矣至爲刑餘而威重過郡守不更異乎成之才亦亦實有過人者未可深訾也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舅父侯周陽周陽地名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宗家者諸侯外戚之家任與蔭同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先寫此筆便定由罪案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驕恣守甚于猾賊任威總爲其惡不但絕異于郅都之公廉亦殊遠于甯成之任俠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加奪之治三守便乖罷好氣好氣者

汲黯蹊折弘湯處亦頼于伎然疾惡耳非爭權也奈何與周陽由並論此公往往有文外之節不大了了處文舊註以本當為周茵伏句總承汲黯司馬安非是言與汲黯俱為忮害雖以司馬安之文惡然且同列而不敢亢禮也趙禹能識田仁任安於亂賊之中亦賢者也徒以文深為酷吏須看以為之主律用法益

不為勢位所詘奪權則罔上行私與汲黯俱為伎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何所不至此所以終及于禍也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周陽由棄而自甯成周陽由之後忽總束一筆文勢極變動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至以羣惡之罪歸之郎作俑無後之嘆也趙禹者斄音台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禹稍廉平獨以文深列於酷吏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

大府亞夫有大臣識畧正與汲黯斥張湯意同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特點出刀筆吏三字妙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傳中眼目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串法作見知見知者律法名即知而不舉者連坐之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傳未畢即入張湯又變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爰書即獄詞其中備具士師訊鞫之由及論罪如律而朝廷報可諸款式然後并取盜鼠贓證具獄而後磔寫得絲毫不漏故爲天生酷吏才也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

古之人必視其
所與湯之所與
共皆非端士也始
因趙禹定交繼爲
甯成掾又爲田
蚡狎史終以朋
交[illegible]但觀[illegible]
深刻[illegible]
傾邪宜其爲酷吏
中之首惡也

遂使書獄。引一小事起見湯乃天生酷吏之才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卽周陽由之父趙兼嘗繫長安亦從治獄中出身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看其步步從刀筆吏露頭便知與士大夫出身迥別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督治山陵中壙室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此方是湯脫穎而出處故亟下上以爲能句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文有見於彼傳而此不復書者獨其定律令事禹傳湯傳兩書之所以深著其惡也務在深文

見文法極佷亦不
[illegible]
好深文[illegible]文法者
刻[illegible]文致之法以
爲[illegible]而敢鍛之
亦不得檢羅律令
以典以求其相合
[illegible]也惟其喜好刻
深所以當求官屬
害罪而致之于法
右張湯於上所是
所愛而着讞決法

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先作一束禹爲人廉倨忽入禹傳離奇開合極文之變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禹之爲人與湯事事相反徒以一念刻深遂相得無間特以禹爲人湯爲人平提二段以不沒二人之眞湯爲人多詐句句與禹反妙極整齊又極參差故奇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爲小吏婪斯不五品如此至爲

閒於廷尉絜令是即近世新例之法也即此二語洞見趙湯二人更定律令紛紜繁重大改高帝舊章使人無所措手足矣此二傳中骨子也

三公卿有廉名其詐可知盡挾肺腑惡之至也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附古義決大獄附古義美事也惟其一詐寫得不值一文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亭即平謂以經術平疑獄如嚴延年以春秋律衛太子是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絜即絜矩之義比較舊法而附合之即新例也奏事即譴湯應謝此段數用即字皆妙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詳寫一大段如秦宮寶鏡無隱不燭蓋湯好深文故史公亦即以深文寫之此亦酷吏手段非他文所有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

湯立意亦要鉏豪强振貧弱收恤故舊薦揚屬吏及弘奬經術歌尚廉恥皆是美事惟一以詐行之遂覺無往不陰邪睒昧史公

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揚善蔽惡亦美事也惟其一詐亦寫得不値一文所治此段專就治獄上寫其詐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財斥裁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先見上口奏以開釋之故雖文致於法而往往裁察見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亦終不沒其善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故人子弟爲吏者飲食之此倒句法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本欲爲湯之得聲譽却先着造請不避寒暑則其得之者更不値一文是以湯雖文深意忌

孟力雖治所謂
百世可知也

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弘好儒術以湯依於文學之士故亦稱美之亦倒句法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湯之刻深治獄只陳皇后蠱獄窮竟黨與及此處窮根本二實案餘悉用虛寫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及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前言上所欲釋卽與輕平者此又將欲釋者爭而誅之然則湯之立意刻酷益可見矣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于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

群酷吏非無罪過於湯者然用事之專自以得君之深且篤則未有之過皆此所以媚群之氣焰之所滿上自公卿下及黎庶無不被其毒湯即無與於故人民爲亦何益矣宛轉寫來不留餘力也如此

徒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大書承上指既不怨湯亦深譏上也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兼幷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聚斂實弘羊孔僅等所爲湯惟舞文巧詆以附法故盡寫在湯案內筆法嚴極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卽承聚斂來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此皆桑孔等罪案今皆幷入皆決於湯句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明明以羣兒之咸罪幷歸一人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天子忘食天子視病

兩頭以寵異結成罪案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獨作一段寫湯排陷朝士樣子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言既曲謹不足以動雄略之主而歷敘累朝之事亦絶不知忌諱宜其言之不見聽而反以賈禍也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文帝乃不得已而用兵非欲事匈奴之謂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言以用兵而懼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和親傷中國之體本非長策帝

武帝朝有三大敝政責治獄之吏信興利之臣啓窮兵之禍是也惟張湯一傳兼有之卽如狄山所議固不中肯綮湯特以愚儒無知一語駁之迨山自讎湯而武帝自責之乘鄣耳段生獨識羣臣震慴一語便見窮兵之禍皆湯養成而箱

方欲威服四夷何惜煩費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亦不達時務之謂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愚忠詐忠其言甚確但不應舍本議而掘拾他事耳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與議和親事何與而自尋硬對耶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上方任湯而山痛詆之故欲以事誅之亦與末議無涉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衛邊列亭障爲屯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此蓋湯所使非眞匈奴也所以羣臣震慴湯

結筆以之成錢如指鹿為馬皆文章妙手處

漢之酷吏大臣多以羅織告姦及服歸咎於諸曖昧之法往往不識人以獨張湯以摩足細故遠致殺身而讀者若指以從容自此未見獄章皆以此一條詩而收無

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應田甲一段大爲湯惜）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傳末點綴此句于田甲段下有味）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自此以後皆湯所以致敗之事亦極曲折）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文欲傷湯而顧爲湯所殺然湯之敗卒以此事發端也）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數寫心知以著其陰險不可測揣）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詐變將窮數數描寫）

全不足以自滅其罪也故湯之得存也以詐其設細也亦以詐其陷人也以詐其自陷也亦以詐嗚呼山亦自伐者夫自原公之以告爨固肯諸何不鑒於湯也

皆爲後面墮二字伏脉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感其爲己報復然極曖昧文極平常俱用零碎寫法壘成死案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常案趙王趙王怨之幷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告得不甚了了而能中武帝之忌故妙事下廷尉謁居病死謁居不死湯未必敗此天亡之也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導官獄名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佯不省湯一生善詐今偏以詐敗可謂非天乎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告變李文摩足之事固從李文起事有原

委事下減宣串入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與湯窮竟他人處應未奏也頓住另起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又詐凡爲湯事俱從心曲傳出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即前所造見知律欲以此誅青翟狠甚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忽起案奇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朱買臣亦有奇特處而史公不爲立傳僅附見張湯傳中故其書法較兩長史差詳班掾遂爲補傳蓋未得龍門去取之意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

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害湯三長史俱只從炎涼起見非有他故也自然兩敗俱傷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此念猶爲感助薦舉之恩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凡守丞相長史背後用效力起用之意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階吏本好以氣淩人况廢員乎楚人剽悍寫得深穩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右內史及諸侯相皆眞二千石邊通學長短戰國縱橫之學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二人總寫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與買臣詳畧各妙湯

味莊翁之言可以見湯所事之有餘不足更辨矣

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由王朝而下自一人總二人又總三人交筆妥帖以故三長史合謀曰遥接三長史害湯欲陷之句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皆與莊青翟謀之言直激之耳未必果然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左因佐證其罪者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此亦賈人徼貴徼賤常態遂以澳禁令陷湯自是寃獄且湯既貴之後亦不聞黷貨事也三公之貴何事不可致富乃垂涎賈人羡餘耶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問得猜佷之甚湯不謝湯又佯驚曰固

宜有疊寫二句發詐如鏡固宜有三字湯固欲移罪他人耳適會減宣趙禹兩酷吏與作劾敵遂不可收拾天買殺之也滅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顛頑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郎同定律令素所兄事者也果報可畏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妙絕不與辨本案只以現前果報惕之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趙禹至湯固無生理矣來俊臣鞫周興亦如此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

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特書此語見與田信分利之誣史公雖甚惡湯然初未嘗恕買臣等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爲天子大臣而有與賈豎分財之名汙辱極矣此母善於爲子報仇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武帝蓋終惜湯丞相青翟自殺此以三長史故非爲宗廟事也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惟湯有後趙禹中廢又接趙禹其傳始終以一傳遷出湯傳之前後文體極奇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

加緩而名爲平（褒貶處銖兩不苟筆態千曲百折精悍特甚）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妙句是怨禹即是終不怨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獨禹稍平遂以壽終）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伏張次公傳外傳也筆有餘姸）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有識然亦巧於薦弟）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寫得妙絕又是一種氣色）縣無逋事舉爲第一（縱本羣盜故其一生只是盜賊器魄一味斲殺別無伎能）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

前寗成以覔錯抵罪家于閭里其傳未畢又見義縱傳中方結成案銷傳於傳中歸結趙禹之法也若他手則兩各爲起結豈有此術奇出沒之妙

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酷吏治效如此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寗成家居又入寗成極言成之暴以托起義縱之暴倍蓰于成來背面鋪敘之法最爲文字生色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寗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其狠如此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隷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寗成之怒其見畏于人又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陡接聞

校軍數出定襄而吏民亂敗則亦由於上之操之而不聊生耳乃以殘暴之吏迫其賊虐何哉武帝之罪上通於天矣○爲死罪解脫句向以此語爲私入相視罪名甚縱意益以死

甯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與他吏出入關者應甯成側行送迎成見縱又若羊遇很矣奇甚然縱氣盛不爲禮至郡遂案甯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四字妙絕即無所措手足之變化也而平民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酷吏未有不任其爪牙者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妙在一掩字殘酷無復人理在此重罪輕係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輕係既與重罪殊科私人又非見囚可比而縱一概殺之所以爲掩也縱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

囚中無生理亦盡殺之如爲解脫其淹繫之苦者然此惡人口吻也

惟縱傳歷舉羣酷吏相並而言其成 [illegible]

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奸猾反有生涯從來加此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沉痛可味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奸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兩兒相聚而縱之惡愈熾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到底益賊器魄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積痛盡底提出直指始出矣繡衣使者始出翦塞奸暴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閻奉從吏之惡者公然拔用皆縱之罪案也兩矣字有太息之聲縱廉其治放郅都

豪猾奸吏持其陰罪而縱使督奸因亦一法然曰快其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縱之惡人不敢問而偶以意外取死天也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楊可受告緡上所使也而仲捕之豈得以修成子仲爲例耶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天子方以告緡爲可獲利故發怒義縱棄市又綴張湯似無謂而妙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出身與義縱略同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串法妙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

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條絡在手此人亦有將帥之才但用以督盜賊亦未爲不可用以戕民即無人理矣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聲爲妙不必實然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提九月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此一念之惡直包至冬月益展一月是吾事矣一嘆所謂惟日不足也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

河內至京飛驛奏請數日得報流血成渠而猶恨亡走之未及非殺固風[illegible]清獄如此形容[illegible]更[illegible]之[illegible]訓[illegible]足以比其兇殘

藏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私驛之效至流血十餘里。此盡殺之語慘酷什倍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纔十二月蓋三月中殺千餘家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疊三句酷燄猶赫其頗不得偶有逋亡失之旁郡國黎來黎與此同及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漢法立春後不許決囚此溫舒置驛之意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前聞聞其廣平道不拾遺此聞聞其河內無犬吠之盜也亦遙接法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河內關中皆其舊治故徙其爪牙以

溫舒在十人中至爲殘暴而尹齊楊僕將附見溫舒傳中[illegible]溫舒之爲中[illegible]也[illegible]

爲搏擊之助　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憚者溫舒憚義縱也其文已在前舊解作縱憚溫舒　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以下昔張湯故吏史公所以不肯恕湯而必列於酷吏中也班史不知此義別爲立傳便非史識　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虛寫各有詳略之妙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尹齊才具不遠溫舒遠甚而廉過之便知牽尹齊只是極寫溫舒之惡　上復徙溫舒爲中尉再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

楊僕本非酷吏而前以嚴酷二字爲提後以治放尹齊四字爲本和融與速史公亦善言斡旋如此

爲主爵都尉又過一傳合有天巧離　楊僕者宜陽人也此段只爲楊僕爲主爵都尉小註　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爲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征東越時敗衂失爵史究言之非此時事　而溫舒復爲中尉即再爲中尉事接前段　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寫出惡人性情奇而確　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應尹齊爲中尉時伏匿不能爲治　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音項購告

十人中第一無品者其才亦遠不逮寗成輩只是一個任用猾吏而已宜其答連五族而千金之產適爲屠劊之與也

言姦令人爲匿名告密缿銅櫃可入不可出置伯格長即百家連坐法以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諂又虛寫一段見其品之汙賤不足比數惡之至也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大豪謂巧爲文致名作大豪也舊解謂熏炙之如借此懲彼之謂則與諂態不符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溫舒之惡在用奸吏而其敗也亦根於此故處處提出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又點爪牙之惡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
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語上希旨故態上悅
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文簡而變化奸邪少禁
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三爲中尉如故操文法小變歲
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終以庇吏賈禍及
人有變告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
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王溫舒五族光祿徐
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
族乎假他人口出之咨嗟涕洟悽耶恨耶寫得妙絕溫舒死家直累千金[illegible]

温舒最酷禍亦最
烈若尹齊雖不實
焉而誅滅既多者
得免死可謂天道
[illegible]

須籍如此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特借尹齊相形如此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尹齊亡尸自温舒等以惡為治此該諸人在內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此又獨歸罪温舒妙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枚舉羣盜與羣酷吏正略相當也然則酷吏非惟不足以禁寇而實為致寇之媒酷何禆於國哉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寓出

醜漢吏加見戲妙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此尤其小者故上云百數此云不可勝數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酷吏之一變○督之此亦酷耳但猶弗能禁也乃使二變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又加酷焉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筆端有眼殺戮無辜不可勝紀而問一二盜魁以塞責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三變○沈沒其命即連坐誅死也曰羣盜起不發覺而捕不滿品者

正義明首敘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一傳其詳

減宣大抵猶苛察之人其才亦有過人者然鉅大臣之[illegible]而又濟之以[illegible]刻其論不可勝言矣明梁儲[illegible]為吏老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吏日用新書[illegible]有一[illegible]其判斷乃許市[illegible]之[illegible]同然[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和為故造為名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所謂沉命坐也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千古錮弊至今爲烈府亦使其不言終究無可奈何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吏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衞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卽從馬上得來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疑獄有矜不聞敢決也品目殊妙數廢數起別是一般敍法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串溫舒而宣爲左內史

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獨以苛細刻薄爲治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辨語有斟酌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宣起小吏算權精敏故能行其法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此天殺宣也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減宣族殺而杜周任用忽過一何妙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串義縱以爲爪牙酷吏各有衣鉢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

一段說減宣而外寛一補勝一段放張湯所同上史工然司同之亦紀可見矣然上意欲誅者乃誅之則驟刑毀殺皆武帝有以啟之也下張湯所當時皆見之十一段以該訓之十人之局是節為中無數上以為能等

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相編字法妙猶相次相等也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寛內深次骨善摹人情狀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與上段排比而長短跡密大疏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係待問巧甚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自是正論周曰三尺安出哉強詞却自足以奪理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律外有例千古爲昭此語實發其竅至周爲廷尉此句遮入詔獄有飛渠架

棣婕之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係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此舉天下多故而言之殆非周等之故）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極意恣寫如聞歎息之聲）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此句接上舉之廷尉此言廷尉會訊不容展辯也）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重寫一遍撮出詔獄所坐罪名）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又總計算一遍）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執金吾之屬吏有逐盜校尉）捕治桑

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處處深刻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又添出二子之酷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溫舒至酷而周及其子又過之煩慘極目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貲累數巨萬矣又補出其貪婪皆深惡之辭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總斷一筆然郅都伉直然後分別其善處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陰陽即向背也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獨提

酷吏傳後引馮當李貞等猶游俠傳後引群盜之意也酷不可無才俠不可無守如此取人真堪當水鑑之司

此四人亦有微意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可見官事之廢實酷法有以致之而酷法之吏皆湯有以釀之也史公不肯恕湯如此而班氏獨別提出之失其旨矣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汙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樸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逕從前接文法斬斷不亂史公才大而心未嘗不細如此讀者之方見其妙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引韓子語以儒俠並譏起桼匹俠於儒已占地步）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此如公孫弘張湯一輩人似褒實貶）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此正亂法之爲儒撇開一邊）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再引眞儒無可譏笑者而世復笑之然則世俗之評論不足據可知亦爲下排擯游俠俗見起案）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當時雖笑沒而愈光）

先言游俠之義足多又言俠急時有以見世俗少不得此輩人此進一步法

今游俠陡接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數語洗出游俠眞面目一篇骨子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頓起文勢宕甚太史公曰述父談之恆言引證緩急時有何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亦應起段學士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不覺說到己身悅口沉痛鄙人有言曰此段文極

排宕處正在粘而不粘脫而不脫

過前長峽在此一段中有逸妙在管

詆當世輕嘲匹夫游俠之見不過嗜利俗腸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蹠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重此二句言其所稱道不過攘利之魁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以上是譏儒之失引起下段而布衣之徒設取與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隱括上亦有足多及緩急時有二段重復唱歎一遍意味深長誠使鄉曲之

俠然後合鎖儒俠而歸到游俠一面來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力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此是伸儒詘俠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此是伸俠詘儒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至此方獨點布衣之俠來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大爲俠客裝門面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明所以不取有位人之故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明所以獨取布衣之俠故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

游俠之士要是人生極甚好爲的難之事若以富厚豪貴于揮金結客者當之則一文不值矣史公之意千回百折直送至龍門碣石之源真極用意文字也

余甚恨之應明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意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綱應上以武犯禁句筆下不肯恕人如此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極贊峭潔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妙以游俠之醜見俠亦有眞偽正與儒同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隱隱與起手論偽儒相仿好結構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猶有總敘餘影此文家事外遠致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

稱朱家不容口而不使一實筆然朱家竟足千古歎今之策備墓誌亦刺刺細事推原而紙間之無一意筆神蓋古文之法不講久矣

朱家傳虛矣而劇孟傳更虛蓋朱家傳尚從正面看筆而劇孟傳皆從四面八方看筆也始言牢相得之若得

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史公重遊俠處在此所以娓娓不去口振人不贍奇特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俱用虛敘最高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顯終身不見也實事亦畧扯作證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田仲只附見朱家傳中筆極跳脫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捷遞過好筆周人以商賈為資起法與前傳同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正面只一句奇絕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

敘國則其傾動公卿隱然操朝寧之重何如次言母死而送喪千乘則其風聲四海傾然嚮王公之上何如終言死無餘財則其振人之急不遺餘力何如蓋因孟之行事大類朱家則不答更添一語故作詞死法更尋活法也古人究竟全許非大可議矣

而二傳句句虛此傳則司何有古人避就之法未嘗不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條侯事見他人傳者俱可傳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斷語劇響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附傳一段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瞯郅都所滅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白氏不止一豪故曰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史公最重郭解獨書其字又詳其系末復綴其字俱有深致解父以任俠

標猶明也

朱家劇孟一以振人之意爲主郭解則急欲著己之奇如人殺姊子必令其窘急自歸然後舍之箕踞不敬必使其知感謝非然後滿志由此而推

孝文時誅死先了一案解爲人短小精悍頰上三毫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備著其少時盜賊姦究之狀愈見後之折節爲奇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此段是解立節之大凡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此又見其天性之本具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貫徹通篇解姊子負解之勢可殺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語質而有味人

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三句語氣不完而神態畢具棄其尸於道弗葬很甚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俠者作用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此固見解之能收能展然殺人賊王法不得過而問焉解之犯禁網已根於此矣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卽微知賊處之意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一布衣出入不是回避何罪可殺是吾德不修也僞自反彼何罪乃陰屬尉吏曰欲其感而悔謝是

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一糞溺之故不見較亦已矣何必又特加惠乎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總是僞耳

之踐更字亦取更替之義亦取更籌之義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處處找此句妙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容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欲不使人知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此意殊詳密周匝語氣亦藹然可感乃夜去不使人知夾語夾敘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

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又批)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少年慕解之行知解客亡命多人請代爲給養)及徙豪富茂陵也(提筆別甚)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訾不滿三百萬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吏以其有豪名之故)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語甚聽察解之禍根伏矣)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又批一筆餘氣猶勁)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

前云吏恐不敢不從益上之旨責既嚴不得不然耳彼何罪而駢首戮之公孫弘之言頗得大體不得概以深文目之也

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語未畢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先安頓一處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忽又找此數語纏綿有餘味已又殺楊季主遙接楊郭為仇句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一時惡燄與大逆無異矣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得人死力如此所以深為解惜也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謂到此處所以生所主之家告之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奇男子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

所殺皆在赦前（先言解可無死筆端裊娜盡致）軹有儒生侍使者坐（補入一案非另敘也文法絕奇）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奇甚）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天子宰相皆首提布衣爲言此總敘中侯之門仁義存一段議論所從出也）遂族郭解翁伯（又綴其字奇甚）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先抑一筆然後揚之恐其遂與朱家等並列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

附見諸子概以逡巡退讓一語括之蓋得朱家等之一節首爾

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文有餘響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傳重朱家贊獨言解彼此互見之法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此俠之效而禍之根也說之津津其惜極矣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於戲惜哉

此序當與平準書參看[illegible]論大抵皆若[illegible]帝聚斂而發觀其從至治之世安俗樂業而輓近塗民耳目幾於無行說起後又言最下者與之爭總見民生日用安逸樂康關乎至性為人上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則非有期會徵發而如水之趨下自然能盡智上下通泰各見德裕若權貨算緡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小小一事必從大處立脚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此伏下善者因之道理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此伏下最下與之爭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貨殖爲養生之源世非淡泊則人爭智巧貨殖亦安可少哉雖戶說以眇論大道理名議論終不

秋之操括而與之爭則已且如周書所云四民不出而商之分由交困人下卿大夫大意如此也詳或謂史公目何嘗困而作貨殖所謂以肯引首也

能化故善者因之（此至治之世）其次利道之（開其不竭之源）其次教誨之（導節法制）其次整齊之（覇者作用）最下者與之爭（掊克巧取）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先臚列四方大凡）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遙承耳目口體等意）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三句賓）商而通之（一句主）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此所以貫其因而導之也）人各任其能竭

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深遠精微）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借用原隰之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以原隰作比）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中有深感令人不復貧富於命）范蠡既雪會稽之恥（必從謀國起線是門面語）乃喟然而嘆曰計

范大夫一傳分見於貨殖傳及越世家然越世家亦詳居陶之事而特以長男不能棄財為誅異隊勁此傳如只在舉與時逐而不責於人為治生總持大名有針路非偶然也

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貨殖遂與君相同道所謂善者因之圖通上下而言也）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攬大勢占全局）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是因字善術）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忽下斷語片言居要）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傳外後別調）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二句提起如題目然其說乃見下文

總論江淮沂泗之間民俗風氣即具有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向義一段大道理在內[illegible]則[illegible]經[illegible]可[illegible]錯綜之一端也[illegible]子[illegible]文之際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編紀海內物產風俗歷落零碎仍饒疎逸之致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三句言鹽而其文三變可知利權所首重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言大凡如此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陏蠃蛤不待賈而足陏與蓏同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此即拙者不足之故而具有大議論在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明明是兩扇文字却極意參差古樸儳然可愛三河

文見小人之恭航之
懷而肯徒為市井
賈人見作異分哉

廉吏久久更富其
年利之方亦有日
計不足而歲計有
餘之蓋樂賈歸富
者始若儉於取終
則厚於藏也各舉
廉者言之而貪者
可無論矣設意至
江

窺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然則通天下計之蓋莫情於江淮以商之人也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此段殊不厭人意為其盡舉一世之人必行詐而悉歸之於利也不知文章感慨處只是確耳今之訾病此文者其居心果何等乎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感入心脾痛入骨髓之言故壯士在軍以下歷舉一世之名節事功而一歸之於貨逐段且看其辭藻縝紛感慨深遠之妙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

利者失織之義史公所云躡利屣者其即婦人弓足之始也然則以帛纏足其不始於潘妃矣

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句句變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說盡儇鄙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虎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此中有挾

明李滄溟汪次公墓誌用貨殖篇語頗多其曰勝流之祥應在再世來之以德矣用來之以德句甚精鑿因汪次公業賈而其子[illegible]是生時有豫兆[illegible]乳[illegible]宅後爲名

術奸巧者亦有自力本計者事雖不同而必實一致讀書應制舉何獨不然而當時未有其事史公亦略過士人登朝一端終是爲同類諱耳而讀者猶豈之耶

農工商賈畜長長餘也即家無長物之長當讀去聲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索亦盡義舊解謂索財大謬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妙句言除是死方休也却蘊藉而雅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言隨所畜而不遠取此殖字精義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此句便深德者人物之謂也人聚而物歸之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即素王之素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此段專解

聊不但致富而并致貴是微于物若什一而微于人者且什九也故百年之計於以從來之本去探印勝之來之之義

素封二字之義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踐更徭役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封君之奉不能過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三句三樣句法古妙絕倫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言養魚之陂可容千石又變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言附郭腴田千畝每畝收一鍾則千鍾粟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二句總承名國萬家句來此其人也

身有處士之義句是特占身分不肯為但儈胥磬

叙句言行二字對下貝必高其行而空為高士之言又不能治生自給所以可羞班固不察

皆與千戶侯等（再綴素封）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又寫出素封之）樂（言外有餘羨雖欲不求富得乎）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即傳進之進物而輸之謂）（聚）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敘到此處不覺感慨乃餘意非正意也）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治生大略盡此）（三言）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分別斷制語無畸重方足傳世行遠）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然則巖處奇上而貧賤不

而爾試之孫倘無 訓

在此側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似太勢利然史公不作欺人語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富貧者之資也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此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總坐人事亦富下休言命之意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疢齋氏曰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則受不受亦即有命存乎其間

史公此傳獨無一言及於命者豈所謂慨當以忼耶傳中子貢關儒賈之宗下此若巴寡婦清刁閒收取桀黠奴桓發用博戲富胃脯簡微濁氏連騎富貴無種自昔而然矣

此敘固甚有滑稽之風然其意亦極明割將天道恢恢二句總攬六藝將亦可以句頂着六個以字見滑稽之雄固將援六藝之等妙而爲不可者也若不得其旨即被他推隨汪洋大海中矣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治字陪解紛二字）禮以節人樂以發和（節人發和等要是有以中人陪下微中字）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無所不有故大豈不能容一滑稽）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解紛亂亦治也）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漢人輕贅壻故獨著非後世人語）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以贅壻之困而儀表又不足觀乃見其數使不屈全）（仗滑稽）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

此數語豈得謂為髡之功而史公如此措詞皆從體國不容不備也

旦暮左右莫敢諫不極寫敗亂不見滑稽之功此文章跌宕處非實事也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威王警悟如此若無髡言豈竟危亡耶故知前之過作形容也於是乃朝諸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賞卽墨烹阿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既云威行三十六年旋接以八年被兵則彼此矛盾矣蓋文筆恣縱之故多此累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

甌窶之歌每二字爲句自相爲叶古詩之流也今人率兩讀去不曉此理先秦以前用韻之法迥殊後世韓昌黎多摹之○家當叶江甌窶高田汙邪低濕也

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一語便先道破機警可想）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明已猜着故作一問乃見滑稽）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隨口謅出古雋不凡先生眞滑稽之首哉）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仍歸到少之句）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既以加許厚幣買救亦無藉先生神舌炙髡傳俱調笑之辭耳）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史公雄于文而未嘗為賦惟此段錯而妍妙絕有賦心其中或用韻或用排精能之至幾令子雲相如斂袵退舍蓋千古慧業文人其腕下定無所不有偶然露穎而終以文單行者不

（威王妙人題目既佳文字自雋）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飲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第一層是爾時王面撇開一邊說）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䠞（袒裼奉觴以致敬）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驩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欲分其力也二段俱有男女雜坐及男女同席語其所諷諫者固知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語意未畢）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即承上段蓋醉餘更酌也合尊促坐乃客已半散幷席移樽之意）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幷非復醉鄉情事矣）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只此一句承上二段是主句）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能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楚莊王時人在齊威王前二百餘年此句悞）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

淳于生機鋒輕妙而所載優詞二段皆無裨於國故史公但言數使諸侯未嘗屈辱若優孟優旃雖居弄臣之列而所言皆足以匡君故一則曰常以談笑諷諫一則曰合于大道各于傳首揭出眼目大有意思非閒筆也

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馬死得韻而人之不韻愈見矣）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太駭得可笑）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莊王賢主也恐未必有此）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淳于笑優孟哭此曹面孔正復何所不可）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以將順爲匡弼最工）而以大夫禮葬之薄（一字句韻甚）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

此妙語真滑稽妙品千載而下猶若聞其笑語之聲

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莊王時無趙韓魏三國葢文章逗漏處廟食太牢奉以萬戸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說破反少味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本日食之却仍日葬之奇妙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語似歌謠是樂人致語長伎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點睛有意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死生之際公卿大夫無一可托者而

優孟古之節俠士也特隱于伶官以玩世耳孫叔敖秉政之際堂堂楚國衆材輻輳而獨于一伶人冷眼覷定以爲托妻寄子之友君子讀此文也爲之淋漓感激又爲之黯然而傷心也

優孟抵掌而談只是令人演弄變色摹彷形容之意莊王筵前模擬調笑因以感動之耳即所謂三日謀諸婦者亦不過落場重

獨抵孟又不刺刺面語只以一冷語先之孟之賢可知矣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囑得妙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想頭却奇絕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言王之左右不能別蓋如演劇者必試過數次然後去嘗試人主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此非實事也史公妙筆寫來人不能認其蹊徑耳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先切戒之楚相不足爲也再明其所

工更端迭進之態俱非實事若認以一番談笑莊王真欲以相位授之乃必無之理史公妙筆迷離顛千古學者于雲霧中而不覺耳

以然之故如孫叔敖之為楚相前既貌似叔敖此處不嫌竟入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覇只帶說妙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正旨只二句必如孫叔敖以上明是貪自不如自殺以下繼之以歌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第一解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第二解○滅頂多凶一言道盡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第三解貪吏安可為也轉筆趣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第四解廉吏安可為也先漢一口氣妙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第五解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

〔再嘆人神〕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此蓋用論語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句意謂叔敖知人也〕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莊王至秦始皇時四百年矣語亦小悞〕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語妙〕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雨幸字可解不可解正爾趣絕於〕

原東方朔之際猥
謝阿諛忌禍日深
而無敢一字齒及
雖以敖滑適之為
人猶有戲謔詭諭
之言僅得免於戾
口而優旃獨而拔
之呈天口猶心長
歌之氣深於痛哭
矣豈非奇士哉東
方偽之以二世從
之優旃歸漢此其
故可思也而不可
言也嗚呼史公之
文味外有味讀則
見之

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絕不詞費而意極警動有前二子之態颺不可無此子之簡捷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餘意不盡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

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滑稽傳所載三人一層深一層是語勸百而諷一者也舌辯之雄而不必有裨於國孟語篤友誼於死生明功臣於沒世節俠之流也旃語惜陛楯之沾寒警冠機於未至忠厚之發也史公特爲諷諫立傳非徒以談鋒調笑見長褚先生不得其旨而妄續之則夸而無當矣

前篇首起至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句止是太史公自叙家傳自先人有言曰起至篇終是全部史記後叙其後又有遂篇小叙須字三項看今已費錄什五篇其言暗須揭明之處易尋其脉絡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先將一部史記奇偉慨廓大本領指出並非漫作遊記也講業齊魯之都。此句獨重爲通篇伏脉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承上句言於鄒嶧行鄉射禮亦孔子流風所漸被也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觀此則知通西南夷一事史公亦身與其役不但傳望相如也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武帝元封元年行封禪諸禮

封禪以禪之事未甞三代以上所重後世乃自謂功德隆盛服此以侈亡命之符且其事亦何關史臣之責以之職而太史談顧以留滯周此不得屈從東封至于發憤成疾遂殞其身不亦惑之甚于諂諛承前秦流弊紀事之言擬于訓誥一切覽說而巫史卜祝之官遂淪于倡優侏儒之亞故習氣所沿不能自振然能于其時流連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以陝以東皆日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此事是天官所掌故以不與爲恨然實是習氣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寫得入情一篇發憤情事皆化爲忠孝文章矣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惓惓於此當時圖以記事之史與卜祝之官合爲一職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發明憤懣之旨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一篇提綱在此一句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

六籍經書論著之端且欲竊比春秋絕業遷之功實鉅何以能之又何可不謂之賢豪間者哉

後世（揚名借作引子非正意）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詠歌文武之德（此跟論著意是主）宣周召之風（指二南風詩言之）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逆數周家世德一句串出奇妙）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此段方指授所欲論著之大凡）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隱隱隆隆逗起六經伏線作案）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孔子時列國猶有史職至戰國兼并日尋干戈史職始廢）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此統指四百餘歲言之非專言漢事）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

自此以下自叙史記散又以六經引起而仍託之先人其實即櫽括前言不必云談復有此

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要見一部史記俱太史公談收集古文系本但遷始裁擇潤色勒爲成書耳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句引起撰次却不說完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特載此數語遥應前始建漢家之封等語隱隱見卒酬父志以釋其憤太史公曰此指自已與前稱父者不同先人有言先人則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當時未有道統之說而史公爲此言自負良非鮮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

數法也
[illegible]出遂一開發明作史之由前一段[illegible]前孔子[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以上二百四十二年之作言後一與周道[illegible]者[illegible]下[illegible]前[illegible]世遇之不可一[illegible]於三綱五常之際也從遺[illegible]首孫[illegible]流摘[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史哉

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卽上文獲麟以來四百餘歲一段大意檃括重提爲史記作自敘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遂時爲詹事秩二千石假人言以發明已意專提春秋是竊比正旨太史公曰余聞董生仲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八字只是道不行之案不必謂別有寄托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所謂貶天子者意謂貶斥時王以明文武之道然自是語累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謂空言其理不若附見當時實事故當時賈董之流皆有大篇而遷獨作史記亦其

史祖之史遷創年表以續紀為記傳書志以緯傳合經傳而出一人之手筆以垂勸戒於後世春秋三傳以後僅見繼往開來第一部書即無圖譜內篇尚可不設況奇偉博所無所不備如此乎其休惰自擬春秋有以也夫

意也夫春秋數語贊春秋實是自道其作史張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已上正答何為作春秋之問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此承有能紹明世一段而推言之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言六經所長亦不過約舉大意不必深求其當否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再作一總歸重

春秋筆力絶大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接手自然無襞積痕故妙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以上又自發明春秋經世之功絶大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言由于大義不明前故云春秋以道義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承失其本失字而精言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其初只有毫釐之差其卒遂成簒弒之禍蓋不過一念之肆爲之漸漬而長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經事而不

王介甫號稱經術宗師獨詆春秋為爛朝報無忌憚至此太史公處秦政劫灰之後而能表明經世之功豈非千古巨眼而班氏譏其貴黃老後六經者蓋指前半其父談論六家之要云云而悞以為遷

知其宜遭變而不知其權如趙盾不討賊許止不嘗藥此種譏賊之人非明於春秋之義安能辨之辨之不早其禍將長矣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承上二語而危言以惕之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其初自謂善事故遂為之由於義之不明也至其後加以篡弒之名安能解免夫不通禮義之旨以下十三句乃複衍上文之旨一氣趕出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句來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之罪案也所有擊孫之力而識見不高殆無足道○史公於六家之要處皆去不錄

[illegible]

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言六經之旨皆約而歸焉如朝宗之義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已上統爲一大段正言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史臣之職言春秋者皆言史不復指孔子所作之書也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再着此問是周旋本朝之法不得不爾實非正旨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言必稱先最有深意伏羲至純厚作易

當於言[illegible]之外尋之勿但泥其文也

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引盛世爲側仍必原本六經文字縝密如此）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此自救前文貶天子云云之文也看非獨刺譏句則知所刺譏者已過半矣）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再跟建漢家之封等意落筆有來歷）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正答欲以何明之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雖作感慨以陪跌下句遂不覺其用意之深）且余嘗掌其官

自敘作史之志上
擬六籍繼此麟經
如此其深切著明
[illegible]百[illegible]之禍
[illegible]人[illegible]成
[illegible]古人[illegible]思之
[illegible]
皆[illegible]指此為[illegible]
自[illegible]之由[illegible]不可
晚[illegible]力雪之

黜人此句明盡職之意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此二句約言本朝在內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緊跟先人針路不紊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此二句言漢以前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明明自此春秋而轉謬他人之間一問入妙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以不得卒業順承先澤爲罪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一轉轉入窮愁著書乃末後不得已自己寬譬之辭而世俱以此爲作史張本寬極謬極最不足採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

武帝元狩獲麟聊據作竊比春秋之一證故云麟止

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此直應孔子諸侯害之大夫壅之數句不爲李陵之事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須看卒述二字乃終成其事非托始於今也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史記一書學者斷不可不讀而亦至不易讀者也蓋其文洸洋瑋麗無奇不備滙先秦以上百家六蓺之菁英羅漢興以來創制顯庸之大略莫不選

言就班靑黃纂組如遊禁籞如歷鈞天如夢前生如泛重溟以故謭材謏學無有能閱之終數卷者前喆雖有評林要亦冄黃粗及全豹不呈不揣荒陋特採錄而詳閱之務使開卷犂然皆可成誦間加論斷必出心裁密字蠅頭經涉寒暑幸可成編固足爲霏案之快觀也若所刪節者刋本具存豈妨繙讀世有三倉四庫爛熟胸中之士吾又安能限之哉辛丑長至後三日閬訖題此

道光甲申秋八月吳興
姚氏校刊於扶荔山房